

中华野史

清代野记

（清）梁溪坐观老人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清代野记

（清）梁溪坐观老人 著

目录

例言.....	001
卷上.....	002
卷中.....	048
卷下.....	101

● 例言

一本记以咸、同、光、宣四朝之事居多，初名《四朝野记》，兹以四朝未能并包，故易今名。

一凡朝廷、社会、京师、外省事无大小，皆据所闻所见录之，不为凿空之谈，不作理想之语。

一所闻之事必书明闻于某人，或某人云。

一前清之事有闻必录，不分先后，故有咸丰朝之事而录于光绪后者。

一此记中近三十年事，所闻所见，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，今皆一一追忆而录之。

一仿明代祝枝山先生《野记》而作，祝记言有明一代之事，此则为有清一代之事，而详于咸丰已后。

● 卷上

○ 亲王秉政之始

清祖制，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；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，称老先生，如兼师傅者，或称老师，自称或门生或晚生，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，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。当文宗崩，穆宗孩提，天下又不靖，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，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，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，于是廷议推奕訢为议政王，总理军机大臣。此本为权宜之计，非永远定制也。奕訢既议政，本有百官总己之权，于是向之以老先生、老师称大学士者，遂一变而为官称，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，左文襄为左中堂，犹不敢庞然自大，直呼其别号者，而大学士之对于奕訢，则自称晚生矣。奕訢去位，亲贵执政为定例，以迄于亡。

○ 文宗密谕

清文宗在热河，临危之际，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，谓某如恃子为帝，骄纵不法，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。及文宗崩，

慈安以之示慈禧，殆警之也。而慈禧↑栗↑栗危惧，先意承志，以事慈安，几于无微不至，如是者数年，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。日者慈安婴小疾，数日，太医进方不甚效，遂不服药，竟愈。忽见慈禧左臂缠帛，诧之。慈禧曰：“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，聊尽心耳。”慈安大伤感，泣而言曰：“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，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！”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。嗣是日渐放肆，语多不逊，事事专权，不与慈安协商。慈安始大悔，然已无及矣。光绪二年春夏间，京师忽传慈禧大病，不数日，闻死者乃慈安，而慈禧愈矣。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。丧仪甚草草，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，慈禧竟不持服，大臣进御者仍常服。国母之丧如此，诚亘古未有也。予时在京师，主光侍御宅，故知之。

○满汉轻重之关系

清初定鼎以来，直至咸丰初年，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。自洪、杨倡乱，天下分崩，满督抚殉节者有之，而敢与抗者无有也。会文宗崩，廷议请太后垂帘，恭亲王辅政，乃变计汰满用汉。同治初，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，官文罢，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，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，亦硕果耳。当同治八、九年间，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，是以天下底定，各国相安，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。及恭王去位，瞿煦秉政，满人之焰复张。光绪二十年后，满督抚又遍天下矣，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。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！

○肃顺重视汉人

重汉轻满者，非汉人也，满人也。以肃顺之骄横，而独重汉人文士，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，亦不可解。其对于满员，直奴隶视之，大呼其名，恶语秽骂无所忌。一见汉吏，立即改容致敬，或称先生，或称某翁、某老爷。其索贿也亦惟满人，若汉员之一丝一粟，不敢受也。岂若后来奕劻、载洵辈无人不收哉。是以人心未去，同治初元，犹有中兴之望也。

○文宗批答一

咸丰季年，天下糜烂，几于不可收拾，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。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，貌为诸伶冠，善昆曲，歌喉娇脆无比，且能作小诗，工楷法。文宗嬖之，不时传召。有陆御史者亦狎之，因不得常见，遂直言极谏，引经据典，洋洋数千言。文宗阅之，大笑曰：“陆都老爷醋矣！”即手批其奏云：“如狗啃骨，被人夺去，岂不恨哉！钦此。”不加罪也。文宗风流滑稽如此。予丙子在京，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告。龚亦狎莲芬者。

○文宗批答二

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，为云南昆明知县。伏法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父，即为王之签稿门丁。有谓何实王之血胤，事属暧昧，不敢妄断。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，桂清亦伴读，聪颖

异常，十五岁所作举业，老成不能更一字。欲就试而无籍，乃谋之昆明绅士，占籍就试焉。入泮食饩，乡举联捷，成进士，入翰林，年甫十八耳。未几，跻显要，任封疆，亦仅三十余也。咸丰九年，何为江督，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洊升至江苏布政使，皆何力也。当杭城之初陷也，巡抚罗遵殿殉难，廷议难其人，何即洊王可胜任。折初上，文宗朱批连书“王有龄、王有龄、王有龄”九字，不置可否。折再上，批云：“尔但知有王有龄耳。”折三上，言王如负委任，请治臣滥保之罪。于是始简为浙抚。杭城再陷，竟城亡与亡，可谓不负举主。然举主竟不若也。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折奏事，后尝言之。

○词臣驕慢

胡林翼为鄂抚也，治军武昌。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，超壁城外。学使俞某，浙人而北籍，少年科第也。任满将还京，林翼设筵饯之。以超功高望重，妇孺知名，延作陪客。不意俞蔑视之，终席不与交一言。席散，超怒甚，跨马出城，谓左右曰：“大众散了罢。武官真不值钱，俞学使一七品耳，竟瞧不起我，这班人在朝中，我辈为谁立功者。”正忿忿间，林翼驰马至。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，故超之出也，林翼亦尾之。至是谓曰：“俞某少不更事，明日我面公训饬之，特设负荆筵，请公明午降临，使俞某陪客，公不可却。”超诺之。明日仍三人，超宾位，俞陪位。林翼用翰林大前辈面目，直言训斥，俞唯唯听受。席终，林翼又曰：“所谓不打不成相识，我三人何妨换帖，结为兄弟。”俞意犹踌躇，林翼怒视之，即命具红柬，各书姓名籍贯三代，而互易焉。胡为长，鲍次之，俞又次之。

林翼谓超曰：“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，即有过可面训，勿相芥蒂也。”超亦唯唯，气遂平，不萌他志矣。俞返京行至涿洲，投井而死，或曰为其母所逼也。

○彭玉麟有革命思想

安徽克复，彭玉麟权巡抚，遣人迎曾文正东下。舟未抵岸，忽一急足至，众视之，彭之亲信差弁也。登舟，探怀中出彭书，封口严密。文正携至后舱。其时内巡捕官倪人垲侍侧，文正亲信者也。及启函，仅寥寥数字，且无上下称谓，确为彭亲笔，云：“东南半壁无主，老师岂有意乎？”十二字而已。文正面色立变，急言曰：“不成话，不成话！雪琴恃还如此试我，可恶，可恶。”撕而团之，纳入口而咽焉。雪琴，彭字也。人垲，字爽轩，皖之望江人，后为江苏直隶州。言于欧阳润生，润生为予言如此。

○天诛星使

咸丰季年，胡林翼治军武昌，不媚朝贵。有中以蜚语者，上遣钱宝青查办。钱挟大欲而来，以为所参情节甚重，必可满欲。及至鄂，胡照例待之，绝不使人关说。钱探之，胡曰：“就地筹饷，就地练兵，不费国库一文，不调经制一卒，请星使确查可也。”钱大恨，遂怀一网打尽之计。一日者，送供给委员至行辕，见星使员役皆皇皇，问何故，皆曰：“大人昨晚灯下写复奏，至今房门不开，而案上灯光仍闪烁，我辈不敢叩门

也。”候至午，仍无动静，乃报胡。胡率司道府县皆至，命叩门不应，三叩仍不应，命斧以入，大骇，则见钱伏案死，一奏折尚未书毕，喷血满纸。亟取出阅之，更大骇，盖直诬胡、鲍等有反意，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。胡叹曰：“天有眼，天有眼。”取血折藏于怀。以暴卒闻，上亦不追究也，此事遂罢。设钱章入，纵朝廷不信其言，而胡、鲍等之兵权削矣。胡、鲍一去，大事尚可问哉！其时天心犹佑大清也。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。肇熊父名铮，字铁夫。当胡治军时，随布政理军饷事，故言之甚悉。

○满臣之懵懂

予戊寅之夏再入都，留应乡试。一日，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，予后至，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，旁置一珊瑚冠，见予至，咸与为礼。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，不似大员身份，然甚谦，询知予为南省士子，则更谬为恭敬。少间，突然问予曰：“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，确否？”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。彼大诧曰：“如此大乱，其后如何平定？”予曰：“剿平之也。”又曰：“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，谁平之耶？”予又举胡、曾、左、李诸人以对，皆不知，但曰：“奇哉！奇哉！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？”予思此公并胡、曾、左、李皆不知，岂山林中隐逸，不闻外事者耶？遂亦唯唯否否而罢。客散后，予特询主人，始知此公名阿勒浑，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，今告老还京。不识汉字，无论汉文矣。彼所行公牒除满文外，他皆不阅，故懵懂如此也。其一生长技，惟骑射耳。异哉！然此犹武人之在边者，固不足责。乃有开坊翰林，生长京师，且

系世族，又为国史纂修，亦不知咸丰间事。其人名麟趾，当时仅二十余岁。在馆校对史传，阅至罗泽南、刘蓉等列传，拍案大骂曰：“外省保举之滥，一至如此。罗泽南何人也，一教官出身，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，记名布政使，死且请谥。刘蓉更岂有此理，一候选知县，遂赏三品衔，署布政使，外省真暗无天日矣。”时同坐者为阳湖惲彦彬，见其愈骂愈烈，万无可忍，遂耳语曰：“慎毋妄言。若辈皆百战功臣，若非湘淮军，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。”麟曰：“百战何事？天下太平，与谁战者？老前辈所谓湘淮军，何物耳？归谁将军统之耶？”惲笑曰：“即与太平战耳，南方大乱十余年，失去大小五六百城，君不知耶？”麟大诧曰：“奇哉奇哉！何以北方如此安静？所谓与太平战，更难索解。”惲曰：“尔不知洪秀全造反，自称太平天国耶？”麟又曰：“贼之事，我如何能知道？”惲知其不足与言，遂不答而出。出即逢人道之，一时传为笑柄。此闻之张小传方伯者，亦惲告之也。

○白云观道士之淫恶

京师西便门外有白云观，每年元宵后，开庙十余日，倾城士女皆往游，谓之会神仙，住持道士获货无数，然犹其小焉者也。其主要在交通宫禁，卖官鬻爵。总管太监与道士高峒元，盟兄弟也。峒元以神仙之术惑慈禧，时入宫数日不出，其观产之富甲天下。慈禧又封峒元为总道教司，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。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，皆寄名为义女，得为所幸则大荣耀。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，亦拜峒元为假父，为言于慈禧，侍郎遂得广东学差，天下

学差之最优者也。此不过举其一端耳。举国若狂，毫无顾忌。观中房闼数十间，衾枕衾具悉精美，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，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。

○敬事房太监之职务

敬事房太监者，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。帝与后交，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。若幸妃之例则不然，每日晚膳时，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，书姓名于牌面，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同。或十余牌，或数十牌，敬事房太监举而置之大银盘中，备晚膳时呈进，亦谓之膳牌。帝食毕，太监举盘跪帝前，若无所幸则曰去；若有属意，则取牌翻转之，以背向上。太监下，则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监，乃专以驼妃子入帝榻者。届时，帝先卧，被不覆脚。驼妃者脱妃上下衣皆净，以大氅裹之，背至帝榻前，去氅，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，与帝交焉。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。如时过久，则总管必高唱曰：“是时候了。”帝不应，则再唱，如是者三。帝命之入，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，驼妃者仍以氅裹之，驼而去。去后，总管必跪而请命曰：“留不留？”帝曰不留，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，则龙精皆流出矣；曰留，则笔之于册曰：“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。”亦所以备受孕之证也。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。若住圆明园，则此等仪注皆废，可以随时爱幸如人家然，然膳牌之递仍照旧也。所以帝皆住园时多，必至年终始回宫，一至二月中，又幸园矣。觉罗炳半聋为予言。炳言此犹沿前明宫之例，世祖因其可制子孙淫逸之行，遂因之。

○糟蹋回归

回疆霍集占之灭，扫穴犁庭，献俘京师，霍集占夫妇皆下刑部狱。帝夙知霍妻绝色。一日夜半，值班提牢、司员将寝矣，忽传内庭有朱谕出，司员亟起视，则内监二人捧朱谕，命提叛妇某氏。司员大骇曰：“司员位卑，向无直接奉上谕之例，况已夜半，设开封有变，且奈何！谁任其咎者？”内监大肆咆哮。提牢吏曰：“毋已，飞马请满正堂示可耳，但得满正堂一言，公可谢责矣。”乃命吏驰马抵满尚书宅，白其故，尚书立起，命吏随至部，验朱谕无误，遂命开锁，提霍妻出，至署外，盖二监已备车久候矣。次日，召见大臣时，满尚书将有言，帝知其意，即强颜曰：“霍集占累抗王师，致劳我兵力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我已将其妇糟蹋了。”言毕大笑。嗣封为妃，诞皇子数人。妃思乡井，辄郁郁不乐，帝于皇城外建回回营以媚之，周二里，一切居庐风俗服用皆使回人为之，特编二牛录以统其众焉。牛录者，即佐领也。又于皇城海内建宝月楼，为妃子梳妆楼，高矗墙外，俾得望见回回营，以慰其思乡之念。光绪初年，予偕数友游南海，曾一登楼，楼上通连九间，壁上皆贴洋法所绘回疆风景图，极精细。别无陈设，仅一大铜镜高丈余，宽五尺，以紫檀架陈之，如是而已。噫，异哉！帝之纵欲败度，可谓甚矣。设霍妻于侍寝之际，而扼杀帝，将如何，此所谓贪色而忘身也。亦炳半聋为予言。

○皇帝扮剧之贤否

自古以来，皇帝好俳優者，颇不乏人，如陈后主、后唐庄宗皆是也。惟清帝之演剧，可觐人格之高下焉。当道光时，宣宗之生母尚存，帝于母后生日，则演剧以娱之，然只演“斑衣戏彩”一阕耳。帝挂白须衣斑连衣，手持鼗鼓作孺子戏舞状，面太后而唱，惟不设老莱父母耳。此犹足称大孝孺慕之忱，千载下不能责之。至同治间，穆宗所演则卑劣矣。穆宗好演戏，而又不能合关目，每演必扮戏中无足重要之人。一日演《打灶》，载澂扮小叔，载澂者，恭王奕訢之长子也。某妃扮李三嫂，而帝则扮灶君，身黑袍，手木板，为李三嫂一詈一击以为乐。等一演剧也，祖孙之人格相去天渊矣。

○词臣导淫

穆宗朝，有翰林侍读王庆祺者，顺天人。生长京师，世家子也。美丰仪，工度曲，擅谄媚之术。初直南书房，帝爱之，至以五品官加二品衔，毓庆宫行走，宠冠同侪，无与伦比。日者，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，共低头阅一小册。太监伪为进茶者，逼视之，则秘戏图，即丰润县所售之工细者。两人阅之津津有味，旁有人亦不觉。此内监遂出而言于王之同列，同列羞之，相戒不与王齿。或又曰，帝竟与王同卧起，如汉哀董贤故事，是则未为人见，不能决也。

○皇帝患淫创

穆宗后，崇绮之女，端庄贞静，美而有德，帝甚爱之，以

格于慈禧之威，不能相款洽。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，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，乃出而纵淫，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，恐为臣下所睹，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。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。人初不知为帝，后亦知之，佯为不知耳。久之毒发，始犹不觉，继而见于面盎于背，传太医院治之。太医院一见大惊，知为淫毒，而不敢言，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。慈禧传旨曰：“恐天花耳。”遂以治痘药治之，不效。帝躁怒，骂曰：“我非患天花，何得以天花治！”太医奏曰：“太后命也。”帝乃不言，恨恨而已。将死之前数日，下部溃烂，臭不可闻，至洞见腰肾而死。吁！自古中国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几，然未有死于淫创者。惟法国佛郎西士一世亦患淫创而死，可谓无独有偶矣。

○琴工张春圃

琉璃厂有琴工张春圃者，其为人慧直而朴野，以弹琴为士大夫所赏。慈禧欲学琴，闻其名，召入宫，授琴焉。据云，授琴之处，似是寝殿，正屋七大间，慈禧坐于极西一间，距西厢房甚近，弹琴处，即在西厢房。张于宣召时即与内监约，不能跪弹，必须坐弹始成声，皆许之，故不使之面慈禧也。设琴七八具，金徽玉轸，极其富丽，张取弹皆不合节，盖饰虽美而材则劣也。旋闻慈禧云：“可将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弹之。”内监以授张，一落指，觉声甚清越，连声赞曰：“好琴好琴。”慈禧闻之，即命曰：“既他说好，即叫他弹罢。”于是竭其所长，似闻隐隐有赞美声。阙终，稍憩。忽见有若乳母服饰者数人携一童子来，衣服极华美，约十岁上下，见琴即以指拨其徽，或

抽其軫，以为戏。张阻之曰：“此老佛爷之物，动不得。”童瞪目视。旁一妇即责张曰：“你知他是谁，老佛爷事事都依他，你敢拦他，你不打算要脑袋了。”更一妇人以目止之，遂不言。张是日出宫后，更宣召，则宁死不敢入矣。此春圃亲为人言者。

春圃为人狷介有志节，以贫为厂肆佣，而琴法甚工，用是驰名于公卿间。当慈禧之召也，命内监传语曰：“你好好用心供奉，将来为汝纳一官，在内务府差遣，不患不富贵也。”自见童子后，绝迹不入宫。同辈问之，张曰：“此等齷齪富贵，吾不羡也。”肃王隆勤在日，亦闻其名，召之至邸弹琴，月俸三十金，早来晚归以为常。张觉束缚不自由，亟欲摆脱而无策。一日暮雨，王曰：“尔勿归肆，即宿府中可也。”张不肯，王留之再，张曰：“肆主不知，将以我为宿娼也。”王大怒，逐之出，从此不复召。张颇欣欣以为得计焉。一子，不能世其业。有姊寡居，张迎养于家，事之惟谨。姊善儿医，亦工琴。光稷甫侍御女公子曾延之教琴，午后来，一弹即归，并茶饭皆不沾唇也，其狷介如此。张后以贫死。嗟乎！不慕富贵，不趋势利，贤于士大夫远矣。吾故表而出之。

○画史繆太太

光绪中叶以后，慈禧忽怡情翰墨，学绘花卉，又学作擘窠大字，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等。思得一二之代笔妇人，不可得，乃降旨各省督抚觅之。会四川有官眷繆氏者，云南人，夫宦蜀死，子亦孝廉。繆氏工花鸟，能弹琴，小楷亦楚楚，颇合格，乃驿送之京。兹禧召见，面试之，大喜，置诸左右，朝

夕不离，并免其跪拜。月俸二百金，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。缪氏遂为慈禧清客，世所称缪老太太者是也。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，予曾见之，颇有风韵。自是之后，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，皆缪氏手笔也。会慈禧六旬庆寿，先数日，忽问缪曰：“满洲妇人大妆，尔曾见之矣；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何如。”缪对曰：“所谓凤冠霞帔是也。”慈禧曰：“庆祝之日，尔须服此为我陪宾。”缪唯唯，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。慈禧大笑不可仰，谓如戏剧中某某也。至寿中，置缪氏于众所瞩目之地，众满妇人入宫叩祝者皆见之，无不大笑失声者。慈禧是日竟大乐，赏赉无算，而缪氏束缚直立竟日，苦不可胜言矣。满人以汉人为玩具如此，然当时朝中命妇闻之，莫不艳羨，以为圣眷优隆，天恩高厚也。缪氏名素筠，母家姓未详。

○慈禧之侈纵

光绪初，恭王奕訢当国，事无大小，皆谨守绳尺，无敢僭越。其时三海虽近在宫禁，自庚申后，不免小有残破，亦未尝兴修。每当慈安、慈禧率帝、后等幸海时，恭王必从，慈禧辄以言探之曰：“此处该修了。”恭王正色厉声而言曰：“喳！”绝无下文，慈禧亦不敢再言。慈安则曰：“空乏无钱，奈何？”及慈安不得其死，遂内外交相媒孽，逐恭王出军机，以瞿煦继任。于是迎合慈禧，先修三海，包金鳌玉螭于海中。时阎敬铭为户部尚书，阎举库中闲款无多寡皆册报。旧例，凡年终户部册报仅各项正款，他如历年查抄之款、罚款、变价之款皆不呈报，一以恐正款有亏，以此弥缝，二堂上及库官亦于此有小沾润。阎掌户部，此等杂款多报出七百余万。慈禧大喜，遂有兴

复圆明园之意。又有人奏言，修圆明园须三千余万，不如万寿山地大而风景胜圆明，估计千余万足矣。乃定议修颐和园。设海军衙门，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，又开海军报效捐，实银七千两，作为一万，以知县即选，又得数百万，亦归入修园费。不三年，园成，慈禧率帝后宫眷等居之。自移园后，每日园用万二千金也。园中设电灯厂、小铁道、小汽船，每一处皆有总办帮办委员等数十人，满员为多数。甲午之败，李文忠常恨恨曰：“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，不过十年，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，何致大败！此次之败，我不任咎也。”诚然。忆光绪二年，予留京应试时，与友人游三海者二次。三海以南海为最，遍海皆荷花，海中有殿曰瀛台，旁有仪鸾殿。予初游时，见仪鸾左偏，有人借地燕会，盘解衣，高呼拇战，殿门廊下即砌行灶为庖厨。予与诸友见之，不禁大笑。此亦禁地中亘古未见者也。瀛台四围皆水，一九曲板桥通之，壁上帖落皆清初三王真迹，又有成亲王寸楷《赤壁赋》一大幅。房闼曲折数十间，颇精雅，即戊戌变政后幽德宗之处也。

○载澂之淫恶

恭王奕訢之子载澂，淫恶不法。载澂病，奕訢大喜，日望其死，虽延医治药，不过掩人耳目而已。久之病革，左右以告，王曰：“姑念父子一场，往送其终可耳。”及至澂卧室，见澂侧身卧南炕上，气仅属，上下衣皆以黑绉绸为之，而以白丝线遍身绣百蝶。王一见大怒曰：“即此一身匪衣，亦该死久矣。”不顾而出。澂遂绝。当澂出入宫禁最密时，王深恐变作，会澂有劫妇事，遂囚之宗人府高墙，意在永禁。无何奕訢妻死，澂

请于慈禧，谓当尽人子之礼，奔丧穿孝，乃特旨赦出之。

○管劬安之宠幸

管劬安者，阳湖人。父营贾业，生计不甚厚。劬安好游荡，淫朋狎友，频年征逐，累耗父赀。顾其人小有才，面目姣好，且善绘事，工小曲，能为靡靡之音。父以其不可教训，逐之。劬安遂弃父母妻子，只身随同乡入都。会如意馆招考画工，劬安应试，膺首选，遂入馆供奉。内廷太监时至馆索画，独赏劬安。劬安又善逢迎，极意结纳，得内监欢，遂受知于李莲英。蒙慈禧召见秘殿，而试之画，大称后意，骤升如意馆首领。时入宫禁，且以江南淫靡之曲为慈禧奏之，此则北人为有生以来所未闻也。后大喜过望，赏赉无算，命近侍为之置家室，赏居庐于东华门外。劬安亦誓愿鞠躬尽瘁以报，不南归矣。十余年来，积资数十万，置商业于京师。及老留须，遂不恒入宫。当其盛时，宫中园中随驾往来无虚日，后常以“吾儿”呼之，外人遂讹传为慈禧干儿，其实非也。光绪季年，京师江苏同乡设画会，劬安在会中，无锡吴观岱曾见之。美须髯，疏眉朗目，颇有风致，令人想见张绪当年。

○慈禧之滥赏

清例，内外臣僚除内廷供奉如上南两书房及内务府外，非官至二品，不得赐福字，非年至五十，不得赐寿字。仪征阮文达归乡后，名其居曰福寿庭，志遭遇之隆也。乃慈禧不然。慈

禧好观剧，嫌南苑伶工无歌喉，遍传外班，如谭鑫培、孙菊仙、汪桂芬、杨小楼先后皆入宫演剧。慈禧晚年最喜观杨剧，每入宫，必携其幼女同往。一日演毕，慈禧特召杨携女入见，指案上所陈猪羊及一切饽饽之属谓之曰：“皆以赐汝。”杨跪地稽顙曰：“奴才不敢领。”问何故，杨曰：“此等物已蒙赏赉不少，家中无处存放，求老佛爷赏几个字罢。”慈禧曰：“尔欲何字，联耶？扇耶？”杨曰：“求赏福寿字数幅，即感恩不尽。”言罢，复稽顙不已。慈禧颌之，立命以纸墨进，书大福字大寿字数方以赐之，并前所指案上各物亦并赐之，且云：“此赏汝小女孩子可也。”杨乃率女谢恩出。呜呼！一优伶耳，得臣僚所不易得之物，复称家中无处存放，意若藐然，使臣下言此，即以大不敬罪之矣。且率小儿女以觐九重，即至亲至近大臣，亦未易遇此。此等异数不施之于朝士大夫，而施之于伶人，宜乎身死而国亦随之矣。

○毅皇后之被逼死

慈禧好观剧，毅皇后每陪侍，见演淫秽戏剧，则回首面壁不欲观。慈禧累谕之，不从，已恨之，谓有意形己之短。后美而端重，见人不甚有笑容，穆宗亦雅重之，每欲亲近，后见上则微笑以迎，慈禧即加以狐媚惑主之罪。左右有劝后昵慈禧者，否则恐有不利。后曰：“敬则可，昵则不可。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，非轻易能动摇也。”有谗者言于慈禧，更切齿痛恨，由是有死之之心矣。然后无失德，事事按礼，知不欲帝近己，则亦远帝，慈禧无隙可乘。会穆宗病，慈禧往视，或见后未侍疾，则大骂妖婢无夫妇情。后曰：“未奉懿旨，不

敢擅专。”慈禧语塞，更恨之。及帝弥留之际，后不待召哭而往，问有遗旨否，且手为拭脓血。帝力疾书一纸与之。尚未阅竟，忽慈禧至，见后悲惨，手拭帝秽，大骂曰：“妖婢，此时尔犹狐媚，必欲死尔夫耶！皇帝与尔何物，可与我。”后不敢匿。慈禧阅迄，冷笑曰：“尔竟敢如此大胆！”立焚之。或曰言继续事也。顺手批其颊无数，慈禧手戴金指甲，致后面血痕缕缕。帝为缓颊，慈禧乃斥令退，不使之送终也。须臾帝崩。故后以片纸请命于父，父批一“死”字，殉节之志遂决。慈禧之残忍淫凶无人理如此。

○亲贵诱抢族姑

载澂者，宣宗之孙，恭王奕訢之长子，群呼之为澂贝勒者也。年少纵欲，狂淫无度。一年复间，率其党游十刹海。海故多荷，沿岸皆有茶座，卖莲藉者亦沿岸布地以售。澂见隔座有一妇甚妖冶，独座无偶，屡目澂，一若似曾相识而俗语者。澂见之，命其党购莲蓬一束赠之，且谓之曰：“此大爷所赠，欲与尔相会，可乎？”妇曰：“吾家人杂颇不便，请大父择一地可耳。”澂闻大喜，遂约至酒楼密室相会。从此为云为雨，已非一日。妇知为载澂，澂不知妇为谁也。一日澂谓妇曰：“吾两人情好如此，不得常相厮守，奈何？尔能归我否？”妇曰：“家有姑有夫，势必不行，无已，惟有劫我于半途可耳。且大爷劫一妇人，谁敢云尔者。”澂大喜，乃置金屋，备器具，仍约妇于十刹海茶座间，率其党一拥而上劫之去。道路沸扬，以为澂贝勒抢夺良家妇女，不知其有约也。妇家甚贫，翁在日曾为浙江布政使，辛酉杭城再陷，逃至普陀为僧，而以殉难闻，

得恤如例。子即妇夫，鬪冗不能自立，虽亦京曹官，然终身无希望者也。逮妇被劫，知为载澂所为，益不敢控告，因忿而癲，终日被发袒胸，徜徉于衢路间，口讲指画，述其苦楚而已。有日炳半聳与予行西单牌楼间遇之，指谓予曰：“此即载澂所劫妇之夫也。”妇为宗室女，论支派，当为载澂族姑。奕訢闻之，囚澂于高墙，即此事也。蔑伦绝理，行同禽兽，皇室固当如是乎！

○皇室无骨肉情

清祖制，皇子生，无论嫡庶，一堕地，即有保母持之出，付乳媪手。一皇子例须用四十人，保母八，乳母八，此外有所谓针线上人、浆洗上人、灯火上人、锅灶上人。至绝乳后，去乳母，添内监若干人为谄达，所以教之饮食，教之言语，教之行步，教之礼节。至六岁，则备小冠小袍褂小靴，教之随众站班当差，教之上学，即上书房也。黎明即起，亦衣冠从容而入乾清门，杂诸王之列，立御前。所过门限不得跨，则内侍举而置之门内，则又左顾右盼，仪态万方而雅步焉，皆谄达之教育也。自堕地即不与生母相见，每年见面有定时，见亦不能多言，不能如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相亲近也。至十二岁，又有满文谄达教国语。至十四，则须教之以弓矢骑射。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。如父皇在位，则群居青宫，即俗呼阿哥所也；如皇崩，即率所生母并妻分府而居焉，母为嫡后则否，盖子已正位，即奉为太后矣。按：自襁褓至成婚，母子相见迨不过百余面耳，又安得有感情哉！皇女得较皇子为尤疏，自堕地至出阁仅数十面。更可诧者，每公主出嫁，即赐以府第，不与舅姑同居，舅姑且以

见帝礼谒其媳。驸马居府中外舍，公主不宣召，不满〔？〕共枕席。每宣召一次，公主及驸马必用无数规费，始得相聚，其权皆在保母，则人所谓管家婆也。公主若不贿保母，即有所宣召，保母必多方间阻，甚至责以无耻。女子多柔懦而软，焉有不为其所制者。即入宫见母，亦不敢曲诉，势分相隔，不得进言，即言亦不听。所以有清一代公主无生子者，有亦驸马侧室所出。若公主先驸马死，则逐驸马出府，将府第房屋器用衣饰全数而入于宫中。除屋宇外，其入保母腰缠者，不可考也。大抵清公主十人而九以相思死。清之公主子女众多而又夫妇相得如民间者，二百年来仅宣宗之大公主与其夫符珍耳。大公主之初嫁也，有所召，亦为保母所阻，年余不得见驸马面，怒甚，忍而不言。一日入宫，跪宣宗前请命曰：“父皇究将臣女嫁与何人？”帝曰：“符珍非尔婿耶？”公主曰：“符珍何状？臣女已嫁一年，未之见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不见？”女曰：“保母不使臣女见也。”上曰：“尔夫妇事保母焉得管？尔自主之可也。”公主得命，回府立斥保母，召符珍，伉俪甚笃，生子女八人，可谓有清以来，首屈一指。可见公主夫妇之相隔，帝并不知之。二百年来之公主，皆无此厚颜，故每每容忍，自伤以死。管家婆之虐待公主尤甚于鸨之虐妓。然宫中不授以照应之权，彼亦不能作恶，特因照应二字，推波助澜耳。不亦大可畏哉！不亦大可笑哉！吾甚与大公主为女中豪杰也。或曰此二者亦沿明制。

○翁、李之隙

李文忠之督畿辅也，凡有造船购械之举，政府必多方阻挠。

或再四请，仅十准一二，动辄以帑绌为言。其甚者，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，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。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：“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，然无使相之权，亦徒唤奈何而已。”按其实，则政府齟齬之者非他人，即翁同龢也。同龢本不嫌于文忠，因乃兄同书抚皖时，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，同书督师，近在咫尺，熟视无睹。及为人参劾，上命查办，文忠时为编修，实与有力焉。然亦公事公办，并非私见也。同书由是革职遣戍。同治改元，始遇赦归而卒。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。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，使非恭王知人善任，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。所以光绪初年，北洋治海陆军，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。及甲午之败，文忠有所借口，而政府犹不悟也。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，无不以李为浪费，动辄以“可使制挺挾秦楚之坚甲利兵”为言。顽固乖谬，不达时务，众口一词，亦不可解。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：“杨三已死无苏丑，李二先生是汉奸。”昌言无忌，不辨是非如此。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，演剧开筵，公饯其行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。其无意识之举动，真堪发笑。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，绝无开通思想也。甲午之役，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，令其退兵。小村已允。及小村入京，文忠不料其觐见时，对上言之，上大怒。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。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，翁听门生故旧言，一意主战。台湾之割，二万万兵费之赔，皆翁一人之力也。文忠愤激时对人曰：“小钱不花要花大钱，我亦无法。”呜呼！自古大将尽忠报国，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，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。

○李文史致谤之由

当光绪初元，予以应试进京，但闻人言李文忠，无不痛詈之者，无论上下社会之人，众口一词，窃以为怪。按：文忠得谤之由，自苏绅起。当苏州克复之日，大兵进城，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，上刊颂语，款列众绅，如翁、潘、彭、汪等名，皆一时朝贵。合肥遣兵数百守之，不使拆。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，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。合肥不知，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，将穷治之，后察知其实，遂听其拆毁。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。所不恨者，潘文勤耳，文忠口无择言，亦不能为之讳。光绪改元，恩科顺天乡试，适文忠因事入觐，公事毕，已请训辞行矣，因榜期在迩，遂勾留数日以候之。届期，文忠于贤良寺设筵，邀同乡显贵数人，秉烛宵以候报，至天明无一来者。遣人至顺天府阅榜，安徽竟无一人。文忠颇怏怏，即大言曰：“咸丰戊午，北闱不中吾皖一人，闹出柏中堂大案，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。”即登舆出城而去。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，岂能不恨乎？穆宗奉安之年，文忠照例办皇差。内廷派出大臣有灵桂者，亦大学士也。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，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，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。至尖站处，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，文忠舆夫曰：“此我们中堂停舆地，尔何人敢停此！”灵之人曰：“我家亦中堂，且满中堂，位在尔中堂上。”李之人不服，大骂曰：“非我中堂，尔中堂尚有今日耶！”遂交哄。文忠闻之，命巡捕官传语止斗，且曰：“让他，让他，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，不是顽的。”此言也，非指灵桂，乃暗指诸御史也。然灵桂闻之，岂有不恨之理。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，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，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，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闈亦属不赀，不然，危矣。予出入京师三十年，逮归自泰西后，始渐闻京师人有信

仰文忠者，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。可笑者，甲午之年，予于冬初到京，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，竟有专折奏参，谓马遁至东洋，改名某某一郎，为东洋作间谍。盖以马星联之事，而归之马眉叔者。星联，字梅孙，浙江举人。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，而遁至东洋。建忠，号眉叔，江苏人，候选道，其时为招商局总办。言者竟合梅孙、眉叔为一人，可笑孰甚。予逢人为眉叔表白，人尚未信。予曰：“眉叔现在上海，一电即来，何妨试之。”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，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。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，始知眉叔之为人，然犹不深信也。至谓文忠为大汉奸，眉叔为小汉奸，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，无一理由，真同狂吠，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，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，交誉之。及获罪遣戍，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，具糗粮，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，备日用，皆不费一文，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。闭塞之世，是非不明，无怪其然。故有与文忠相善者，不曰汉奸，即曰吃教，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。若执《孟子》“皆曰可杀”一语，则文忠死久矣。所以然者，文忠得风气之先，其通达外情，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，不意三十年来，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。而一班科第世家，犹以“尊王室攘夷狄”套语，诋诃自鸣得意，绝不思取人之长，救己之短。而通晓洋务者，又多无赖市井，挟洋人以傲世，愈使士林齿冷，如水火之不相入矣。光绪己卯，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。光稷甫先生问予曰：“尔赴考否？”予曰：“未定。”光曰：“尔如赴考，便非我辈，将与尔绝交。”一时风气如此。予之随使泰西也，往辞祁文恪师世长，文恪叹曰：“你好好一世家子，何为亦入洋务，甚不可解。”及随星使出都，沿途州县迎送者曰：“此算甚么钦差，直是一群汉奸耳。”处处如此，人人如此，当时颇为气短也。郭嵩焘之奉

使英伦也，求随员十余人，竟无有应者。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，荐条多至千余哉！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，同年公饯于广和居，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，竟向之垂泪，皆以今日此宴，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，其愚如此。及曾惠敏返国，又遣派十二游历官，遍游泰西，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，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。谁之咎欤！时文害之，科名害之也。因述李文忠致谤之由，遂拉杂书之。

○安维峻劾李文忠疏

安疏既发抄，予录一通存之。窃怪语多不伦，何以朝野推重如此，诚不可解。观此可以知当时御史之伎俩，亦可知当时京官之锢蔽焉。疏云：

奏为强臣跋扈，戏侮朝廷，请明正典刑，以专主权而平众怒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窃北洋大臣李鸿章，平日挟外洋以自重，当倭贼犯顺，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，其不欲战固系隐情。及诏旨严切，一意主战，大拂李鸿章之心，于是倒行逆施，接济倭贼煤米军火，日夜望倭贼之来，以实其言。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掣不肯之，有言战者动遭呵斥，闻败则喜，闻胜则怒。淮军将领望风希旨，未见贼，先退避，偶遇贼，即惊溃。李鸿章之丧心病狂，九卿科道亦屡言之，臣不复赘陈。惟叶志超、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，藏匿天津，以督署为逋逃藪，人言啧啧，恐非无因。而于拿问之丁汝昌，竟敢代为乞恩，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，必须丁汝昌驾驭。此等怪诞不经之说，竟敢陈于君父之前，是以朝廷为儿戏也。而枢臣中竟无人

敢为争论著，良由枢臣暮气已深，过劳则神昏，如在云雾之中，雾气之说入而俱化，故不觉其非耳。张荫桓、邵友濂为全权大臣，未明奉谕旨，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，既不能以死生争，复不能以去就争，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，而不知通国之人，早已皆知也。倭贼与邵友濂有隙，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，尚复成何国体！李经方为倭贼之婿，以张邦昌自命，臣前劾之。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，适中倭贼之计。倭贼之议和诱我也，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，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。然则此举非议和也，直纳款耳，不但误国，而且卖国。中外臣民，无不切齿痛恨，欲食李鸿章之肉。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。此等市井之谈，臣未敢深信。何者？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，若犹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天下臣民。至李莲英是何人斯，敢干预政事乎！如果属实，律以祖宗法制，李莲英岂复可容。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，未及详审利害，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，甘心左袒；或恐李鸿章反叛，姑事调停。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，非不敢反，实不能反。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，无大伎俩，其士卒横被克扣，则皆离心离德。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，制服李鸿章有余，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，若能反则早反耳。既不能反，而犹事事挟制朝廷，抗违谕旨。彼其心目中，不复知有我皇上，并不知有皇太后，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。臣实耻之，臣实痛之。惟冀皇上赫然震怒，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，布告天下。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，倭贼有不破灭，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。祖宗监临，臣实不惧，用是披肝胆，冒斧钺，痛哭直陈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

奏上，奉旨革职，发往军台。时恭王再起秉政，适于是日

请假，次日知之，斥同辈曰：“此等奏折，入字藏可也，何必理他，诸公欲成安之名耶！”众无言。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。

○金梅生之钻营

金安清，字梅生，浙之嘉兴人。少游幕于南河，由佐杂起家，洊升至两淮盐运使。工诗古文词，尤长于理财。声色服玩宫室之奉，穷奢极侈。当咸丰季年，江南全省沦陷，仅江北十余州县地，金以运使驻泰州，督办后路粮台，设厘捐以供南北防军，岁有赢余。所用综核之员，其最著者曰杜文澜，曰宗源瀚，曰许道身。当其开办之初，传所派重要各员于内室，询其月需若干金始不绌。或曰多，或曰少，金颔之。次日授檄，则皆如其言而倍之，且谓之曰：“诸君但计日用，未计有意外事，今得此，并意外事亦足办矣。若此外更有一文染指者，军法从事。”众情踊跃。故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，无哗饷之虞，不可谓非人才也。金思大展骥足，包举一切，非入政府不可。于是辇金入都，首结交劄贝勒。其时勋年甫弱冠，初入政界，为之运动各当道，皆允保荐，内用京卿。军机中惟文祥不受其贿。一日，文宗顾问大臣曰：“金安清究竟可内用否？”诸人皆极力揄扬，文宗未及答，继向文祥曰：“尔以为何如？”祥曰：“小有才具，心术不端。”文宗曰：“心术不端，如何要得。”遂罢。未几，遂有漕督吴棠密参营私舞弊四十余款，奉旨革职查抄，此同治元年春间事。予时年十三，负笈于泰州，借居某宅。居停同寅王姓者，同巷居。忽一日夜半闻叩门声，甫拔关，则见夫役数十人，舁皮箱数十具入，云是金宅寄存者，盖查抄之信至矣，尚未发表耳。王姓者，亦金之爪牙也。如是

者不下二十余处。及旨到查抄，空宅而已。其机警如此。旋奉旨革职，永不叙用，递解回籍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金则一肩行李径往本籍县署投宿，县令大异之。金曰：“我奉旨交尔管束者，若不住署，何得谓严。”令知其无赖，岁致千金始免。乃游说于湘淮诸大帅，求复用。谒曾文正七次，不得见。人问之，文正曰：“我不敢见也。此人口若悬河，江南财政了如指掌，一见必为所动，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为妙。”同治壬申，增淮南票盐八十票，从金说也。曾忠襄抚浙时，金往说之，大为所惑，专折奏保请起用，大受申斥。文正闻之叹曰：“老九几为其所累。”久之郁郁死。金性淫荡，妇女微有姿，无不被污者。凡亲党之寡妇孤女就养于彼者，皆不能全其节。臣门如市，杂宾满堂，河工盐商之恶习，兼而有之。在泰州督饷时，军书旁午，四面楚歌，金之宅无日不歌舞燕会也。同治癸亥，胜保逮问簿录时，有奁具首饰百余事，皆有“平安清吉”四字，或小篆，或八分。譬如镜函，四角包以黄金，则凿此四字以饰之。冯鲁川先生时在胜幕，见之不解。嗣有人谓曰：“此皆金梅生所献，‘安清’，其名也，即所谓欲使贼名常达钧听之意。”始恍然。其工于媚术如此。然其古文胎息腐迂，诗词则揣摩唐宋，即笔记小说皆卓然成家。惜乎不以文章气节取功名，而以侧媚巧佞博富贵，其心术人品与其文大相径庭，此圣人所以必听其言而观其行欤！杜、宗、许三人者，惟宗能俭约，不尚声色。杜与许亦竟为姬妾狗马之奉者。及曾文正东下，制羊裘灰布袍，以为见文正之用。许尝谓人曰：“吾脱羊皮胎已二十年，不图今日复用之。”盖文正东征以来，力戒华侈，减衣缩食，以裕军饷。故曾军中无服绸缎者。迨金陵攻克后，始睹黼黻文章之盛。金之著述甚多，凡署名“金坡废吏”者，皆其手笔。拟之古人，迨魏收、范蔚宗之流亚欤！

○强臣擅杀洋人

岑襄勤总督云南时，以英人马嘉里游历内地不受约束，遣人杀之，遂开公使出洋之例，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。不知英果敏抚皖时，亦杀传教士二人，至今人不知之，但讶教士失踪而已。此事在同治丙寅秋，英初升皖抚，督师驻颍州。忽有英教士二人乘淮河船二艘，率通事侍者十余人至，自言为上海徐家汇总教士所派，来此传教者，进谒巡抚取进止。果敏立即延见，词意殷勤，并云购地造屋一切，如百姓有阻挠者，我为尔重惩之。两教士欣慰无已，口颂贤中丞不置。及送客出，即传沿河二营营官至，谓之曰：“今有洋教士二人来，汝知之乎？”对曰：“知之，彼二舟即泊营门外。”果敏曰：“甚善。今夜三更，俟两船人皆熟寝，尔率兵衔枚入，骈斩之，并舟子妇孺皆不留，杀其人，火其舟，埋其尸，天明时须一律毕事，如逃出一人，尔罪死。”两营官唯唯。是夜即如法炮制，二舟男妇大小四十余人尽矣。事后，上海教会行查二人踪迹至皖，皖吏以未见复之。未几云南事发，果敏谓人曰：“使我办得不干净，亦如云南，国家又不知赔却若干矣。”尝以此自鸣得意。或曰，裕庚之谋略也。两教士固冤矣，两船之合家大小不更冤哉！乱世人命如草芥，信然，然亦不达外情所致也。

○场前中进士

咸丰十年庚申科会试，各省士子到京者不及往年之半，皆

以遭乱流离，无力成行也。边省竟有全无一人者。惟云南有一人曰倪恩龄，字覃园，乃早年留京者。既入场，不能不中，故场前亲友皆向之称贺云。此亦仅见之事，故记之。倪得馆选，改编修，后简授知府以终。光景卿户部云。

○万历妈妈

清祖制，每日子正三刻，东华门启扉。首先入门者，布围骡车一乘，不燃车灯，载活猪二口，车辕坐一老姬，直入内东华门，循墙而行，不知何往。次则奏事处官员，有圆纱灯一提，随其后者则各部院衙门递奏官以及各省折弁，再其后则趋朝各官，盖皆借奏事处灯光以行。定制，入朝者惟奏事处有灯，讲官有灯，南书房有灯。陛见、引见各官员，皆静候于东华门外，见有一灯来，则蜂拥随之。予尝询炳君半菴，紫禁城内何得行车，何物老姬敢如此。半菴曰：“宫中祭万历太后也，每年三百六十日，每日猪两口，使一老巫主其事。紫禁城东北隅有小屋三椽，供万历太后神牌焉，俗呼为万历妈妈。”其掌故则当明万历间，清太祖攻抚宁，为明兵所擒，囚于狱，清廷贿内监言于太后而释之，故以此为报。馐余则大门侍卫享之，二百余年老汁白肉也。不设匕箸，各用解手刀片之。不准用盐酱之属，侍卫等以淡食无味，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，以好酱油煮透而晒干之，藏衣囊中，至食时，以一片置碗中，舀肉汁半盂浸之，以肉片蘸而食之，云其味之佳，较外间所卖逾百倍。半菴有侄在大门上行走，每逢值班即得食，闻之皆垂涎也。

○满人吃肉大典

凡满州贵家有大祭祀或喜庆，则设食肉之会，无论识与不识，若明其礼节者即可往，初不发简延请也。至期，院中建芦席棚，高过于屋，如人家喜棚然。遍地铺席，席上又铺红毡，毡上又设坐垫无数。客至，席地盘膝坐，垫上或十人一围，或八九人一围。坐定，庖人则以肉一方约十斤置二尺径铜盘中献之。更大铜碗满盛肉汁，碗中一大铜勺。每人座前又各一小铜盘，径八九寸者，亦无醃酱之属。酒则高粱，倾于大瓷碗中，各人捧碗呷之，以次轮饮。客亦备酱煮高丽纸解手刀等，自片自食，食愈多则主人愈乐。若连声高呼添肉，则主人必再三致敬，称谢不已；若并一盘不能竟，则主人不顾也。予于光绪二年冬，在英果敏公宅一与此会。予同坐皆汉人，一方肉竟不能毕。观隔坐满人则狼吞虎咽，有连食三四盘五六盘者，见予等皆窃笑之也。肉皆白煮，例不准加盐酱，甚嫩美。善片者能以小刀割如掌如纸之大片，兼肥瘦而有之。满人之量大者，人能至十斤也。是日主人初备猪十口不足，又于沙锅居取益之，大约又有十口。盖食者有百五六十人，除三之一无量者，其余皆老饕也。主人并不陪食，但巡视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。其仪注则主客皆须有冠，客入门，则向主人半跪道喜毕，即转身随意入座，主人不安座也。食毕即行，不准谢，不准拭口，谓此乃享神馐余，不谢也，拭口则不敬神矣。予肉量不佳，嗣是再有他会不敢赴矣。炳半聋迁居龙树院时，亦曾一为之。炳之会惨矣，盖其家旧有食肉铜器全副，因贫已售于人，收其定银矣，约期取物。半聋于未届期之前，设一食肉会，以为最后之举。是日到者亦五六十人，食肉百余斤，他用称是，而售器之资罄矣。为贫而售器，器售仍无补于贫，其旷达玩世如此。此事在

予到京之前一年，光稷甫侍御为予言之，笑其不知生计也，因并志之。

○费恭人全节

寿州巨绅孙家泰为苗沛霖所害，全家皆死，独一妾居别墅幸免。妾姓费，河南人，美而有才，擅武勇。其父拳师也。当同治元年春，钦差大臣胜保率大军解颍州之围，气张甚。闻费氏之美，遣人往劫之。费闻，枕戈以待。胜使至，谓之曰：“大帅左右岂少姬侍，而必辱及未亡人，何也？如不利免，我将挟刃以往，俾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其无悔。”使者股栗归报，胜乃罢。费得守节以终，抚一子为后，膺四品封，故称之曰费恭人云。

○太和门六库

太和门之左有明库六，每年钦派满大臣二员率司属人等盘查一次。每查一次，即盗一次。觉罗炳半聋曾随其堂上官往。有一库皆帘幕衣履之属，一珍珠帐幔宽长可八尺，皆用珍珠穿就，四围则以红绿宝石间之。小者如绿豆，大者竟如龙眼核也。穿线有朽败处，一抖晾，则珠纷纷落，必一一拾而裹之，记于簿，加印花焉。然所裹皆贗鼎，盖已为匠役等易之矣。更有宫人绣履七八箱，嵌珠如椒，皆万历间物也。更有皮张库，则皆郭矣。又有药库，内藏毒药甚夥，有不知名者，相戒不敢动。更有金库银库，则历年报空者。此亦前清具文之一端也。

○库兵肛门纳银

予初至京师，闻光景卿户部言户部银库库兵事，不禁狂噓，窃以景卿之言为太甚，及目睹始知之。户部各差以银库郎中为最优，三年一任，任满，贪者可余二十万，至廉者亦能余十万。其下司库书役人等，无不肥美。皆满缺，无一汉人也。其中尤以库兵一项为诸役冠，亦三年更替，亦皆满人，虽有汉人亦必冒满名，役满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。每届点派时，行贿于满尚书及尚书左右，一兵须费六七千金。贿托既定，然后满尚书坐大堂，如演戏然，唱名派充，派毕，众兵稽顙谢。一兵出，必有拳师数人围护之，恐人劫也。盖无力行贿之兵以及地榻等麇集数十人于大堂阶下，见兵出，即乘其不备劫之去，囚于家，并不加害，或三日，或五七日，必使误卯期而后释。盖一误卯，即须另点矣。被劫者，必多方关说，赠以数千金始已。景濂为户尚时，正点派间，忽一兵为人劫去，景熟视若无睹，不敢发一言也。即退堂传谕明日重点，盖为被劫者转圜地也。每三年一次，仅四十人。既上卯，则逢开库日即入库服搬运之役矣。每月开库堂期九次，又有加班堂期多少不等，计月总有十四五次，或收或放，出入累千万。每一兵月不过轮班三四期，每期出入库内外者，多则七八次，少亦三四次，每次夹带即以五十两计，若四次亦二百矣。月轮三期，亦六百矣，而况决不止此也。库兵入库，无论寒暑皆裸体，由堂官公案前鱼贯入，入库后，内有官制之衣裤取而著之。搬运力乏，可出而稍憩，出则仍赤身至公案前，两臂平张，露两胁，胯亦微蹭，更张口作声如鹅鸣然，然后至彼等休憩室焉。所盗之银则藏肛门中而出。

闻之此中高手，每次能夹江西圆锭十枚，则百金矣。予转饷入户部时，见库门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间，裱糊工整，门户严密，距窗二尺皆以木栅围之。初以为必堂司官休息地，而敦知不然，乃库兵脱衣卸赃之地，故四围以木栅护之，防人近窗窥伺也。为数既多，其运出之法更巧。盖京师甚嚣尘上，每逢库期，必备清水洒尘，库兵乃置夹底水桶，藏银于中，俟堂官散后，从容挑桶而出。祁文恪世长署户尚时，忽见一桶底脱而银出，不能不问，随即锁拿库兵数人，将于次日奏参严讯。人谓之曰：“尔将兴大狱乎？尔不顾身家性命乎？无论大狱不可兴，即若辈皆亡命徒，拚出一人认死罪，而半夜刺公，公何处呼冤者！”文恪乃含糊了事。噫，异哉！相传库兵之业，各世其家。年少时，须觅嫖毒之具而淫之，继则用鸡卵裹麻油探讨之，以次易鸭易鹅，久之门户加大矣，更用铁丸塞之，能塞十两重之铁丸十枚，则百金不难矣。十枚者甚鲜，六七枚者则普通之塞也。故凡库兵所盗，皆江西锭为多，江西锭光滑无棱，俗所谓粉泼锭是也。其肛之嫩者，则用猪脬浸湿，裹银而塞之。故库兵至老年，无不患脱肛痔漏症，以其纳银太多也。予曾见库兵赤身对堂官时，阴茎随身而摇动，不禁大噱。窃以为国家事事讲体统，此则成何体统！无怪外人闻之，图于新闻以为笑柄也。前清财政之紊乱，即户部银库可见，库款出入但有大数而已，无一定确数也。若询以今日放出若干，应存若干，则张口结舌不能对也。外省京饷至部验收之日，有专司劈鞘之役。其人世役也，无论坚极之鞘，三斧即开，劈至尾鞘，则手法显矣。第三斧下，则银四散如喷。盖尾鞘之银，所以备补平补色之用，或正项之零数，皆碎块也。既四散喷出，则其手下人伪为拣拾之状，悉举而纳之囊中。时予一家丁在侧，适一块飞至足边，亦俯拾而纳之靴中，出而权之得八两。堂上亦如未见，盖各省解

饷皆有部费，多寡不等，费既纳，即小有过失，无人挑剔矣。若领饷之费更甚于解饷，予曾代北洋绥巩军领饷一次，计十一万有奇，纳费千六百余金，库书允发山西宝银五万，俗谓之凹山西。盖西银为天下冠，每一宝中有黄金钱许。若不与此千六百余金，则潮色低银尽以付尔矣。库书之权如此。吾故曰，清之亡，亡于内政之不修，不亡于新政之不善也。

○内监直言被诛

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，杀奏事处太监寇连才于菜市。太监有兄在琉璃厂松竹斋纸店为伙。予询其故，寇曰：“余弟违例上奏，条陈十事：请止演戏；请废颐和园；请还宫办事；请罢修铁路；请革李鸿章职；请续修战备与日本战。”不伦不类者十条。奏上，慈禧疑有指使，嗣见其文理不通，且多别体字，乃信之。即亲讯之曰：“尔不知祖制，内监不准言政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，然事有缓急，不敢拘成例也。”慈禧曰：“尔知此为死罪乎？”曰：“知之，拚死而上也。”慈禧太息曰：“既如此，不怪我太忍心矣。”即命交刑部照例办理。至菜市，脱一碧玉搬指赠刽子云：“费心从速。”又以玉佩一、金表一赠同事内监之来送者，从容就死，神色不变，年甫十八也。慈禧本甚爱此人，所以亲讯者，冀其乞哀而生之也，而孰知其至死不变。强哉矫，此真所谓北方之强欤？至其所为，亦不免受小说及腐儒之激励。其言或中肯或背谬，皆无足责，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。

○八岁女生儿

清宣统二年，予在京师，有友人携一照片示予，乃山西大同府乡民子九岁、童养媳八岁，野合生子哺乳之象。云是知府事翁斌孙采访所得，图其形以上大府，谓是祥瑞也。予以为是乃人妖，非瑞也。次年遂有革命之事。

○优伶侠义

咸丰季年，京伶胖巧玲者，江苏泰州人，年十七八，姓梅。面如银盆，肌肤细白为若辈冠，不甚妩媚，而落落大方。喜结交文人，好谈史事，《纲鉴会纂》及《易知录》等书不去手。桐城方朝觐，字子观，己未会试入京，一见器之。自是无日不见，非巧玲则食不甘卧不安也。其年方之妻弟光熙亦赴会试，同住前门内西城根试馆。方则风雨无阻，日必往巧玲处，虽无大糜费，然条子酒饭之费亦不免。寒士所携无多，试资尽赋梅花矣，不足，则以长生库为后盾。始巧玲以为贵公子，继乃知为寒峻，不知其衣服皆罄，遂力阻其游，不听，然思有以报之。会试入场后，巧玲驱车至试馆觅方，方仆大骂曰：“我主身家性命送了一半与兔子了，尔来何为？”巧玲曰：“尔无秽言置我，我来为尔主计，闻尔主衣服皆入质库，然否？”仆悻悻曰：“尚何言，都为你。”巧玲曰：“质券何在？”仆曰：“尔贪心不足，尚思攫其当票耶！”巧玲曰：“非也，趁尔主此时入场，尔将当票检齐，携空箱随我往可也。”于是以四百余金全赎之，送其仆返试馆而别。次日方出闱，仆告之，感激至于涕零。及启笥，则更大骇，除衣服外，更一函盛零星银券二百

两，媵以一书云：“留为旅费，如报捷后，一切费用当再为设法。场事毕，务须用心写殿试策。俟馆选后再相见，此时若来，当以闭门羹相待，勿怪也。”方阅竟，涕不可抑。同试者皆咄咄称怪事，即其仆亦眙 骂不知所云，第云：“真耶，真耶，真的此好兔子耶！”方大怒曰：“如此仗义，虽朋友犹难尔，尚呼为兔子耶！”场事毕，方造访，果不见。无如何，遂闭户定课程，日作楷书数百字而已。榜发中试，日未暮，巧玲盛服至，跪拜称驾。复致二百金，谓方曰：“明日谒座师房师及一切赏号，已代为预备矣。”方不肯受。巧玲曰：“尔不受，是侮我也，侮我当绝交。”乃受之。方仆一见巧玲，大叩其头，口称：“梅老爷，小的该死，小的以先把尔当个坏兔子，那晓得你比老爷们还大方。”巧玲闻之，笑与怒莫知所可也。及馆选，巧玲又以二百金为贺。方曰：“今真不能再领矣，且既入词林，吾乡有公费可用，不必再费尔资。”始罢。孰知馆选后未匝月即病故。巧玲闻之，白衣冠来吊，抚棺痛哭失声，复致二百金为赙，且为之持服二十七日。人问之曰：“尔之客亦多矣，何独于方加厚？”巧玲曰：“我之客皆以优伶待我，虽与我厚，狎侮不免。惟方谓我不似优伶，且谓我如能读书应试，当不在人下。相交半年，未尝出一狎语。我平生第一知己也，不此之报，而谁报哉！”从此胖巧玲之名震京师，王公大人皆以得接一谈为幸。遂积资数十万，设商业无数，温饱以终。子乳名大锁者，京师胡琴第一也。谭鑫培登台，非大锁胡琴不能唱，月俸至三百金，亦奇矣哉。方之仆名方小，族人之为农者，乡愚也，故出言无状如是。

○ 优伶罄赀助赈

同治乙丑，庶吉士怀宁郝同簏字仲赓，散馆改吏部主事。工骈体诗词，书法亦秀劲，一时有才子之目。不知其大父乃优伶也，名郝金官。道光间名噪京师，晚年厌倦风尘，举历年所积五万金捆载还乡，雇镖师数人护送之。行至山东，直大饥，人相食，官吏劝赈颇惶急。郝慨然以所有所大府，愿赈活饥民。大府义之，将奏奖以官。郝固辞曰：“我优人也，即得官亦不齿于同列，若蒙破例，准子孙与齐民一体应试足矣，他无所望也。”大府允之。郝遂返京师终焉。至同治改元，孙同簏捷顺天乡举，至乙丑遂成进士，入翰林矣。人为赈荒之报也。

○蠢仆食黄瓜

方朝觐之会试也，往往年内即至京。一年丑月间，偶往前门买用物，携仆行。日已晡，觉腹馁，遂入一小肆购食，并命仆亦另坐食之。且诫之曰：“尔勿乱要菜，京师物价昂，不似家乡也。”仆曰知之。乃食毕，给直，肆伙曰：“内外共五十吊零。”方大诧曰：“尔欺我耶？”伙曰：“不敢欺，爷所食不足十吊，余皆贵价食也。”方大怒，呼仆至责之。仆曰：“可怜可怜，我怕老爷多花钱，连荤腥都不敢吃，只吃了四小盘黄瓜而已。”方曰：“尔知京师正月黄瓜何价？”仆曰：“至多不过三文一条可矣。”伙曰：“此夏日之价也，若正月间则一碟须京钱十吊，合外省制钱一千也。”仆张口伸舌不敢言，呵呵从主人而出。

○夏徵舒是先祖

清同治初，曾望颜为陕西巡抚。首县为唐李杜，字诗甫，四川进士，善滑稽者也。有山西贾夏姓者，营业于陕西省城，颇殷裕，忽动官兴，入赘为县令，分发陕西。人谓之曰：“尔初入仕途，一切未谙，宜聘一富有经验之通人而朝夕请益焉，庶不为人所笑。”夏然之。到省之日，例须随众衙参。至抚署官厅，甫入门，众见其举止矫揉造作，已匿笑矣。忽首县唐问曰：“贵姓？”曰：“夏。”唐乃上其手而作庄容曰：“从前有位夏徵舒，是府上何人？”夏见郑重而言，以为必显贵者，遂卒然对曰：“是先祖。”唐一笑颌之。须臾衙参毕，归寓，所延之友问曰：“今日作何事？作何语？”夏曰：“中丞未见，明日须再往，他无所语。惟在官厅有首县问我夏什么舒是府上何人？”言时作冥想状。友曰：“夏徵舒也。”夏曰：“然。”友人曰：“尔何答？”夏曰：“我见其高举两手，郑重而出，即对曰是先祖。”友曰：“坏了坏了。那夏徵舒是一个龟子子，尔如何说是先祖？”夏大怒骂，即欲赴首县理论。友曰：“明日仍须上院，必仍见之，何必急急。”次日一见唐，即扑唐身，揪其领而骂曰：“你为何骂我龟子子？”唐曰：“诸公皆在此，我何尝开口，而彼谓我骂其为龟子子，诸公闻之乎？”夏愈怒，欲揪之见中丞，众劝不听。揪至二堂口，文巡官遂以状白中丞，命传二人入。曾问唐，唐曰：“请大人问夏令可也。”曾遂问夏，夏曰：“唐令骂卑职龟子子。”曾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夏遂以昨所问答陈之，夏徵舒之徵字，终不能记忆也。曾笑曰：“是尔自认，非彼骂也。”命巡官导之出。随即悬一牌示，大致谓夏某咆哮官厅尚可恕，胸无墨法，何以临民，著回藉读书云云。夏见之，气结不得伸，郁郁而已。人笑之曰：“一声龟

子子，断送一县令。”此张悟荃茂才云。

○冒认丈夫

光绪初年，吏部有两雷姓司员，一浙江人，一陕西人，一进士，一拔贡也，同姓同官又同司。浙雷住南横街，陕雷住魏染胡同，则一妾也。门榜皆书“吏部雷寓”。一日者，浙雷仆私语其僚曰：“我主人置一妾矣，住魏染胡同也。”为妻所闻，穷诘之。仆言：“实见魏染胡同有吏部雷宅。访之仅一妾，未知是主人外室否，不敢断也。”妻闻大怒，立命驱车往，至则命仆妇大声呼太太至。陕雷妾以为有女客来也，出迎。妻一见大骂曰：“淫婢无耻，尔竟敢私居于外，不来见我耶！”陕妾始茫然，继始悟此必夫之妻也。正支吾间，陕雷归，妾哭诉曰：“尔初不言有大妇在京也。”陕雷大惊，及熟视曰：“非我妻也。”妾大骂曰：“何来泼妇，冒认我夫。”陕雷忽悟曰：“夫人是浙江雷某妻耶？”妻点首，惭沮无人状矣。陕雷曰：“是乃误会，可请归，无介怀也。”妾不允，曰：“既认为夫，则今夜必伴夫一宿始可。”妻乃大窘。陕雷再三劝其妾，始释之去，归即逐其仆云。此事予其时在京亲闻之，一时喧传。以非佳话，姑讳其名。

○要钱弗要命

北方风气刚劲，好勇斗狠，意有不惜伤残支体以博金钱者。光绪初，余在京目睹二事，记之以征其俗焉。一年端午节前数

日，余往琉璃厂，甫入厂西门，见一饼店前人如堵墙，异之，亦往观，则见一少年裸上体卧地，一少年举杆面大杖用力向两■杖之，卧地者绝不声。杖至五六十，卧地者突起，向饼店人曰：“这遭吃定了。”店人曰：“好小子，吃罢。”余大惑不解，询之人，始知卧地者欠饼债甚巨，既不偿而复强赊如故，故店主以大杖要之，谓如能受杖不呼痛，不但不索前欠，且从此不索直，是以卧地者任其痛击而不声也。又一年秋，信步至五道庙三岔路口，遇见一群人皆黑绸夹衫，快靴从北而来，中有一人自袒服至外衣皆敞襟，而面上血淋淋由袒衣直流至足，随行随滴，及行近，见之，一目剜去矣。大骇。予适立于羊肉店外，遂问之。店人曰：“此吃宝局者。”盖开场聚赌为犯法之事，而地痞土棍日索规费为之保护，然非强有力者不能得也。惟能舍得伤残支体者奉为上客，日有例规。而伤残支体，又分上中下三等，为得费之高下。此剜目者，则可享最上等之规例也。噫，异矣。

○野蛮时代之专利特许

自来京师，各种货物行店皆不止一家，惟红果行（即山楂红也），只天桥一家，别无分行，他人亦不能开设，盖呈部立案也。相传百余年前，其家始祖亦以性命博得者。当时有两行，皆山东人。争售贱价，各不相下，终无了局。忽一日有人调停，谓两家徒争无益，我今设饼撑于此（即烙饼之大铁煎盘也，大者如圆桌面），以火炙热，有能坐其上而不呼痛者，即归其独开，不得争论。议定，此家主人即解下衣盘膝坐其上，火炙股肉支支有声，须臾起立，两股焦烂矣。未至家即倒地死，而此

行遂为此家独设，呈部立案，无得异议焉，故至今只此一家也。

又无锡冶锅坊系王姓世其业，其锅发售遍江南北，盖亦特许专利者也。相传当清初时，王与某姓争冶业，相约煎油满锅至沸度，沈称锤于锅中，孰引手取出，即世其业。时王姓店役某，年老矣，思效忠于主人，因即代表王姓入手于沸油攫锤出，投锤于地，臂亦同脱，即时殒命。遂呈部立案，王姓得世其业。今王氏子姓分房殆数十家，各仰给于冶坊，岁时各祀此店役，为报本之祭。此与红果行事同一例。野蛮时代，往往有之，若律以人道主义，则以性命为尝试，在所必禁，复何有专利特许之报奖乎。

○考职之大狱

凡旅京应试士子工于楷法者，每逢誊录供事等试，必为人代考，或数十金、或百金，视其人之名望分贵贱，寒士恃此为旅费，以免借货，此风由来久矣。在上者亦明知之，但不能说破耳。每逢新皇登极，例须参职一次（此试仅用佐贰，非若停科举之考职也），第一者注册四十五日即开选。故宦兴浓者，必觅高手代考，俾可速选也。光绪纪元考职，延至癸未始举行。是年有浙江萧山县举人马星联者，楷书极佳，名震一时，所试无不前三名者。有人托其代考，马曰：“若肯费八百金者，包取第一。”其人允之，榜发果第一，得州同即选。马于是趾高气扬，大会宾客于聚宝堂，设盛宴数十席，置奖品无数，征雏伶而定花榜焉。是日所费千金，除所得外，尚揭债二百金也。当兴高采烈时，谓同辈曰：“诸公仅能包取耳，若我则包第一

即不爽，诸公视我远矣。”言罢举觞大笑，马设席遍聚宝堂之正屋三进，其偏院不与焉。有御史丁振铎者，在偏院请客，适逢此会，亦窃窥之，闻马语，询于人，乃知其财之所由来，次日遂专折奏参，奉旨革拿，马已闻风逃矣。盖此等考试，皆习焉不察，以为无伤大雅，逮一揭参，即照科场舞弊治罪也。于是出结之京官，考取之人皆革职遣戍。马则星夜返萧山，其居与典史署紧邻，典史某于黄昏时闻马与母妻语，亟白于令，请逮捕钦犯。令曰：“尔侦之确耶？”典史曰：“闻其声确也。”令曰：“尔姑在此晚饭，饭毕掩捕，不虑其逃也。”随命一心腹以百元赠焉，命速逃东洋。盖马为令县考所取案首，得意门生也。晚饭罢，令乃传捕役兵壮等偕典史至马家。已夜半矣，围其宅而搜之，无有也。乃大怪典史妄言而罢。马故贫士，幼失怙，母守节抚孤，得以成立。年十九中乡举，娶妇，至逃亡时，仅二十有一。举业甚工，尤精折卷，可望鼎甲者也，人莫不惜之。先是壬午之冬，有学正学录之试，陈冕时尚未中进士，为人代考第一，获三百金，以二百金葬其蒙师，以百金助其友毕姻，同辈皆重之，岂若马以之定花榜哉！宜乎其获谴也。陈子癸未大魁天下。

○权相预知死期

大学士穆彰阿，道光朝当国，揽权纳贿，避塞贤路，以计易浦城相国王鼎遗折，颇不满于清议。故文宗登极，即首黜之，诏云：“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售其奸；伪德伪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如达洪阿、姚莹等尽忠尽力，必欲陷之。”云云。其为人可知矣。然其死也，则固有大异乎人者。死之前三日，折简遍邀亲友门

生故吏，云定于某日某时辞世，届期望屈临一别。诸人如期至，穆则设盛宴数十席，一一把盏，相与饮啖，连举十余觥，并未有死法也。食既半，顾日影曰：“是时候矣。”谓众曰：“请诸君稍待，俟我沐浴更衣，再诀别也。”乃入内良久，朝服蟒衣出，据坑南面坐，拱手向众曰：“少陪少陪。”言毕闭目。少焉玉箸双垂五六寸许，视之逝矣。或曰，入内时即已服毒矣，然服毒死者无玉箸也。岂果为有道高僧入世后而迷失本性耶！奇矣。此炳半聿云。

○文字之狱

新会梁任公辑《近世中国秘史》，于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狱，言之綦详，而不及桐城戴潜虚及吾乡《王氏字贯》两事。戴名世，字潜虚，安徽桐城人，年五十始登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，以一甲二名授编修，一时文名籍甚。其诛也，为与弟子倪生一书也。书论修史之例，谓清当以康熙元年为定鼎之始，顺治虽入关十八年，其时三藩未平，明祀未绝，若循蜀汉之例，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也云云。为仇家所讦，遂罹惨祸。今《南山集》中不载此文，想其后人删去矣。集署名曰宋潜虚，以戴姓出于宋后，故讳戴为宋。盖《南山集》为前清禁书中一种也。至吾邑《王氏字贯》一书，亦全家被祸，著者斩，家属遣戍。其书因《康熙字典》之陋，乃增损而纠正之，坐是得罪。书尚未刻，闻其稿尚存。周文甫茂才道章云曾见钞本。

○吴人知兵 二则 张曜 孙金彪

自春秋吴阖闾称霸以后，二千余年来，不闻苏属有谄军旅者，故世人以吴人柔弱为诮。然以张勤果论之，亦不得谓之无将才矣。公讳曜，字朗斋。虽浙之钱塘籍，实世居吴江之同里镇。闻其少年弛斥不羁，恒见恶于乡里。一日为其戚陈某批其颊而训之，乃大悔恨，走河南，投其姑夫州刺使蒯某。蒯以其少年无业不之礼，但月给数金蒙之而已。勤果壮伟多力，食兼数人，署中两餐不得饱，乃日私食于市，所得金辄不敷，而衣之蓝缕不顾也。时发捻交哄，各省戒严。光之绅民募乡兵为捍卫计，请于州守，委一人统之，合署无愿往者。勤果请行，蒯许之，遂部勒乡兵壁城外。未几有捻逆大股窜州境，勤果率所部遮击之，斩获无数，贼遂溃。盖为僧忠亲王所败，尾追而至此者。贼退而王至，勤果率众跪迎道左，王壮之。询击贼状，大喜，立畀五品翎顶，以知县列保。不二年洊至河南布政使。因得罪巨绅刘姓（刘为御史），劾以目不识丁，奉旨改南阳镇总兵，仍统所部号为嵩武军者，累立功于河陕关陇间，擢提督。光绪初年，入卫京师，膺帝眷，授山东巡抚。直岁大饥，勤果捐廉俸并募集巨资以赈之，全活无算。山东民至今感之如父母焉。刘御史后为知府，被劾归，贫无聊赖，乃与勤果通殷勤。勤果岁必以巨金贻之，其报书则钤以“目不识丁”四字小印，亦谑矣。勤果书法，有颜之骨米之肉，颇秀健，尺牍亦隽语络绎，不似彭刚直之翰墨，专以粗豪胜也。相传其被劾后，延通人教之，发愤读书，遂一旦豁然。

又有孙金彪者，字绍襄，吴江人，世居邑之盛泽镇，勤果公之部将也。未达时，即以勇侠称。父曰孔七，精拳技，恃博为生，有枪船四五十艘。枪船者，首锐棹双橹，瞬息百里，鹞

首置大统一，中藏四五人，内河寇皆恃此为利器。七有德于镇，镇之人无贫富皆善之。七死，金彪年十四，已入武庠为诸生。群枪船以奉七者奉之为主，仍设博于镇。金彪年虽少，独能以兵法部勒其众，刑赏无所私。当是时，苏城为粤贼所踞。镇有富人黄某者，虑贼入镇搜掠，密款于嘉兴贼酋，得伪檄，民赖以安。于是江浙商贩自上海出入万贼中者，辄以盛泽为枢筦，镇益殷富。事无大小，皆阴决于黄。有小鬼法大者，邻镇巨猾也。闻盛泽繁盛，牵枪船百艘，莅镇设博局已，辄思大掠以投贼，已定期。黄闻之大恐，金彪之师沈玉叔谓黄曰：“君欲除小鬼法大，非金彪不可。”黄大喜，设盛筵款之。金彪曰：“敬诺。”会有皖北巢湖粮艘千人，避乱萃镇上，金彪说其酋助己，遂与小鬼法大战，擒而磔之，尽夺其舟。于是设保卫局，集枪船团练为战守计，事皆一决于金彪矣。初，金彪之灭小鬼法大也，举盛泽附镇，使巢酋设博局以为酬，巢酋谓功高，欲分盛泽博之半，弗得，则怏怏弗能平。金彪度巢酋终弗戢也，思并之。会巢酋生日，金彪载羊酒往寿，而阴伏枪船于芦丛中以待之。饮博至暮，谓酋曰：“今夜月色大佳，吾两人驾小舟纵饮湖上，可乎？”巢酋从之。中流酒酣，金彪请以铕击宿鸟赌胜负，巢酋三击而不中，忿甚。金彪曰：“我一击便中也。”遂洞酋胸，毙湖中。众大噪。伏舟尽出，金彪手佩刀号于众曰：“若主欲为盛泽患，故除之。若毋恐，从者听约束，不者驾尔舟归乡里，弗汝歼也。”众皆降。于是金彪势大盛，苏贼睨之莫敢犯。同治元年，李文忠克吴江，金彪散其众，以保卫功授千总。东南大定，生计日拙，张勤果返自河南，挈至陕，以功擢记名提督，授陕西汉中镇总兵，赏黄马褂。光绪壬辰、癸巳间，统嵩武军驻山东之烟台，为东军冠焉。当金彪之设保卫局也，一日，闻渔父诟曰：“孰谓孙氏人守法者，乃取我大黑

鱼而不与直！”夜既半，金彪忽呼庖人治黑鱼鲙，庖人求鱼不得，方咨嗟，一卒以鱼献，命渔父质之信，即斩以徇。自是所部肃然，金镇以安。此非吴人而知兵者哉！

○湘、淮军之来历

湖南王壬秋孝廉闾运，著《湘军志》一书，叙军之缘起与军中琐屑事，纤悉无遗，虽表扬功绩，而劣迹丑态，曾不少讳，即曾文正亦不免有微词，何况其他。故湘军将帅咸恶之，购其板而毁焉。以事皆直笔，非诬也。今上海已有小本翻板矣。厥后王定安又撰《湘军记》，则一意谀颂，无足观也。贵池刘芑林观察含芳，官登、莱兵备时，亦尝述淮军之原委，欲作《淮军志》，未果而卒。刘尝曰：“淮军并不始于李氏。”亦犹壬秋先生云“曾之前已有称湘军者矣”。特二公起，继续而扩充之，遂建大功，名闻天下也。

○李元度丧师

李元度，曾文正部将也。丧师衢州，亡六七千人，文正劾之，并自请议处。军中有作联额诮李曰：“士不忘丧其元，公胡为改其度。”额曰：“道旁苦李。”然李虽不长于军事，固长于文章也。观其所选《小题正鹄》及所撰《先正事略》，非绩学者乌能之。

○不利状元

前清一代状元之最不利者，莫过于龙汝言矣。始也革职永不叙用，继也特赏内阁中书以终。然其先遭际之奇，眷顾之渥，可指日望枚卜也。初，龙未第时，馆某都统家，适逢仁宗万寿，都统倩龙作祝词备小贡。龙乃集康熙、乾隆两朝御制诗百韵以进。上大喜，召见某都统奖之。都统不敢隐，以龙名对。仁宗曰：“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，今此人熟读如此，具见其爱君之诚。”立赏举人，一体会试。次年春闱下第。总裁覆命，召见时，大受申斥，谓今科闱墨不佳。及出，密询近侍太监曰：“今科闱墨甚侍，何以不惬上意？”近侍曰：“因龙汝言落第，不便明言耳。”于是朝臣咸识之。次科，即嘉庆十九年甲戌，主司入场，即将龙取中。上见题名录大喜。及殿试，即以一甲一名拟进，上私拆弥封视之，乃无言，仍封之。胪唱日，上喜曰：“朕所赏果不谬也。”甫释褐，即派南书房行走、实录馆纂修等差，赏赉稠叠，举朝羨之。龙妻素悍，龙幼孤而贫，赖妻父卵翼之，故惧内。一日与妻反目，避居友家，数日不归。适馆吏送《高宗实录》请校，龙妻受而置之。越日吏来取，妻与之，龙始终不知也。忽一日革职之旨下，大骇，始知“高宗纯皇帝”“纯”字，馆吏误书作绝，龙虽未寓目，而恭校黄签则龙名也。仁宗见之大惊，惋惜良久，乃下旨曰：“龙汝言精神不周，办事疏忽，著革职永不叙用。”犹不忍宣其罪状，亦不交部议，虽甚爱之，无如书生命薄而已。逮仁宗升遐，龙以内廷旧员，兼受大行非常知遇，例准哭临，哀痛逾常。宣宗闻之，谓其有良心，特赏内阁中书。道光戊戌科，犹得会试同考官一次。未几卒。龙，安徽人也。

● 卷中

○ 京师志盗 五则

京师虽辇毂之下，而盗风最盛。然盗亦有道，兹就所闻见者汇记之。西河沿西头有一民家，仅寡妇孤女二人，其先亦小负贩也，微有蓄积。女将嫁，母罄所有备嫁资，为贼所侦，一夜逾垣入将撬门矣。母闻之，呼女曰：“外间有响动，莫非尔舅舅又来乎？尔舅舅以为我有旨蓄，不知我寡妇孤儿之苦也。今既来，不可使其空过，尔将嫁衣掷一件与之，免我母子受惊也。”女如言，取新衣一袭裹而掷窗外，曰：“请舅舅以之质钱为赌本可也，我母子尚乞尔照应，勿迫我是幸。”贼不言，持衣去。越日，又闻逾垣声，母复呼女曰：“尔舅舅其以我为鱼肉耶，何不谅乃耳！”因啜泣。贼在窗外曰：“非敢再扰，来还账也。前日吾等不知冒犯，甚歉然。今物在是，我去矣。”言毕而逝。天明视阶下一纸裹，即所赠嫁衣，确由质库出者。外一小红封，签书花仪二两，下不署名。母女得之意外，喜可知也。

南横街堂子胡同有住屋一所，颇轩敞，且有亭矗出檐际，可以远眺，惟后墙外即南下洼，居此者时遭鼠窃，遂久无人居。有王姓部曹者，家甚贫，贪其值廉，赁居之。一年夏间，独坐

棚下纳凉，夜已深，尚未寝，忽见屋上火光一闪，如火刀击火石状，继而忽闻屋上人语曰：“火绒无矣。”俯视下有人，以为必更夫或御者庖人之类，遂悄声曰：“朋友，赏一火抽袋烟。”王即以纸拈燃火递之。贼见王问曰：“尔家主人寝乎？”王曰：“我即主人也。”贼大惊曰：“小人该死。”王曰：“无伤也，夜深不能寐，得君夜谈甚佳。”因自述宦况，并所以赁居之故。贼曰：“王老爷如此清苦，我辈断不敢扰，请放心可也。”王称谢，且曰：“君知之，君之侪辈未必皆知，设若光顾，无以敬，奈何？”贼曰：“我所居即去此不远，凡南路朋友皆在此一方，我明日见之当遍告。”王又谢曰：“无以为敬，票十千，一茶可乎？”贼再三让，不敢受。王曰：“为数本微，不过与君发利市耳。”贼乃受，道谢而去。自是王宅虽夜不闭门，亦不窃之者，人皆笑王有贼友焉。

光绪改元，予入都应顺天试，秋闱报罢，遂馆于光稷甫侍御家，以待再试。时正季冬，予卧室为厅事之东厢。一夜，忽闻更夫与人语，但闻“不白借”三字，又闻答以“晓得”二字，以为渠与同辈语耳。将黎明，忽闻院中有物堕地声甚巨，亦不知何物。晓起，主人谓予曰：“今日请尔啖贼赃。”余问故，主人曰：“昨夜有贼屋上过，更夫喝之，贼曰借道者，更夫曰不白借。至天明，遂以此物为借道费耳。”视之，玉田盐肉一肘，重十余斤。予乃恍然于所闻之语，乃更夫与贼语也，相与大笑。烹其肘，合宅遍享之。

京师有一种力役，名曰揹肩。凡人家移居或小家送嫁妆，皆若辈任之。一横担长不过尺余，担于肩颈之中，以方桌架其上，桌上陈设各物皆如故。彼能以一肩之力，丝毫不致撞跌，

虽贵重之物置其上，皆不致遗失，亦北方一绝技也。由此达彼，虽经若干繁盛之区，流棍窃贼之徒，望即却步，匪特不窃，且助其憩息而上下焉。予尝问其故，肩者曰：“此物一上吾肩，若有失，吾辈力岂能偿，若辈知窃物必害我遭官刑，故不窃，虽放胆置道旁，不惧也。”予由南横街移居青厂曾用一次，果如所言，此则外省所万万不能者。

左文襄初次入觐时，寓善化会馆。忽一日，黄马褂被窃，箭中朝珠及冬裘无数，且有银数百两，皆无恙。文襄大惊，乞步军统领缉之。统领曰：“此衣既不能衣，又不能质钱，窃之何为？”此必尔曾大言，故若辈显其手段耳。不必缉捕，自当送还也。”不数日文襄出门归，见榻上置一袱，黄马褂在焉。文襄舌桥不能下。

○赌棍姚四宝

步军统领俗呼为九门提督，缉捕盗贼赌博是其专责，然京师遍九城皆有赌坊，岁有例规，不肯捉也。所捉者，侦得一二贵介子弟，或京外官之富有者，聚博于宅中，则彼宅自有通信之人，于是提督衙门番役出焉，至半夜，围其前后门，一拥而入，无一人能逃者。累累锁至署，署班房中，声言明早候堂官莅署严讯。被繫者乃以贿说大班，盈千累百，各具手条，画押讫，付大班手，然后大班飨以盛筵，食毕，各款款而归，天未明也。有皖人姚四宝者，名敦布，伯昂姚总宪犹子，湖南巴陵知县革职者也。无以为生，恃赌为活，无不胜者。一至赌坊，博徒视其所向而随之，坊主大困，愿日奉规例，请勿下注。姚

于是月得千金，享用拟贵官。凡京师之雏伶名妓皆父事之。一日者，博于某宅，为番役掩捕，杂贵介中紮之提署，番役志不在姚也。会诸贵介纳贿讫，飧盛饌，姚京在坐，伪醉而卧。须臾，见诸人纷纷提灯出门去，姚伪卧剽声起。俄顷一役拍其肩曰：“醒醒，可去矣。”姚曰：“何往？”役曰：“彼等皆去矣，尔亦可行。”姚曰：“尔逮捕时，不云明日候堂官讯办赌棍耶，何为而释之也？我乃赌棍，必俟明日候讯，且并尔今夜所得之贿，某某若干，皆陈于官。”役曰：“尔真也耶！”姚曰：“我不真也，公事公办，固应如此也。”役恫吓之，姚大声曰：“尔辈不闻姚四宝名耶！鼠子敢尔，我一俟官长至即呼冤耳。”役大惧，求勿声。姚曰：“分肥乃可。”不得已分以千金，姚乃挟金归。出谓人曰：“公等为大班所食，予乃食大班也。”由是京师无不知有姚四宝者。光绪初归里，会沈秉成抚皖，姚往谒。沈乃伯昂总宪小门生也，待以世叔礼。姚携一仆，乡愚也，抚署号房问姚字，仆以“贼形”二字示之。号房曰：“无以此为字者，尔误也。”仆争执良久，继而询姚，今字“赋彤”也。皖人传为笑谈。

○吴可读尸谏

光绪己卯春三月下旬，予在京住潘家河沿。是日，天朗晴明，予正午饭，忽见空中有白片纷纷下。亟至庭中视之，六出雪花也，瞬息即化，炊许始止。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，甚异之。数日即闻吴柳堂侍御尸谏事。吴名可读，甘肃人。由道光庚戌进士部曹转御史，以劾成禄言太激，左迁吏部主事。操行清洁，不附权贵。是年穆宗梓宫永远奉安，吴乞派随扈行礼，

人皆以为吴贫，冀博此数十金之车马费耳。不意至蓟州，遂密奏穆宗立后事，自尽于所居寺中。折上，慈禧忽然天良发现，批云：“以死建言，孤忠可悯。”云云。京师同官同年等为设祭于文昌馆，挽联无数，惟黄太史貽楫一联最洒脱，云：“天意悯孤忠，三月长安忽飞雪；臣心完夙愿，五更萧寺尚吟诗。”死时尚有绝命诗七律一首，云：

回头六十八年中，往事空谈爱与忠。

抔土已成黄帝鼎，前星预祝紫微宫。

相逢老辈寥寥甚，到处先生好好同。

欲识孤臣恋恩所，惠陵风雨蓟门东。

吴居南横街，即以宅为祠祀之，其尸谏之疏录左：

吏部稽勋司主事、前任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吴可读，跪奏为以死泣清懿旨，预定大统之归，以毕今生忠爱事：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，安国不忘危，危乱而可讳可忘，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，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。罪臣前因言事忿激，自甘或斩或囚，经王大臣会议奏请，传臣质讯，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，即免臣于以斩而死，复免臣于以囚而死，又复免臣于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。犯三死而未死，不求生而再生，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，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。乃天崩地拆，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，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：“大行皇帝龙驭上宾，未有储贰，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

文宗显皇帝为子，入承大统，为嗣皇帝。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，特谕。”罪臣涕泣跪诵，反复思维，窃以为两宫皇太后至一误再误。为文宗显皇帝立子，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，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，受之于文宗显皇帝，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。而将来大统之承，亦未奉有明文，必归之承继之子，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，则大统之仍旧继子，自不待言。罪臣窃以为未然。自古拥立推戴之际，有臣子所难言。我朝二百余年，祖宗家法，子以传子，骨肉之间，万世应无间然。况醇亲王公忠体国，中外翕然，称为贤王。观王当时一奏，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。言为心声，岂能伪为，罪臣读之，至于歌哭不能已已。倘王闻臣有此奏，未必不恕臣之妄，而怜臣之愚，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。而我皇上仁孝性成，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，将来千秋万岁时，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。而在庭之忠佞不齐，即众论之异同不一。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，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。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，犹以黄 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，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。贤者如此，遑问不肖；旧人如此，奚责新进。名位已定者如此，况在未定。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，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，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，再行明白降一谕旨，将来大统仍旧承继大行皇帝嗣子，嗣皇帝虽百斯男，中外及左右臣工，均不得以异言进，正名定分，预绝纷纭，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。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，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，异日绳绳緼緼，相引于万代者，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，而不可移易者也。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，此也。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，由前察院转进，呈底奏底俱已就草，伏思罪臣业已降调，不得越职言事，且此何等事，此何等言，出之亲臣、

重臣、大臣，则为深谋远虑；出之疏臣、远臣、小臣，则为干进希名。又思在诸臣中忠直最著者，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，言亦无益而置之，故罪臣且留以有待。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，奉旨以主事特用，仍复选授吏部，迩来又已五六年矣。此五六年中，环顾在廷，仍未有念及于此者。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，恐遂渐久渐忘，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，今则迫不及待矣。仰鼎湖之仙驾，瞻恋九重；望弓剑于桥山，魂依尺帛。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，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。惟是临命之身，神志瞀乱，折中词意，未克详明，引用率多遗忘，不及前此未上一折之一二。缮写又不能庄正，罪臣本无古人学问，岂能似古人从容。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，人曰：“子惧乎？”曰：“惧。”曰：“既惧何不归？”曰：“惧，吾私也；死，吾公也。”罪臣今日亦犹是。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，即死其言亦未必善。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，勿以为无病之呻吟，不祥之举动，则罪臣虽死无憾。宋臣有言，凡事言于未然，诚为太过，及其已然，则又无所救，言之何益。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，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。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，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。等杜牧之罪言，虽逾职分；效史鳢之尸谏，只尽愚忠。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、世宗之心，调剂宽猛，养忠厚和平之福，任用老成，毋争外国之所独争，为中华留不尽，毋创祖宗之所未创，为子孙留有余。罪臣言毕于斯，愿毕于斯，命毕于斯。再罪臣曾任御史，故敢昧死具折，又以今职不能专达，恳由臣部掌官代为上进。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，未经派及罪臣，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，罪臣之死，为宝鋆所

不及料，想宝璠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。时当盛世，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。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，普天同泣，故不禁哀痛迫切，谨以大统所系，贪陈悽悽，自称罪臣以闻，谨奏。

○眉寿鼎进士

光绪己丑科会试之前，潘文勤公祖荫为同乡设送场宴，在座惟吴清卿中丞非应试者。公所邀有江宁许鹤巢中翰，年高而乡科又早，文名又籍甚，官中书，门徒甚众。是日因腹疾辞。席间文勤谓众曰：“我新得一鼎，考其款识，乃鲁眉寿鼎也，特刊为图说，以就正博雅君子焉。”语毕，人各赠一纸，诸人亦不介意。吴清卿携归置案头，王同愈见而爱之，乞之去。及试期，文勤得总裁。二场诗经题为《眉寿保鲁》。得图者咸大悟，撇去常解，以鼎话题。榜发，中式八人，同宴者七，元和江标亦在其中。王同愈本不与宴，且中亚元，得之意外。惟公所最属意者在许，而许竟以疾不能赴宴。场事毕，公尚为许惜也。许屡试不第，以内阁中书终。观王、许之得失，可见凡事有定数也。

○挽联汇志

曾文正自诩善制挽对，兹录其脍炙人口者。有门生妇死，公挽之云：“亲见夫子为文学侍从之臣，虽死无憾；观于人言谓父母昆弟无间，其贤可知。”深得老师口吻。又介弟国华陈

亡三河，公挽云：“归去来兮，夜月楼台花萼影；行不得也，楚天风雨鹧鸪声。”公其时正在鄂治军也。不著一字，自然沈痛。又某御史挽伶云：“生在百花先，万紫千红齐俯首；春归三月暮，人间天上总销魂。”此联久已传诵，然以之挽妓，亦无不可。不如李芋仙刺史一联云：“参不透絮果兰因，结局竟如斯，逝水年华悲梦断；抛得下舞衫歌扇，逢场今已矣，落花时节送春归。”确切不移，的是才人之笔。柏文僖公葆因戊午科场事被诛，时有人挽以联云：“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雨露雷霆皆主德；臣门如市，臣心如水，皇天后土鉴愚衷。”于无可著笔之中，而落落大方，不著痕迹，可谓得体。

○残忍之果报

同治初，山东有餐馆售生炒驴肉，味极鲜美。其法钉四木桩于地，以驴四足缚于桩，不宰杀也。座上有传呼者，或臀或肩，沃以沸汤，生割一块，熟而荐之。方下箸时，驴犹哀鸣也。馆名十里香，极言其香可闻十里也。时长赓为山东按察使，恶其残忍，执肆主而杀之，遂绝。又有清江浦寡妇某者，富而不仁，嗜食驴阳。其法使牡与牝交，约于酣畅时，以快刀断其茎，从牝驴阴中抽出，烹而食之。岁死驴无数，云其味之嫩美，甲于百物。吴清惠公时为清河县令，亦执而署诸法焉。噫，异哉！食品之佳者甚多，何必肆其残忍之举，而供一己之口腹，宜乎其不容于世也。

○回教之新旧派

尝见西史新、旧教之冲突，几成莫解之仇。卒之，新教近人情，人皆向之，旧教亦不得不渐相混合。岂知回教亦有新、旧耶。回教有《天经》三十部，相传穆罕默特所著，名曰《甫尔加尼》，凡三十卷六千六百六十六章。隋开皇时，始传其教入中国，此旧教也。新教有《闵煞力》、《毛鲁的》两经，言马圣人为华人锯解以死，回民诵至此，则擗踊哭泣。甘肃河州有四大门宦之目，他属所无。四大门宦者：一曰穆扶提，犹蒙古语之巴图鲁也，又名临洮拱拜。一曰华寺，其中有旧教有新教，新教不薙鬚，令与须相埒，旧教则否。一曰白庄，以地得名。一曰胡门，以其始传教者多髭，因以名其教。此外又有大拱拜，毕家汤拱拜，张门拱拜之属。大拱拜最古，而胡门之起不过五十余年。拱拜者以祀其始传教之人，传教者既有拱拜矣，而其子若孙，因得世其业。核力法者，为门宦子孙之通称。一麻目为寺中之领拜，而尔音夹自副，尔字字书所无，俗读若歌甲切。胡门一名红门。大清顺治五年，凉州回米喇印、丁国栋叛；乾隆四十六年，循化新教马明心、苏四十三以仇杀旧教，因而作乱；四十八年，其党伏羌阿浑田五复叛；咸丰同治年间，西宁宁夏马化龙、马桂元叛；光绪二十一年，循化韩奴力叛；皆不久平定。回教中所谓罕植阿浑者，朝西域之尊称。阿浑，犹言塾师也。考乾隆四十六年有谕旨禁习新教。

○平捻冒功

同治六年十月，铭军追捻贼于赣榆县，有马队营官邓长安者，其中表潘贵升久陷捻中，隶伪鲁王任柱部下。月之上旬，

逃归邓营，自矢刺任柱为愤而投诚。邓携之见主帅刘铭传。刘谕以不必剃发，如能得手，保二品官，赏三万银。十七日下午，铭中军驻西门外，左右军驻东南、西南两处。正造饭间，探报贼大队由东南来，即拔队迎击。任柱亲率大队顺城根来迎，刘师即于西门外顺城根击之。当未交绥时，潘见任柱来，驰马先迎之，任柱曰：“尔何以得回？”潘回：“有中表为马队营官邓姓者保留得不死。”又问“何以不剃发？”潘曰：“我伪对刘帅言，留发以便出入两军间，劝大王降也。”任又问：“刘帅现在何处？”潘指从西来白龙长旗者即刘帅坐营也。任即传令攻之。潘出不意，奋手枪击其背，毙焉，遂急驰回阵报刘帅。刘不信，以为诈，将斩之。潘曰：“且缓覘之，任柱死，其队必哗乱；若不哗乱，则任未死，大帅杀我未晚也。”顷之，贼队里哗器而退，左右两军合击大破之，追杀四十里，斩万余级。有黄旗马队善庆者，旧隶僧王部，王薨，遂隶刘戏下。其时亦顺城根迎击者，争潘功以为己功，得上赏，而潘仅得三品官、二万银。若据奏报之言，则死任柱者善庆也，非潘贵升也。同时有伪魏王李永，伪遵王赖文光，皆被官兵击散。永逃至旧县投李世忠，世忠缚献安徽巡抚斩之。赖文光逃至扬州，为华字营统领记名道吴毓兰擒斩之。

○外人羨我科第

日本服部宇之吉，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习。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回国，学部奏请赏给文科进士，奉旨依议。传言服部自乞之也。犹忆光绪初年，总税务司赫德二子，仰慕中国科名，纳监入籍顺天，且延名师攻八股，以期应试。至乡试年，

为北皿号生群起而攻之，乃不敢入场。呜呼！彼时若当国诸大臣能通权变者为之奏请，特赐二举人，一体会试，既不占乡试皿号中额，又使外人入我彀中，岂不大妙，乃竟听其攻而去之。厥后李文忠知之，叹曰：“朝中无人，朝中无人。”诚然。

○一夜造成之塔

乾隆间，帝南巡至扬州，其时扬州盐商纲总为江姓，一切供应皆由江承办。一日帝幸大虹桥，至一处，顾左右曰：“此处颇似北海之‘琼岛春阴’，惜无喇嘛塔耳。”纲总闻之，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，盖南人未曾见也。既得图，乃鸠工庀材，一夜而成。次日帝又幸园，见塔巍然，大异之，以为伪也。即之，果砖石成者，询知其故，叹曰：“盐商之财力伟哉！”园遭粤寇之乱，已成瓦砾，而此塔至今尚存。

○卖友换孔雀翎

乾隆帝之幸江南也，有内侍江姓者，精拳勇，号万人敌。常侍帝游幸，颇宠信。扬州纲总与通谱，结为兄弟，骨肉至交也。帝还京后，江太监以窃宫中珍宝事逃去，敕下步军统领五城查拿。江思匿我者惟扬州纲总江某，往投当得保护。既至扬，纲总大为欢迎，设盛筵款之。饮毕，邀至密室谓曰：“君事大不妙，我处耳目多，藏匿非计，不如逃至海外为佳。今奉黄金千，乘夜即行，至某处海口，有我商号在彼，可设法也。”遂以金属江围腰中，导至后门出。门外乃甬道，夹墙皆高三丈许。

既出，即闻阖门声甚厉。江心动，恐甬道中有埋伏，乃一跃登墙，孰知上亦伏勇士数十人，见江上墙，挺击而颠，缚而献于巡盐御史。奏闻，帝赏纲总布政使衔孔雀翎，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。盖彼时盐商中仅此一枝孔雀翎也。

○觴令之解围

乾嘉间，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，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，彼纲总者得嘻笑而呼叱之。有皖人方某者，名下士也，会试落第后，贫无聊赖，思得一馆以糊口，遂有友人介绍于扬州盐商汪姓家。念乡谊，又为京官所荐，虽留之，不之异也。一日纲总家大宴会，汪亦在坐。凡诸商宴集时，必各携一门客往，有觴政等事，可使之代也。是日主人行飞字令，以诗中有红字者饮。至汪，汪曰：“柳絮飞来一片红。”众大笑曰：“此杜撰也，柳絮焉得红？”举罚觴以进。方曰：“诸公毋然，此明人诗也。吾居停不忆上句，故不与君等辩，非杜撰也，上句乃‘夕阳返照长堤外’也。”众默然而罢。汪归，谢以千金，谓非君解此围，则我为众辱矣。由是尊为上宾焉。

○城隍昭雪冤狱

光绪初年，河南镇平县盗犯王澍汶临刑呼冤一事，邸抄所载不甚详。其时知镇平县者为方某，少年进士而初任也。其事则寻常盗劫耳。案出时，见刑幕东涂西抹，与所供多不合，怪而问之。幕曰：“我等皆老于申韩者，公读书初出茅庐，不知

其中玄妙也。”方即不敢再问。狱上，决有日矣。是日缚澍汶赴市曹，监斩官抚标中军参将并开封知府唐某也。澍汶一出狱，即大声呼冤。槛车道出城隍庙街，不由人驭，直趋入庙中庭下而止，而澍汶仍呼冤不已。庙距抚署甚近。其时六安涂宗瀛为巡抚，闻之亟遣询，乃命返狱中另鞫。始知王澍汶为盗首，真者早远颺。捕者获其妾童，给之曰：“官呼尔为王澍汶，尔即应之。”更教以供词，且言澍汶已代尔谋出狱事，慎毋泄。及将斩，始知为所欺，故呼冤不已。据唐太守云：“是日事诚有异，御槛车者二人，竟不能制一骡，骡直向庙中，亦不可解，岂冥冥中真有鬼神在耶？”是案亦经刑部提讯。知县方某，潘文勤门生也。文勤时掌刑部，询其故，方因举刑幕所言以对。文勤大怒，命逮刑幕，方革职，省中承审各员皆获咎有差。

○戊戌变政小记

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，清德宗皇帝锐意维新，用康、梁之言，设新政府，以图改革。天下之民莫不引领以观厥成，窃以为中国之强可计日待也。不料四十日即推翻矣，新章京被斩矣，德宗被幽矣，西后复临朝矣。渐至于庚子拳匪之乱，其不亡国者几稀。余尝举戊戌变政之谕旨，及推翻后之伪谕，录而存之，俾后来者知当日之梗概焉：

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上谕：“给事中高燮曾奏请设武备特科一折，著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参酌中外兵制一并议奏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总理衙门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专科一折。

据称该原奏，一为岁举，一为特科，先行特科，后行岁举。特科约以六事：一内政，凡考求方輿险要邻国利病民情风俗者；二外交，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；三理财，凡考求税则矿务农功商务者；四经武，凡考求行军布阵管驾测量者；五格物，凡考求中西算学声光化电者；六考工，凡考求各物制造工作者。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，无论已仕未仕，注明其人何所专长，在保和殿试以策论，严定去取，评列等第。覆试后，引见候擢。此为经济特科。以后或十年或二十年一举，不拘常例。岁举则每届乡试年分，由学政调取新增算学、艺学、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，录送乡试，初场专门，次场时务，三场仍四书文。凡试者，名曰经济科，中贡士者，亦一体覆试殿试朝考等语。仍著该衙门妥议具奏。”

四月二十六日上谕：“徐致靖奏保荐通达时务人材一折，康有为、张元济，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；黄遵宪、谭嗣同著送部引见；梁启超著总理衙门察看。”

五月初五日上谕：“乃近来风气日漓，文体日敝，所试时艺大都随题敷衍，罕有发明，而空疏者，每滥竽充选。若不因时变通，何以见实学而拔真才。自下科始，乡、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，一律改试策论，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。”

五月初八日上谕：“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，特降谕旨，令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迅速覆奏。”

五月十六日上谕：“总理衙门奏议覆御史曾宗彦奏请振兴农务一折。农务为富国之道，是在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，实力

奉行。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，颇开风气，著刘坤一查明章程，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。其外洋农学诸书，著广为编译以资肄习。”

五月十七日上谕：“各省士民若有新书以及新法制成新器，果系足资民用者，允宜奖赏以为之劝。所制之器，酌定年限，准其专利。有能独立创建学堂，开辟地利，兴造枪炮各厂，有裨于兴国殖民之计者，并著照军功例给予特赏。”

五月二十九日上谕：“孙家鼐奏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《邠庐抗议》一书最为精密，著迅即饬刷一干部，克日送交军机处。”

六月初一日上谕：“张之洞、陈宝箴奏请饬妥议科举章程一折。著照所拟，乡、会试仍定为三场。第一场试中国史事论五道，二场试时务策五道，三场试四书义两篇、五经义一篇。首场中额十倍录取，二场三倍录取，取者始准试次场。每场发榜一次，三场完毕，如额取中。其岁科试生童，亦以此例推之，先试经古一场，专以史论时务命题，正场试以四书五经义各一篇。至词章楷法未可尽废，如需用此项人员，自当先期降旨考试，偶一举行，不为常例。嗣后一切考试，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。”

七月初三日上谕：“嗣后一经殿试，即量为授职。至于朝考一场，著即停止。”

七月初六日上谕：“总理衙门代奏主事康有为陈请兴农殖

民以富国用一折。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，派直隶霸昌道端方、直隶候补道徐建寅、吴懋鼎等督理。端方著开缺，同徐建寅、吴懋鼎均赏三品卿衔，准其随时具奏。”

七月十三日上谕：“湖南巡抚陈宝箴奏保人材，湖南候补道夏献铭、黄炳离，前内阁学士陈宝琛、侍读杨锐，礼部主事黄英采，刑部主事刘光第，广东候补道杨枢、王秉恩，江苏候补道欧阳霖、杜俞、柯逢时，江西候补道惲祖祁，湖北候补道徐家幹、薛华培、左孝同，均著来京预备召见。”

七月十四日上谕：“近日臣工条奏，多以裁汰冗员为言。如詹事府无事可办，通政司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等衙门半属有名无实，均即归并内阁及礼、兵、刑等部办事。外省如直隶、甘肃、四川等省皆系总督兼管巡抚事，惟湖北、广东、云南三省督抚同城，原未划一，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者，已隶山东巡抚管辖，只南河河工由河督专办，著将湖北、广东、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一并裁撤，均著以总督兼巡抚事，河督即归并河南巡抚。至各省漕运，多由河运，河运所费无多，应征漕粮亦多改折，淮盐所引省分，亦各分设督销，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，及向无盐场，仅管疏销之盐道，亦均著裁撤。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，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，即查明裁汰。其余京外犹有应裁文武各缺，著分别详议赶办。至各省设立局所，名目繁多，虚糜不可胜计，著将各局所中冗员裁撤净尽，并将分发捐纳劳绩人员，严加甄别，即一月办竣。”

七月十六日上谕：“怀塔布据称礼部主事条陈挟制等语，

朝廷广开言路，前经降旨，毋得拘牵忌讳，稍有阻格。若如该尚书所奏，即系徇于积习，致成壅蔽。怀塔布著交部议处，王照原呈著留览。七月十九日吏部议，礼部尚书怀塔布、许应登，左侍郎堃岫、徐会澧，右侍郎溥颐、曾广汉均著革职，王照赏三品顶戴，以四品京堂用。”

七月二十日上谕：“著工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五城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一律挑挖深通，并将各街巷修垫平坦。款由户部筹拨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内阁候补侍读杨锐、刑部候补主事刘光弟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事宜。”

七月二十四日上谕：“孙家鼐奏请设医学堂，考求中西医学，当令大学堂兼辖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孙家鼐奏遵议徐致靖酌置散卿一折，酌置三、四、五、六品学士各职，遇有对品之卿并翰林对品缺出，一体开单请旨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刑部代递主事萧文昭请设茶务学堂、蚕桑学堂，著各督抚迅速筹议开办。”

七月二十七日上谕：“瑞洵奏南漕改折并屯田裁并各折，交奕劻、孙家鼐会同户部妥议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黄思永筹款设办速成学堂，著即如所请，筹款试办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都察院代奏四川举人陈天锡所请，将大挑、教职、誊录各项人员于会试荐卷中挑取，及科甲候补人员准其一体考差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中书祁永膺奏请将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教习，著详议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刑部主事顾厚焜呈请邮政广设分局，各省一律举办，著妥议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瑞洵奏称于京师创设报馆，翻译新报，即著创办以为之倡。”

同日上谕：“国家振兴庶务，兼采西法，牧民之政，中西所同，而西人考究较精，故可以补我未及。故日夜孜孜改图新法，岂为崇尚新奇，乃眷怀赤子，皆上天所畀，祖宗所遗，非悉令其康乐和亲，朕躬未为尽职。加以各国交通，非取人之长，不能全我之所有。朕用心至苦，而黎庶犹有未知，咎在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，不能广宣朕意。今将改行新政之意，布告天下，使百姓咸喻朕意，上下同心以强中国，朕不胜厚望。著查明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关乎新政之谕旨，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，刊刻誊黄，切实开导，各省州县教官详切宣讲，各省、藩、臬、道、府飭令上书言事，毋得隐默顾忌。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，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，不使稍有阻格，总期民隐尽得上达，督

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。此次谕旨，并著悬挂督抚大堂，俾众共观。”

七月二十八日上谕：“即著各省督抚传知藩臬道府，凡有条陈，均令其自行专折具奏，毋庸代递。至州县等官言事者，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；至士民有欲上书言事者，即由本省道府等随时代奏，均不准稍有抑格。”

以上皆德宗锐意新政切实讲求之证，非若后来以新政涂饰天下耳目，藉便私图也。至八月推翻之后，八月十一日伪谕：“著将詹事府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光禄寺、太仆寺、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，毋庸裁并。又凡有言责之员，自当各抒说论，其余不应奏事人员，概不准擅递封奏，以符定制。又时务官报无裨政治，徒惑人心，著即日裁撤。又所有官犯徐致靖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弟、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，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。”

八月十三日伪谕：“荣禄著军机大臣上行走，裕禄著补授直隶总督。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。”

八月十四日伪谕：“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，著各省严密查拿，极刑惩治。梁启超狼狈为奸，所著文字，语多狂谬，著一并严拿。康有为之弟康之仁，御史杨深秀，军机章京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，与康有为结党，隐图煽惑，情节较重，是以未候覆奏，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。”

八月十四日伪谕：“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著永远监

禁。编修徐仁铸著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

十五、六等日伪谕：“左都御史著怀塔布补授，并授内务府总管。户部左侍郎著徐会澧署理。”

二十日伪谕：“溥颐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”

二十一日伪谕：“湖南巡抚陈宝箴滥保匪人，著革职，永不叙用。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、著一并革职。四品京堂江标、庶吉士熊希龄，庇护奸党，暗通消息，均著革职，永不叙用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

十九日伪谕：“李端棻即行革职，发往新疆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

以上皆戊戌一岁中之事。至二十六年庚子夏，拳匪倡乱，亲贵庇贼，致启各国之衅，京师不守，两宫播迁陕西，于是有十二月初十日敷衍变法之谕，去精神而求糟粕，愈变愈坏，人心愈失，以迄于辛亥十二月寿终矣。合观前后各谕旨，前者令人欢欣鼓舞，后者令人怒发冲冠。德宗变法，何等恳切诚挚；西迁后之变法，仅欺饰人民而已。且不仅欺饰也，方借此破格之名，而大开贿赂之实，在彼亲贵，方人人自为得计，不知树倒胡孙散，迄今日又从何处博得一文哉！尤可笑者，斥康、梁为叛逆，为奸邪，悬赏购之，恨不即日磔之，孰知异日伪行新政，仍不出康、梁所拟范围以外，自古有如此无耻之政府乎？噫，异矣！按：戊戌新政虽未成，而德宗名誉，已洋溢乎中外，泰西人至称之为中国大彼得，足征其佩服深矣。愚以为不有戊

戊之推翻新政，必不致有拳乱；不有拳乱，革命事业无从布种。凡事莫不有因果，辛亥之结果，实造因乎戊戌也。

○属国绝贡之先后

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，在正阳门东城根玉河桥，沿明旧地也。屋共三百余间，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，凡朝鲜、琉球、越南、缅甸、暹罗、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。以余所知而言，暹罗咸丰间尚入贡，嗣因粤寇作乱，海道不通，遂绝。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。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，直逼其都，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，居天津半年余。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，以其私订条约，未曾请示天朝，不便保护，拒之，二使臣痛哭而归，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。琉球尚世子亦在天津，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，俟文忠舆出，则作秦庭之哭。文忠每遣武弁慰谕之，如是者数月之久，亦痛哭而归。缅甸之役，在乾隆朝本系敷衍了事，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。大兵仅达木邦而止，即以木邦土酋为王，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。至光绪八九年间，英人占据缅甸后，大为整顿，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。朝鲜则岁有例贡，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，然不准由海行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，出奉天，过榆关，而至京师。迂道千余里之遥，不以为苦。彼国商人，恒藉岁贡以获大利，盖以货物杂贡品中，出入两国之境，皆免税也。以高丽参为大宗，布次之，纸发海味又次之。每十月来，次年七月归，以为常，及为日本所灭，而贡亦绝。于是四译馆鞠为茂草矣。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，至光绪季年，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。彼国亦十年一贡也。

○琉球贡使

清同治四年，余在常州，喧传有琉球贡使过境，偕众往观。使舟泊西门外接官亭下。久之，见二役舁一方箱至，一骑持名帖随之，立岸上，大呼曰：“使臣接供应！”即见使舟有二人出，如仆隶状，跪鹁首，向岸叩头，亦大呼曰：“谢天朝赏！”于是二役既舁箱入舟中，亦不知何物。须臾，舁空箱随骑者匆匆去。久之，武、阳两邑令呵殿来，舆立河干，两令端坐不动，执帖者以名帖两手高举，大呼使臣接帖。于是正副二使臣出，至鹁首，向岸长跪，以两手各捧一邑令之名帖戴于顶，而口中自述职名焉。两大令但于舆中拱手，令人传免而已，不下舆也。礼毕，使者入仓，两令亦呵殿归署矣。郡守位尊，不往拜也，两令之名帖，以红纸为之，长二尺，宽八寸，双折，居中一行，大书天朝文林郎知常州某府、某县、某某人顿首拜。字大径二寸许，此余所目睹也。至所闻则更可异矣。琉球贡道止准收福建海口，至闽后，即须由内地前进。闻闽后，浙闽总督有验贡之例。是日总督坐大堂，司道旁坐，府县则立侍案侧，两贡使手捧表文、贡单，至头门即跪，报名，膝行而进。至公案前，以表文、贡单呈验，总督略阅一过，传询数语，即令赐食，即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，酒肴亦续续至，二使者叩头谢，乃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，各官仍坐堂上也。须臾食毕，复向上九叩首谢恩毕，乃鸣炮作乐掩门，无私觐之礼也。琉球服装，衣宽博之衣，腰系大带，宽尺许，以颜色分贵贱，冠亦如之，冠似僧冠而稍高，惟足则中国之缎靴，盖彼居本国皆赤足，惟入贡始靴也。其仆役则宛然戏剧中所扮苍头状，一身皆黑，最易

识别。

考琉球全国之地，不过中国一大县，本无国王也。明洪武好大喜功，赐其土酋金印，封为国王，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为之辅，于是俨然一国矣。其时日本正当幕府时代，列藩分封，不相统一，琉球遂幸延国脉四百余年。及日本推翻幕府，力行新政，回顾卧榻之下，有人酣睡，又非条约之国，遂一鼓灭之，夷为冲绳县矣。闻亡国之王为世子时，曾在京师国子监肄业，徐小勿孝廉为其教习，授以试帖诗，居然能工，逮归国为王后，常与臣下联吟，亦不废政事。惟贫小而弱，无力豢兵，国之不国，不待日本之吞而始知也。

○马复贲越南使记

乾隆间征越南，拟治阮光平篡弑之罪，复黎氏社稷。会王师大败于富良江，阮光平惧中朝大举复仇，遂卑词乞降。帝因彼既胜而降，遂亦许之。于是加封号，挥宸翰，恩礼稠叠。及光平来朝，复赐宴赐诗，赐游三海，待以隆礼。光平归国，仍复不靖，时以我国沿海盗舟供其指使，劫夺商民，且封海盗为提督总兵诸官，海疆官吏无可如何。黎氏残裔归国后，复为阮光平所歼，中朝亦不过问。至同治间，法人开殖民地至越南，见其地势沿海，土肥人蠢，思久据之，始而通商，继渐逼入内地。时越南王告急于中国之书不知凡几矣。朝命李文忠派员前往，侦探实情。令下，无人应者。有桐城马复贲者，以应试不第，依其兄居天津，兄为操江练船管驾官，忠裔也。复贲请于兄，愿应募往，兄遂为介绍于文忠。文忠大喜，许以归来后，

必专折以荐，惟此时亦宜有职衔，乃立畀双月候选同知执照以行。此光绪七年事。复贲少有大志，好酒任侠，弛斥不羁，好读书而不工举业，尝作乘风破浪之想，此行而愿遂矣。其行程由内地广西出镇南关，终日行深箐密林中，虎狼之叫噪，瘴疠之恶毒，一无所恐，随役死二人，而复贲且无恙也。既间关至越南，达中朝君相意旨，留其国者二年。于八年壬午冬，伴越南二使一范姓一阮姓者来天津乞援师。文忠却其请，而越遂亡。文忠旋丁内艰，朝命合肥张树声署直督，文忠以复贲属之，张已奏请以五品京堂用。已属稿矣，会有譖复贲于张者，言其酗酒狎妓事，遂不果荐，仅以同知终。文忠复莅，亦无如何矣。嘻！以复贲之勇侠，使将一军，颇足以伍绛、灌，惜不遇知己，奈何！其在越南时，有致友人书一通，兹录之以证当年之实事焉。书云：

越土之广古交趾无是也，实由乾隆中兼并占城、真腊二国而然。自是分为南北二圻。乃得之未久，而南圻极南海滨沃壤，为法人侵占。同治十二年，法商以运械往云南，道出北圻东京，羨其地之富，乘间攻取。法以数十人之力，数日之中，连下八省都会，越人无计御侮。其时云广与越交界隙地，土匪出没于深山密箐中，劫杀边民。内有刘永福者，广东钦州人，素梟桀，有越官与相识，遂招其拒法。法受创，与越人成约而罢。因其地形险阻，民心未附，法遂幡然变计，阳尊以虚名，而阴收其利，越人为其所愚。数年以来，察地抚民，根深蒂固，一二年前，时有侵侮之事。越人噬脐莫及，复欲乞援于朝廷，而私与法人立药一节，显背国法，自知未能蒙允，忍而不发，以至于今。刘永福自助越人击退法兵后，该国授为三省提督，驻紮宣光一带，设关征税，裕饷练兵，虽未必忠于越人，而仇视法人，

实其本愿。云南自普洱、临安东至开化各府，皆与越交界。万山重叠，路极崎岖，内有大河三：一由蒙化东南流历元江、临安至蒙自境入越界，名元江，下流名洮江，东流六百里，历越之宣光、兴化、山西各省至其东京；一由蒙化南流，名李仙江，又名把边江，历普洱、思茅南入越之兴化省，折而东流七百里，名陀江，亦至东京，北与洮江会；一由开化南流入安平，入越界下流，名宣江，历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余里至东京。三江总汇，名为富良江，一名珥河。又东南流三百余里，分为数十派，潏洄而东入于海，此地形之大略也。刘永福所驻之地，即洮江中流，云、越交界要隘。法之图越也，实意在云南矿产之富，若越之东京，则早已在其掌握中矣。第因永福积仇，扼守中路，道阻不通。从前法、越约中，原载明通商中国云南一节，今法人以永福即为越官，碍其通商之路，即系越人背约。去年八九月间，法人定议先攻越南，故贲于十一月奉差赴越，传语国王，留其都城二十日，反复笔谈数万言。今年三月初八日，法陡兴兵将东京攻破。其时贲适在彼，身入其中，彼此商办，法人亦知理屈，仍将城池交还越人。贲即飞请速派大员来此，大可补救。适合肥丁艰，张公置任，遂将此事束之高阁云。

据余闻人言，刘永福之弃越投清，亦复贲之计画，尝询之，而彼不承认也。嗟乎！以酗酒狎妓之微嫌，遂没其困苦艰难之功业，中朝之赏罚不均，于此可见一斑矣。

○缅甸订约之失败

缅甸既敷衍了事，遂定十年一贡之例。逮英人破阿瓦都

城，逐其国酋，夷其宗社，而中朝尚复不知。于是有光绪十三年与英人定《缅甸条约》。兹录之以证中朝自欺之笑柄焉：

大清国大皇帝，大英国大君主、五印度太后帝，因欲固存两国友谊，历久不渝，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。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，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、前署驻华大臣、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，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：

一、因缅甸每届十年，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，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，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。

一、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，均听其便。

一、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，其边界通商事宜，亦应另立专章，彼此保护振兴。

一、烟台条约另议专条。派员入藏一事，现因中国察看情形，诸多窒碍，英国允即停止。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，应由中国体察情形，设法劝导，振兴商务。如果可行，再行妥议章程。倘多窒碍难行，英国亦不催问。

一、本约立定，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分，先行画押，盖用印章，恭候两国御笔批准，再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，以昭信守。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奉旨依议。钦此。

按：第一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，以虚名与中国，第二条则实利归己矣。第四条更见狡猾，彼已与藏番连年开衅，藏恃城险，英恃炮利，互有胜负，未得便宜，意欲使中国饬令藏番降服，而又不肯明言，恐违公法，故隐约其辞，且示退让，则中国与藏番不得不入其玄中矣。彼总理衙门群豕乌得知之。

○廓尔喀贡使

乾隆间征服廓尔喀事，载之《圣武记》中。逮至英伦，见使署旧日档案，始知廓当日举兵，实非抗中国也，乃欲伐印度也。印与廓有切齿仇，久欲得印而甘心焉，自顾力量不足，拟借上国以为助。其时译音不通，廓之语言又为印、藏夹杂之音，愈不能解。及见兵起，边吏仓皇入告，乃命福康安征之，故一战即降。降后上书于福康安，详述由廓入印山川道里甚悉，请发大兵收印度，愿为向导。福据以上闻。乾隆帝忽疑廓此举为复仇之计，将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歼旃，不允所请。且其时正用兵西北，开辟新疆，亦无暇他顾。厥后英人之灭印度亦廓尔喀导之也。惜哉！使当日移征新疆之师而收印度，而今日富甲地球矣，即鸦片亦无由而兴，何有于禁，九州铁不能铸此大错也。自是廓亦定十年一贡之例。光绪元年冬，余在京候试，忽市上喧言有外国人入贡者，奇形怪服，非所常见，余亦随众往观，见其由永定门大街过天桥，入正阳门，而至四译馆止焉。贡品、行李、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。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，皆红紫色，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卢帽，而中较高，上似有金绣之饰。各手一素珠，乘四人肩舆，无盖无帷，如庙中神轿状。大惑不解。明日见邸抄，始知为廓尔喀也。相传四译馆中能廓语者，仅译吏一人，语且不精。幸廓使能英语，遂以英语相酬答焉。至光绪三十一年，又见其入贡，绝不以中国贫弱而反颜，可谓有始有终矣。今则为英之保护国，亦渐更其政俗，然其教则仍佛教也。

○哲孟雄之幸存

印、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，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。本为藏番部落，每由西藏入贡之期，亦附贡微物，聊以将意而已。英人欲通商西藏，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，欲开达吉岭，必道出哲孟雄，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，以为本系印属小国。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争之，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。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，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，舆地名家也。援古证今，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。呈星使，亦不置可否，以示总文案方培容。方字子涵，上元人，见邹说，大声曰：“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，不可委之书生，彼皆据《海国图志》及《瀛寰志略》等书，妄腾臆说耳。中国古书，万不足恃也。既英人欲得哲孟雄，不如与之，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！”星使亦不能决。方又曰：“何不与马参赞商之？”星使以为然。马参赞者，英人马格里也，自郭嵩焘奉使时，即授马二等参赞，借以通两国之情。马虽英人，然忠于所事，并不助英以欺中，英人亦重之。及问马，马曰：“容细查之。”即登楼觅邹曰：“君舆地专家也，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。”邹曰：“已进一说于公使矣。”马即询星使。星使曰：“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。”马曰：“是何言，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，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！”取邹稿去，即据以译成英文，而复英外部焉。英外部亦无异说，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。方在八股时代，颇有文名，不料一入仕途，顿丧其天良如此。

○新加坡之纪念诏书

余随使泰西时，道出新加坡。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，字子兴，广东人，京师同文馆学生也。能通英、法、德三国语言文字，研究外交，颇有心得。曾惠敏公携之出洋，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。时觴余等于署中，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余枚，皆长三尺许，两端皆以蜡印封固，异而询之。左叹曰：“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、缅甸等国恩诏、哀诏也。制成后，循例颁寄，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。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，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，日积月累，遂有如此之多。使果寄至彼邦，彼亦必不承认，反生枝节，不如留此以为纪念而已。”继又曰：“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，吾不敢也。”

○盗用巡抚印

同治中叶，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，几摇动大局，幸知县某精细，未酿大祸。先是，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，色艺冠一时。省绅某位尊而多金，昵之，欲纳为妾，廖不允。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，其人家亦不贫，且年少美丰姿，廖久属意矣。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，至即宿廖所，而屏省绅于门外，省绅颇衔之。一日，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，谓该县绅士某某等六人勾结发逆余党，拟在省城作乱，已侦获同党多人，供证凿确，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。令得此札大惊异，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，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，且家皆殷实，文名籍甚，何致有悖逆举动，遂商之刑幕。幕将院札阅数过，拍案曰：“此文伪也，焉有督抚印文而无监印官衔名者乎？公须亲赴省垣，密商布政，取进止。”令乃行，谒布政，以情告。布政亦细阅抚札，不能决。语令曰：“尔明日毋出面，俟我上

院询明后，再商办法。”次早布政入见巡抚，密问曰：“如某县某孝廉某拔贡者非公书院门生耶？”中丞曰：“然。是皆高才生，累列首选，吾甚刮目者，岂有所干求耶？”布政曰：“否。闻公欲杀此数人，何也？”中丞大惊曰：“何来此言？孰诳尔耶？”布政曰：“有据在。”乃出印文授之。中丞面色如土，颤声答曰：“印则是也，我何尝为此？”布政乃述其由，中丞益骇曰：“是不可不究。”因严鞫署中男女仆婢等。有夫人小婢曰：“某日有某卖婆来，似曾向夫人乞印文焚疏事。”亟逮卖婆至，初不承，继将用刑，乃哭曰：“是省绅某贿我求夫人者。”立命逮某绅，一讯而服。盖省绅欲娶廖，廖意终不属。省绅曰：“尔属意者如目前暴卒，则奈何？”廖曰：“某若死，则嫁尔。”省绅乃出此毒计，思假县令手而杀之也。彼五人亦因公事与省绅齟齬，结怨甚深，拟一并除之以为快。于是案乃大白。廖逃至外县，追捕监禁。卖婆与省绅皆拟斩。中丞夫人吞金死，中丞告病去。布政升巡抚。某令则调署大缺以酬之。中丞刘琨，云南人。布政李恒，江西人。其余人名、地名当日告者皆详之，今忘之矣，仅忆一妓一抚一藩耳。

○巧对

曩在京师见有属对之工者，辄记之，以资谈助。“麦秋至”对“桑春荣”，“三白瓜”对“万青藜”，“青龙棍”对“朱凤标”，“陶然亭”对“张之洞”，“狮子狗”对“熊伯龙”，“乌须药”对“黄体芳”，“李象寅”对“杨猴子”，“赤奋若”对“朱■然”，“杜鹃花”对“李鸿藻”，“老板”对“童华”，又“树已半枯休纵斧”对“果然一点不相干”。以绝

不相当之二语，集而成对，觉字字铢两悉称，可称工妙绝伦。

○古今事无独有偶 二则

吴翌凤《逊志堂杂钞》引《猗觉寮杂记》云，某县有尉，夜半叩令门求见甚急。令请待旦，尉不可，不得已披衣起，延尉入。问曰：“事何急，岂盗贼待捕恐失时耶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岂有疾病仓猝耶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然则何急？”曰：“某见春夏之交，农事方兴，又使养蚕，恐民力不给。”令笑曰：“然则君有何妙策？”曰：“某见冬间农隙无事，不若移养蚕于冬为便。”令曰：“君策真非古人所及，奈冬无桑叶何！”尉瞠目不能答，久之长揖，曰：“夜深矣，请安寝。”阅此不觉失笑。古今事真有如出一辙者：光绪中叶，金陵有需次通判甘某者，司东台县厘税，每夜必戎装持械携兵役遍巡城市。一夜巡至县署前，已四更矣，叩署门请见甚急。令以为火盗之警也，披衣起见之，问何事。甘曰：“无他，适已出巡遍城闾，恐君更出为劳耳，故来告，请安睡也。”令曰：“吾早寝矣，公来始起也。”甘亦惘惘而去，古今事无独有偶也如此。

寄园《寄所寄》所载，明山西乔御中廷栋，起家进士，巡方三省。罢官家居时，每晨必具衣冠，升堂高坐，命仆役呵唱开门，以次伏谒，或作控诉状，乔一一为之剖判讞，然后如仪掩门。每日如此，闻者无不匿笑。不意今时亦有相类者。光绪间，有皖人张传声者，入资为河南候补道，加花翎二品衔。其面目臃肿有痴态，腹如五石瓠，食兼数人。需次汴省无差委，每日晨起盥漱早食毕，即冠珊瑚冠、孔雀翎，数珠补服，由内

室而出，中门置一云板，出则击之，仆则高呼大人下签押房矣。既就坐，一仆进茗碗，一阍者持手版十余如折扇式，口称某某等稟见，其实并无一人也。张则手举茗碗，作官腔曰道乏罢，阍者斜步出，则又高呼曰，传伺候，大人下来矣。张乃雅步登肩舆，出门拜客矣。亦每日如是，如演剧然。此叶孝廉士芬为予言。叶、张之同乡也，癸卯借汴闹报罢后即馆其家，初见此状，不觉大笑，以为此公殆官痴也。张丁外艰，奔丧归，死于中途逆旅中。

○命名不可不慎

士大夫命名不可不慎，或貽笑柄，或误功名，皆由于此。湖南游子岱方伯智开，应乡试时名于艺。中式后，主司乔勤恪公谓之曰：“尔名当改。”游不悟，问何故。乔曰：“尔归阅《日知录》便知。”游阅至黄幡绰、镜新磨故事，乃恍然，遂更名智开。江西勒少仲中丞应拔萃科时，名人璧。及选贡，学使者谓之曰：“尔名当改。勒人之璧，是何行止。且璧与逼同音，既勒人，而又人逼，非义也。”乃更名方锜应朝考焉。武进王颂平大令国均，戊辰进士，书法甚佳，殿试已列入前十本进呈矣，及胪唱，太后闻之曰：“好难听。”盖“王国均”之音与“亡国君”同也，遂抑置三甲，以知县发安徽，被议改教职，为山阳教谕二十年。复以卓异选云南某县令，未之任而卒，潦倒终身。又曾文正公中乡举时，榜名子城，字居武。余在京曾见是科乡试同年录。会试时，座师命改国藩焉。此事近三十年殆无人知之矣。若今之以“国”、“魂”、“侠”、“血”等字命名者，更卑卑不足道矣。

○验方 三则

治咽嗝奇方，用老梗苏泡水和面粉，俟日食时，在日中搓为丸，须即日晒干，丸皆中空，治咽嗝有神效，此理不可解。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朔，日有食之，余目睹武进王仲光孝廉在苏州制此丸，中果空也。他时制之则不然。

龙眼核去黑皮，研极细末，治刀伤，立刻止血止痛。余见此方后，即手制约三四两许，久未有用。一日在金陵见一木工误以斧伤小童面部，血流如注，忆及此，与敷之，顷刻血止，亦不疼，且能速愈。是亦不可解也。

小儿黄水疮，溃烂出水，甚至不能坐卧。用风菱烧灰研末涂之，一二日即愈。菱壳烧灰，愈陈愈佳，洞庭山所产尤佳。此极不直钱之物也。昆山张敬夫、广文芬传余此方，愈小儿甚多也。

○光饼

苏州市上有卖一种小面饼者，大如钱，中有孔，可以索穿之，微甘而脆，名曰光饼。予童时尝食之。咸丰间，制钱一文可购十饼。曾举以问塾师，饼何以光名，师曰：“想系光福人所创始耳。”遂亦置之。不意越四十余年，偶阅雷琳《渔矶漫钞》载钱唐吴中林《咏光饼》诗，始知饼为戚继光行军时所作

也。一事一物，莫不有其原始，信乎开卷有益哉！

○诬妻得财

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，有友人邀饮于肆，同座皆过夏者，藏闾行令，极其欢洽。座有一淮人曰：“予不习酒令，今说一事，如诸君能解决者免饮，否则罚一杯。”众曰可。淮人曰：“吾淮某甲，一日晨起将赴茶社小食，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，视之，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。欣然往取银，甫入门，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，而甲仍从容取银去，失主不敢认，肆主亦不敢阻。是操何术以致此？”诸人思之良久，皆不得其故。淮人曰：“各饮一杯，予言之。当甲挟券入肆时，见失主在肆，即伪为怒容，汹汹入。肆主向之点首，亦不答。肆主曰：‘先生清晨何怒为？’甲曰：‘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家丑也。然吾两人交情，言之何伤。予昨以事赴清江，今早归，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。’随说随即取券出，掷案上曰：‘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，予将得而甘心焉，今姑取此银去，会须侦之。’肆主唯唯，目视失主亦无言，遂以银与甲而去。”同辈闻之，皆骇叹其狡诈而已。

○回回卖猪肉

常州市有屠肆。一日，有回教阿轰自礼拜寺讽经归，衣白布回衣，冠尖顶回冠，过屠门，适屠人拒巨斧据高砧斫猪首，血溅其身。阿轰大怒，将撻之，经市人调停，命屠赔偿，阿轰

坚索银饼十枚，将行矣，屠人曰，“银既与尔，衣当与我，且已为血污，尔亦不能服之归家也。”遂脱而与之。屠忿甚，掷衣于地，足践而口詈之。一秀才在旁睨之而笑曰，“是奇货，可使倍价而赎也。”屠犹怒不解。秀才曰，“我非虚言，尔如听我计，必能使之倍偿。”屠曰，“若然，我但得原价足矣，余皆与君。”秀才曰，“可，尔明早衣其衣，冠其冠，据案卖肉，渠闻之必来观，可惟尔所欲。”屠如言。次日喧传一回人卖猪肉，皆来观。阿轰一见，更怒，势将用武。屠曰：“我以十圆买得者，尔岂能禁我不衣乎，何无理取闹如此。”观者如堵，皆谓屠言直，阿轰无如何，愿将昨所得者还之，求勿衣。屠不许曰，“非十倍不可，”再三请，倍价赎归。秀才曰如何，欣欣然持十圆而去。此武进余益斋工部为予言。

○赵三姑娘

昆明赵蓉舫尚书光，长刑曹二十年，且累得试学差，又累次查办外省案件，积资至五六十万。无子，只生三女，长，次皆早嫁早死，惟三女未字。赵没后，尚遗财三十余万，皆三女掌之，嗣子所得甚微也。一日，三女谒万藕龄尚书青藜曰：“侄女年已逾三十矣，求年伯为我择婿，一须元配，二须少年翰林，三须海内世家。”万曰难。会有仪征胡隆洵者，以赤贫士入都，联捷授吏部主事，万之门生也。闻胡未婚，谓三女曰：“胡某已如尔所约之半，如尔不愿，我亦不敢过问。”女不得已许之，遂涓吉成礼。胡一旦骤富，夫尊妇如帝天，妇视夫如奴隶，不待言矣。赵存日，有红绿佩二事，皆大如掌，一则透水玻璃翠，一则双桃红碧玺也，朝中大老无不知之。及三女嫁

后，二佩归于胡矣。胡一日佩之入署，众皆属目，一少年满司员谓众曰：“明日当掷掬之。”次日胡入署，此少年急趋至胡前，半跪请安曰：“大人一向好。”胡以为误也，连称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少年忽昂首曰：“我适见双佩，以为赵大人复活矣，孰知是尔耶！”众轰堂大噱。自是胡不敢佩矣。三女归胡后，未数年死，无子。胡再娶亦无子，及卒，以弟之子子焉。资财数十万，米市胡同大宅，皆归其弟矣。

○王玉峰三弦

明秀水沈德符《敝帚斋余谈》所记，京师李近楼，幼以瞽废，遂专心琵琶。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，以一音兼数音。尝作八尼僧修佛事，经呗鼓钹笙箫之属无不并奏，酷似其声，老雉高下曲尽其妙，又不杂以男音，一时推为绝技。不意清光绪季年，京师有瞽者王玉峰，亦能以三弦作诸声，并能弹二簧各戏曲，生旦净丑、锣鼓弦索亦各尽其妙。尤神者，则作洋鼓、洋喇叭、操兵步伐之声，使远处闻之，不知其出于三弦也。观于明之李近楼亦为瞽者，可知瞽人心细，能体会入神。此等绝技，必间世而生，非有师传，亦不能教人。玉峰上距近楼已四百余年矣，五百年名世挺生，即微艺亦何莫不然。玉峰每于国忌斋戒等日，必奏技于正阳门外之广德戏园，盖是日不演剧也。听者较观剧倍之，价亦倍之，因此致富云。

○麻瑞子空钟

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，即外省之地铃，两头以竹筒为之，中贯以柱，以绳拉之作声。惟京师之空钟，其形圆而翩，如一轴贯两车轮，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。有觉罗旗人号“快手罗”者，精此技，久于金陵以此为生，遂致小康。然犹不知麻瑞子之出类拔萃也。麻瑞子亦旗人，而有痘瘢，其姓瑞，以善空钟得名。尝奏技于东西两庙集及新年厂甸中，余曾见之。能以半段空钟用绳扯之，飞高跃低，左盘右旋，无不如志。西人极诧之，谓两轮去一，重心力已失，何以能圆转如意，不致蹉跌。百思不得其解，乃叹中国人之绝技，固匪夷所思也。

○端忠敏死事始末

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，铁路国有之旨下，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，督办川汉、粤汉铁路事。先是，己酉之秋，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，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，于隆裕后行礼时，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，后大怒，以大不敬罪端，革职，抵任甫百日也。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，遂起用，岂料祸机即伏于此哉。端既受命，于六月九日抵武昌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，勘路召匠，期于九月朔兴工。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，归商集资承办，恳川督赵尔丰代奏，收回成命，不报。再三请，则以格杀勿论恫吓之。于是川之士民焚香环跪督署者数千人，大书德宗皇帝神位，顶于首而泣求焉。尔丰大怒，命卫队铙击之，死者枕藉，而川乱成矣。事闻于朝，电旨命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。七月下旬，端发武昌，率三十一、三十二两标兵以行。至宜昌，按兵候消息。端之意盖不欲临之以兵也。无何，朝旨严迫，不得已进至重庆。至重阳日，闻武昌事起，民军已据武

汉二城，荫昌率京军南下，亦败退。端大恐，亟率师进至资州驻焉。朝命革赵尔丰职，以端代之。端知事无可为，欲入都面陈机宜，兵大哗。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，一为邓某，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，于端皆有师生谊。又有营官董海澜者，四川人，亦鄂之学生。当端之发武昌也，总督瑞澂力荐于端，谓可大用，端遂命董为营官，隶曾广大部下。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。至十月朔，端行有日矣，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，并为众军办归装，众怒稍息。至初五日，端束装待发，众以银未至阻其行，并要挟书券，端与之。至初七日黎明，银犹未至，众谓诳我，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，驱端至侧屋云：“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。”兵入室，遍搜行篋，无所得，即欲杀端，曾广大乃宣言曰：“端某非诳人者，彼欲行即听其行，何必杀，如赞成者举手。”乃举者仅少数。曾又再三劝，兵皆汹汹，谓曾有异志，当先杀之，曾乃不敢言，大哭出。谓端曰：“曾某不能保护，罪万死，然迫于众，实无可解免矣。”其时兵皆举铳待发，曾亟止之曰：“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，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，何为玉石不分耶！”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，乱刃交下。其弟端锦大骂，迫之跪，不屈，亦乱刃而死，皆断其首。曾广大备棺敛之，欲并敛其元，众曰：“是将函至武昌者，不得敛也。”乃即日东下归鄂矣。僚友仆从皆只身分道遁。初八日，成都借银至，已无及矣，遂为红十字会所得。先是，端之议行期也，尚未得成都独立信。至初五日，资州牧以省电告，遂决意还京，资州众绅环而请曰：“公毋行。公若反正，则成都唾手可得，即众亦必以都督举公，且公之兵所以哗嚣者，以公不反正也。若一变计，则皆为心腹矣。”端不可。众绅又请曰：“公如虑成都不能容，则即于资州树白帜，某等可函致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，公幸勿疑。”端

叹曰：“我果如此，何以对慈禧太后、德宗皇帝于地下哉！我计决矣，君等毋为我虑也。”皆太息而散。端自入资州后，无日不作还京计，使早日行，亦可无事，乃一因借银未至，二因有投诚土寇周姓约初四日率众来降，遂待之。不料初五日一闻川省独立之信，而祸不旋踵矣。端之至重庆也，凡南北公私函电，及从官信牒，皆为军士所遏不得达，是以沿江各省响应反正之举，一无所闻，盖至死仅知武汉之事而已。死事闻，赠恤如例，特谥忠敏。此殆清廷最后之予谥矣。其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望日间关至上海，为予言如此。又闻某君云，端方阴谋不测，革党深忌之。当其督鄂督江时，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，不知凡几，屡欲起事，均为所败。使其久督畿辅，则革命事业，不得成矣。清有长城如此，而顾以微瑕黜之，此清之所以亡哉。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，好嬉笑谐谑，而中无城府，待故旧甚厚。好藏古物，生平宦橐皆耗于此。及罢官闲居，犹坐客常满，尊酒不空，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。非某君言，不过以毕镇洋、阮仪征视之耳。嗟乎！瑞澂辈误国殃民，罪魁祸首，竟逃显戮。独端方不保首领，岂天之欲成其名耶！

○阿肌酥丸

京师黄教喇嘛治病之药有所谓阿肌酥者，丸药也，形如绿豆，作丹砂色，又名子母丸，分牝牡二种，以牝牡二粒置净瓶中，严封其口，供养于净室中，每日清晨焚香咒之，至四十九日，则满一瓶，取治百病，据云无不效者。余昔年寓光稷甫侍御家曾见之，乃一宗室显者所赠，光氏虽得之，亦不敢用也。

○女统领

清同治初年，有皖人朱某者，读书应试，年逾冠不能青一衿，忿而从军为书记，展转数年，随大军度关陇，隶统领陈姓麾下。统领者，记名提督巴图鲁也。朱年少美丰姿，为人亦和蔼，统领甚倚重之，诸同僚不如也。一日者，统领忽独召朱夜饮，留与同榻，朱不肯，拔刀将杀之，不得已，从之。及登床，孰知统领乃女子，犹处女也，大乐。朱由是夜夜皆宿统领所，同僚皆鄙之，皆以朱为统领龙阳矣。久之，统领腹渐大，将产矣，大惧无策，又不敢冒昧堕胎，商于朱，朱怂恿直言禀大帅。时左文襄公督陕甘，朱且举木兰故事，谓必不见斥，从之。文襄得禀大惊异，将据实奏闻。幕僚曰，事涉欺罔，恐朝廷见罪，不如其已。于是命朱袭陈名，统其军，而陈于是易弁而钗矣。后朱从征回逆，请归宗，更纳二妾。陈大怒，挟其资财与所生之子居甘肃省城，遂与朱绝。考陈之由来，则当同治初元间，将军多隆阿由湘入陕时，道出荆子关，军中募长夫，有童子应募而来，面黧黑而多痘瘢，且硕大多力，人不料其雌也。初入营牧马，继拔为兵，屡建奇功，得洊升至记名提督巴图鲁。雄飞十年，一旦雌伏，奇矣。此江夏范啸云游戎为余言，范其时亦从军关陇间也。此事若付之管弦，播之声歌，安见红氍毹上不演出一刚健婀娜之佳人哉！谁复忆其黑而且麻之蠢女也。

○奇姓

李文忠督直隶时，有部将姓者名贵，云南人，生长于合肥。

有知其历史者，谓其高、曾有因事发配至合肥，遂家焉。贵孩提即失怙恃，亦不自知其姓。稍长应募为兵，募者问其姓名，答以不知。募者笑曰：“之乎者也皆可为姓，尔即姓者名贵可也。”以功洊至记名提督巴图鲁，补通州协副将。范啸云游戎曾隶其麾下，为余言如此。从此万姓统谱又增一奇姓矣。

○意外总兵

清同治间，湘、淮军兴，削平发、捻、回诸大乱，各路军功所保记名提督，部册所载近八千人，总兵则近二万人，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。故提镇大员欲得实缺，非督抚密保不可。有桐城人陈春万者，农夫也，多力而胆大。同治初年入湘军为兵，随大军转战至关陇，亦保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黄马褂矣。左文襄颇喜其勇，然以其无智虑，又不识字，十年来位不过营官而已，不但无简任之望，并数营统领亦不可得，郁郁不得志。文襄既出关，陈营又裁撤，更无聊赖，贫不能归。迨文襄班师回任，陈欲往面求一差委。及见文襄，即向之称贺。陈曰：“标下来求中堂赏饭吃耳，何贺之有？”文襄曰：“尔尚不知耶？尔文印较我印大且倍也。”陈愈不解。文襄乃命设香案，陈跪听宣旨，始知已特简肃州镇挂印总兵，廷寄到已数日，正觅其人不得也。清制，挂印总兵，体制尊崇，与寻常总兵大异，准专折奏事，不受总督节制，如宣化镇总兵，乃挂定边左副将军印之类。当时文襄颇疑陈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，甚忌之。盖因肃州镇出缺时，例由文襄奏报，即随折保二人以进，而皆未用故也。后始闻内廷人言，是日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，帝笔蘸朱太饱，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，而朱点已滴于陈名之上。帝曰：“即此

可也。”陈实得之意外。不二年谢病归，终不能安于位也。亦范啸云言。

○孔翰林出洋话柄

清光绪丙戌曾惠敏公纪泽由西洋归国，忿京曹官多迂谬，好大言，不达外情，乃建议考游历官，专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，使之分游欧美诸国，练习外事。试毕，选十二人，惟一人乃礼邸家臣之子，非科甲，余皆甲乙榜也。游英法者，为兵部主事刘启彤，江苏宝应人；刑部主事孔昭乾，江苏吴县人；工部主事陈熾唐，江苏江阴人；刑部主事李某，山东文登人。命既下，李与陈皆知刘久客津海关署，通习洋情，遂奉刘为指南，听命惟谨。孔独不服，谓人曰：“彼何人，我乃庶常散馆者，岂反不如彼，而必听命于彼乎？”随行两翻译，皆延自总理衙门同文馆者，亦惟刘命是听，孔愈不平，所言皆如小儿争饼果语，众皆笑之。一日者，行至意国境，船主号于众曰：“明日有东行邮船往上海，诸君有寄家报者可于今日书之。”于是皆报平安。次日晚餐，席上忽无牛肉，盖西行已浹旬之久，牛适罄也。孔忽谓刘曰：“船主私拆我家信矣。”刘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孔曰：“我家世守文昌帝君戒，不食牛肉已数代，及登舟，每饭皆牛，尝不得饱。昨于家书中及之，今忽无牛肉，是以知其拆阅我家信也。”刘笑曰：“船主未必如此仰体尊意，公自视太尊贵矣，且船主未必识中国字，拆信何为？况欧人以私拆人信为无行乎，公何疑及此。”孔指二舌人谓刘曰：“彼中国人也，何以能识洋字，安保船主不识中文耶？”刘嗤之以鼻。及抵英伦，以舌人不听彼使令，遍诉于使馆中人，初不知其有神

经病也。凡游历各厂各要塞，皆刘语舌人，按路之远近为游之先后。一日游阿模司大炮厂，见所铸炮弹有长三尺许者，罗列无数。孔问舌人，以炮弹对。孔大怒曰：“尔以我为童呆耶？炮弹乃圆物，我自幼即见之，此明明是一尊小炮，何云炮弹？”舌人亦不答。凡经游之地，其门者皆有册请留名，孔必大书翰林院庶吉士，刘每笑而阻之，孔谓是妒，大不怿。久之使馆中人皆知其有神经病矣。彼所言或劝之，或不直之，孔郁愈甚，而病发矣。一日，忽具衣冠书状呈公使，大声呼冤。公使命人收其状，而却其见。视其状则皆控刘语，大可喷饭。阅数日，见公使无动作，遂窃同伴之鸦片膏半茶瓯全吞之，复至厨下觅冷饭半盂，咽而下之。人初不知，及毒发，众询之，自言如此。急觅医诊救，已无及矣，至夜半毙焉。床头有遗书一通，上分使者，略云：“刘将杀我，前日引我至蜡人馆，指所塑印度野蛮酷刑相示，是将以此法处我也。我不如自尽，免遭其屠戮之惨，并乞公使代奏，为之理枉。”云云。于是伦敦各报馆大书游历官自尽，所言皆一面之词。幸公使及众人皆知其由，不然刘受其累矣。孔死后，公使奏请给恤如例，并函致其父述其情。其父叹曰：“是儿素有痰疾，其乡试落第时，亦曾作此状，幸防护周至，获免。今又犯此病而死，是乃命也，于刘乎何尤？”时余亦随使英伦，亲见之，悉其详。

○联语无偶

京师士夫好作联语相谑，至今相传有二联无属对者。大兴刘位坦有婿三人，人为之语曰：“刘位坦三位令坦：吴福年乔松年黄彭年。”吴，钱塘人，道光乙巳探花，未开坊而卒。乔，

山西徐沟人，由进士部曹历任封圻，终于东河总督，谥勤恪。黄，贵州贵筑人，亦由进士历官至江苏布政，擢巡抚。三公皆显贵，而当择配时则皆未第也。又昆明赵蓉舫大司寇光之次女，为桐城光稷甫侍御继室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“赵光之女光赵氏。”二语皆无属对者。

○谑吟召衅

有泰州王某，同治甲子举人，以部曹而为军机章京。一日入直至半途，忽摸项下忘挂朝珠，遍索车中亦不得。时已入正阳门，势不得回宅，盖夜半开城，只许入不许出也。不得已，忆东城有好友浙人汪某，可往假之。驱车往叩门。汪已寝，闻王至，亟起。王告以故，即入取珠出，且曰：“吾较尔长大，吾珠恐不合用，兹以内子所用者假尔用之。”王致谢，且戏吟曰：“百八牟尼珠一串，归来犹带粉花香。”此乾隆间京师讥某相义女诗也。汪闻立变色，返身入内。王亦不俟其送，即匆匆出。甫上车，见汪气汹汹手白刃出，大骂曰：“尔如此污蔑我，誓与尔不共戴天！”王亦不解，急驱车去。汪犹追及，斫车尾而返。次早汪复握刀至王所居巷口俟之，昼夜不懈，致王误班数日。王后询于人，始知所吟诗即当时刺其祖母之诗也。嗣以汪寻仇不已，遂谢病归，终身不入京。

○吃饭何须问主人

扬州李某亦军机章京也，每下班必至东华门外户部王宅午

饭，无论主人在家与否，盖李与王同年至好也。一日李因病请假数日，假满复入直，及下班，拟仍至王宅午饭。甫入门，一仆半跪挡驾。李曰：“尔新来仆耶？尔不识我耶？”仆曰：“诚新来者。”李曰：“我李某也，尔主既不在家，即禀尔主母，备午饭我食也。”仆以告主母，意必夫之至交也，具盘飧焉。李据案大嚼。未已，主人归，李视之不识也，手一箸几无置处，窘不可言。主人曰：“久闻公名，公与前主人王某同年至好，我与王某亦至好，同姓同官又同司。前主人已于三日前移居外城，遂以此宅与我，我故一切门封门榜皆无须更换也。公既可在前主人王某处午饭，何不可在我处午饭。”相与共啖甚欢。嗣是下直午饭亦如曩例。前王闻之，大笑曰：“不图此宅乃为李某啖饭所，奇矣。”

○旗主旗奴 三则

觉罗炳成，号半聋，八旗老名士也，与桐城光稷甫侍御莫逆交。裕庚者，亦光之世交晚辈也。炳无三日不在光所。裕自英果敏罢广督后，始携眷居京师内城，亦偶至光宅。一日会食，光坐裕于炳之上，以裕疏而炳亲也。食时，炳与裕不交一言。食毕，炳忽谓裕曰：“尔今日短一过节，我因在汉官家，不便挑眼。”裕唯唯谢罪。翌日，半聋语予曰：“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，或奴籍，或重台，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。若必不得已，必先半跪请曰，求赏一座，然后坐，方为合礼。裕庚乃汉军小五处包衣旗，必先须请命而后坐，裕欺我不言，故诏之。”予笑曰：“公等旗人，过节太多。”半聋又曰：“每有旗主贫无聊赖，执贱役以糊口，或为御者，或为丧车杠夫，或为掇

肩者，若途遇其奴，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，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，奴则再三请安，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。故旗奴之富贵者，甚畏见其贫主也。”

尝闻道光间有旗人官两淮运使，其妻与扬州知府妻往来。知府，汉人也。一日知府妻欲宴运使妻于署，以不谙待满人礼，觅一满妇为陪客。遍查同城官眷，惟参将标下中军守备系满人，且世家子，遂往拜致意，守备妻慨允之。届期，盛筵以待。守备妻绝早至，日中运使妻至，守备妻据坑南面坐，傲不为礼，主人讶之。运使妻一见，即双膝跪请安。守备妻曰：“今日主人赏尔饭，不必拘礼，可坐下。”运使妻又双跪谢，然后坐。及席设，知府妇推运使妻首坐，守备妻曰：“今日我在此，彼不便坐，我代坐可也。”运使妻为之送箸斟酒，侍立于侧，若奴隶然。守备妻曰：“尔不可拂主人盛情，权坐下同啖可也。”又请，又安始就坐，局促至不敢举箸，而守备妻则据案大啖。席散客去，守备妻欣欣然，运使妻悻悻然，知府妻则皇皇然，不明其故。继闻人言守备妻为旗主，运使妻旗奴，奴自不敢与主抗礼也。知府亟趋谢罪，而运使终以此存芥蒂焉。

又道光朝大学士松筠秉政，上甚倚重之，忽请假数日，上不之异也。次日军机召见奏对毕，上忽问曰：“松筠何事请假？”一满军机对曰：“因该旗主家有白事，松筠照例前往当差。”上曰：“汝往视之，如无甚要事，可命其早日销假。”满军机衔命往，至则见松筠摘纓冠，身白袍，坐大门外司鼓。满军机传旨讫，次早，面奏情形。上大怒，该旗主有意侮辱大臣，即日降旨换松旗，免其奴籍焉。

○武英殿版之遭劫

清初武英殿版书籍，精妙迈前代，版书皆存贮殿旁空屋中，积年既久，不常印刷，遂为人盗卖无数。光绪初年，南皮张文襄之洞官翰林时，拟集资奏请印刷，以广流传。人谓之曰：“公将兴大狱耶？是物久已不完矣，一经发觉，凡历任殿差者，皆将获咎，是革数百人职矣，乌乎可？”文襄乃止。殿旁余屋即为实录馆，供事盘踞其中，一屋宿五六人、三四人不等，以便早晚赴馆就近也。宿于斯食于斯，冬日炭不足则劈殿板围炉焉。又有窃版出，刨去两面之字，而售于厂肆刻字店，每版易京当十泉四千。版皆红枣木，厚寸许，经二百年无裂痕，当年不知费几许金钱而成之者，乃陆续毁于若辈之手，哀哉！文渊阁每年伏日例须晒书一次，十余日而毕，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，委之供事下役等，故每晒一次，必盗一次，亦有学士自盗者。惟所盗皆零本，若大部数十百本者，不能盗也。究其弊，皆以国为私之病，不公诸民而私者官，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，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。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，皆地方绅士管理之，不经官吏之手，故保存永久焉。

○破题仅两句

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有郝姓者，为粮店管事。店主有子以贿入泮，至乡试年，复欲以贿乡举，命郝辇金至省城觅抢替焉。郝因其资亦纳监倩人代作。榜发，店主子落第，郝竟获隼，复以金倩人覆试讫，不敢入礼闱也。三科后，大挑得知县，签分

江苏。尝语人曰：“我向不知破题做法，孰知仅有两句耳。”皆以为笑谈。光绪丁酉江南乡闹，郝奉调帘差，大惧，星夜托病归里，从此不复业。此河内窦甸膏大令为予言。

○疡医遇骗

光绪中叶，金陵有外科王立功者，合城知名者也。设医室于三山大街。一日晨，有人以银饼二圆馈王，且曰：“吾外甥为绸庄学徒，遭人奸骗，致患臀风。吾今薄暮约其来求诊，先以此为赠。第外甥畏羞，请勿于人前说破也。”王允之。其人遂至绸庄购绸缎约三百金，谓庄主曰：“请遣一学徒随我往外科王先生处付银。”市人皆知王，固无不信者，即遣徒挟货物随之行。至王室门外，其人曰：“以货与我，在此坐候，尔随王先生上楼可也。”王见其人偕一童子来，以为必其外甥也，相喻无言，邀童子登楼。童子以为必给银也，孰料王谓之曰：“尔有病勿害羞，请脱裤，我为尔治之。”童大怒。王曰：“尔母舅先言之矣，勿讳疾也。”童曰：“孰为我母舅者，其人来我肆购物，我随来取资耳，何病之有！”王至此始悟遇骗，亟下楼视其人，已杳矣。乃讼于官。时湖南翁延年令上元，断令王赔其半，绸庄亦认其半，而骗子终不可捕。

○方九麻子

九麻子者，乾隆中直隶总督方勤襄公之族叔。勤襄名维甸，即世所称小宫保是也。九麻子名不著，少无赖，能以术攫人财，

屡犯法，捕弗获。富人畏之，贫人又甚喜之，盖诈取之财，施与不吝也。中年，忽走保定投制府，自陈改行，愿为走卒以自效。制府以族属尊行，使佐内署会计事，月给数金而已。久之勤谨逾常人，且丝毫不苟，性复谦抑，合署之人皆善之，主计者亦屡誉之，制府以为果改行也，数倍其俸给，而勤谨谦抑如故，更重之。方无事不出署，偶出，必购旧皮箱归，以为常。数年积皮箱百数十具。人问之，答曰：“南方革货甚名贵，北货值贱而物坚，虽费舟车资，获利犹倍蓰也。”皆服其心计。忽一日谓制府曰：“我离家三年矣，将归省老母，乞假数月。”制府允之，且厚赉之。方于是雇大车十余辆，实其箱加锁焉，亦不知中藏何物也。先是，制府尊人恪敏公出塞省亲也，每岁徒步往返数千里，道必经沙河县之伽蓝寺。寺即在大道旁，距保定百余里。一年大风雪，冻饿僵寺门外。方丈僧梦有虎卧寺前，惊起集徒众持械往视，则一死人也。衣履不类丐，抚之体尚温，舁入救之苏，更为粥糜药饵以养之，询知为孝子也，更赠裘与金焉。数日病已，将行，谓僧曰：“我若得富贵，必大兴尔寺，俾为通省冠。”及公受特达知，不十年官直隶总督，加太子少保。公讳观承，世所称老宫保是也。公乃捐万金修寺，于是合省官民布施无算。寺僧又善营运，有良田数千顷，跨三邑界，下院数十处，京师永兴寺亦下院之一也，富果为通省冠矣。九麻子夙知之，是日驱车出，将抵寺，日已西，谒方丈，谓受制府命，护衣笥还故里，距驿尚远不得达，求假一宿，僧许之。乃积笥于僧之密室，更命沙弥备浴器，更命购皮纸数十张，面糊一器，方以浴盆置密室中，以皮纸严封其窗隙。僧大异之，谓时正炎暑，何不惮烦乃耳。及入浴，僧窃窥，则见其坐浴盆中，作恨恨声曰：“皆是尔作怪，致名播全省无立足地。”随语随拔其腿之毫毛。僧白之方丈，方丈曰：“是矣，无疑”

也。”盖数月前，有大盗号飞毛腿者，入京劫某邸，得赃甚巨，上命步军统领悬重赏购之，期必获，遍通都大邑皆悬有赏格，事颇急。至是僧乃密报县，官遣兵役掩捕之。方至县，自陈如告僧语，官不信，系方狱，遣人至保定侦虚实，信，乃大恐，延方上坐，盛筵请罪，且厚贿之，属勿为制府知，方曰：“可。但笥存僧寺三日矣，保无有遗亡者，须辇至县署验之。”官云然。笥至启之，则残破之袈裟经典，以及木鱼钟磬之属。再启、三启亦如之。方怒曰：“此必僧易之矣，岂有迢迢数千里而赍此归哉！且督署中，安得有是物哉！”掷清单出，命寺僧如数以偿。僧大惊愕，无以辨，再三请，官命罚五万金，俾方成行焉。方归为富人以终，不复为冯妇矣。后制府知之，叹曰：“其才可爱，其心不可测也，今而后不敢遽信人矣。”后数十年有插天飞事。

○插天飞

插天飞者，名亦不传，亦方族也，才更胜于九麻子矣。其貌方颐广颡，美须髯，望如天神。学问赅洽，熟谙宫廷掌故。有徒党数十人，周流各省，专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财。有河南巡抚某，以事撻上怒，将罪之，未发也。忽喧传有操北音者数十人来，赁居城外某巨寺，终日闭门禁出入，惟晨开片刻通樵汲而已。数日来合城文武皆皇骇，祥符县令遣干役终日伺之。一日薄暮，有人出似阍状，手提壶将行沽，役尾之至肆，与语不答，提壶返，悄悄掩门入。次日又遇之，役代给直，初不肯，继见肆主终不受，乃向役谢，役更邀之饮，询之，阍曰：“吾主今上大阿哥也，因尔巡抚于某某等案得贿枉法，故命密访，

如得实，圣怒不可测也。尔慎勿泄，否则我无命矣。”役唯唯，亟走报，皆皇惧失色，计惟有重贿以息事耳。次日，自巡抚以下皆具衣冠往谒，车骑喧寺外。叩门不应，但闻敲扑声、呼号声，久之寂然。门忽启，有二人如校尉者，以筐舁一尸出，血肉模糊，役见之，即昨日沽酒之内监也。皆大惧，懔懔然报名膝行而进。插天飞则黄马褂珊瑚冠孔雀翎如侍卫大臣状，指台坐少年谓众官曰：“爷在此，可行礼。”少年欠伸小语，众不闻。则代宣曰：“明日回京也。”皆唯唯。至暮，巡抚括黄金万两密遣之。次日黎明，众官祖道于城外。忽掷一纸裹与巡抚，命回署启阅。归视之，乃以巨幅大书“领谢”二字。始嗒然知遇骗。

道光间，漕、河两督皆驻节清江浦，有山东巡抚署河督者抵任有日矣。忽有老者衣冠谒漕督，谓是新河督之封翁，接见畅谈京朝事，皆原原本本。既而曰：“我先小儿一日行，计渠亦应到矣。顷见某骨董肆有古玉数事甚佳，议价三千金，立索不欠，故来挪借，俟小儿一到即奉还。”漕督立命舁三千金出。正酬酢间，忽报新河督至。老者笑曰：“渠亦应到矣。”河督入，见一老翁冠服极品，傲然踞上座，不为礼，不知谁何，不敢问。老者拈须微笑曰：“尔来甚善，尔等当有公事，我暂退。”漕督送之出，返，河督问曰：“彼何人，何倨傲若是？”漕督大诧曰：“非公封翁耶？”河督曰：“家君病废在京，几曾出都门者。是骗也。”急命捕之，已不知所往。但见绿肩舆一乘、红伞一柄掷河干而已。他说部记此者微有脱误，且不知为方氏插天飞也。久之，案累累，京外交缉，逻者遇于苏州，侦知居专诸巷逆旅，乃会同地方官捕之。兵役数十人，围其居，将缚之。方曰：“姑缓我，我罪不至死。诸君来，岂可空劳。”

我床下有制钱五百缗，冬裘尚十余笥，不如请诸君分之，免为他人得也。”立命置酒，征歌舞，数十人皆醉饱，分其裘各数裘，皆披于身，又各携钱十余缗围腰际，挟方行。时正深秋，诸人裹重裘挟钱缗，重累汗下，几不能步。至歧途，方乘其不备，奔而逸。诸兵役喘息不属，不能追也，遂不知所往。论者以九麻子视插天飞，诚所谓小巫见大巫矣。具此奇才，而仅以骗术称雄，不亦大可惜哉！

● 卷下

○ 戕官类记

同治庚午，予在扬州，闻丹徒严某官浙江嵊县知县，忽为署中剃发匠所戕，并杀其幼女及女之乳母，取县印出，跳舞狂歌于市，似有神经病者。旋获之，按律治罪。是年，山东青州知府某亦被戕。青州有城守参将，一兵以技勇、资格皆应拔补马粮，忽为人以贿得，大怒，思得参将而甘心焉。乃于朔日之夜，伏于武庙神座下待之，以参将是日必来拈香也。及黎明，见有一三品顶戴者跪拜神前，突出刺之而毙。谛视，乃知府，非参将也。须臾参将至，乃执而置诸法。至庚午秋，又有张文祥刺马新貽事。

○ 刺马详情

马新貽，字谷山，山东菏泽人，世为天方教，由进士分发安徽即用知县。咸丰间，皖北一带粤捻交讐，马以署合肥县失守革职，带罪立功，唐中丞委办庐州各乡团练。一日与捻战而败，被擒，擒之者即张文祥也。文祥本有反正意，优礼马，且引其同类曹二虎、石锦标与马深相结纳，四人结为兄弟。与马

约，纵之归，请求大府招降其众。马归为中丞言，允之，张、曹、石三人遂皆投诚。大府乃檄马选降众设山字二营，令马统之，张、曹、石皆为营哨官矣。至同治四年，乔勤恪抚皖时，马已瀟升至安徽布政，驻省城，兼营务处。抵任后，山字营遣散，张、曹、石皆随之藩司任，各得差委，甚相得也。无何，曹二虎眷属至，遂居藩置内。时张已微窥马意渐薄，大有不屑同群之意，劝曹勿接着，曹不听。曹妻既居署中，不能不谒见马夫人。马见曹妻，艳之，竟诱与通。又以曹在家，不能畅所欲为，遂使曹频出短差，皆优美。久之，丑声四播。文祥知之以告，曹不信。继闻人言啧啧，乃大怒，欲杀妻。文祥止之曰：“杀奸须双，若止杀妻，须抵偿，不如因而赠之，以全交情。”曹首肯，乘间言于马。马大怒，谓污蔑大僚，痛加申斥。曹出语张，张曰：“祸不远矣，不如远引为是。”曹不能决。忽一日马檄曹赴寿春镇署请领军火。时寿春镇总兵为徐■，字心泉，怀宁人也。乔勤恪大营驻寿州南关外，徐为总营务处。曹得檄甚喜，欣然就道。文祥谓锦标曰：“曹某此去，途中恐有不测，我与若须送之。”盖防其中途被刺也。于是三人同行，至寿州，无他变。石笑之，谓张多疑，张亦爽然若失。及投文镇辕谒见，忽中军官持令箭下，喝绑通匪贼曹二虎。曹大惊，方欲致辩，徐总兵亦戎装出。曹大声呼冤，徐曰：“马大人委尔动身后，即有人告尔通捻，欲以军火接济捻匪，已有文来，令即以军法从事，无多言。”遂引至市曹斩之。张跌足大恸，谓石曰：“此仇必报，我与尔须任之。”石沉吟。张又曰：“尔非朋友，我一人任之可也。”曹既死，张、石收其尸藁葬讫，遂分道去，不知何往。至九年，李庆翱为山西臬司，统水陆各军防河，驻军河津县。石锦标为李之先锋官，已保至参将矣，一日委石稽查沿河水师各营，凡十一营营官公宴石于河上，忽

有大令至调石回，谓有江督关文逮石至两江对案云云，盖张文祥之难作矣。时马新贻方督两江，督署尚未重建，借首府署驻节。署旁有箭道，每月课将弁于此。马被刺之日，正在阅课，甫下座，忽有一递呈呼冤者，文祥乘此突出刺之，入马左胁，刀未拔出，伤口亦无血。方喧嚷间，马回首见张曰：“是尔耶！”复回顾左右曰：“不要难为他。”遂倒地，舁回卧室遂死。张既刺马，矗立不少动。时众兵方执呼冤者拷讯，文祥大呼曰：“毋冤他人，刺马者我也。我愿已遂，我决不逃。”于是司道府县闻风皆至，藩司梅启照命发交上元县收禁。时道府为孙云锦，上元县令张开祁、江宁令萧某即于上元署中同讯。余等皆在屏后窃听。文祥上堂，原原本本如数家珍。两令相对眙愕，莫敢录供通详。次日，商于梅启照，梅曰：“不便直叙。”须令改供浙江海盗，挟仇报复，张不肯。其后种种酷刑，皆逼令改供，非无供也。张又云：“自曹被杀后，我暗中随马数年，以精钢制匕首二，用毒药淬之，每夜入静，叠牛皮四五层以刃贯之，初不能入，二年，五层牛皮一刃而洞穿矣，盖防其冬日著重裘也。马为浙抚时，曾一遇于城隍山，护从甚众，不能下手，至今乃遂志耳。”梅言于护督，以海盗入告。护督者，将军魁玉也。奏入，朝命郑敦谨为查办大臣。郑未来之先，朝命漕督张之万就近查办，张不敢问，托故回任，乃改命郑也。相传张奉命后，自淮来宁，一日舟泊瓜州，欲登岸如厕，以小队二百持械围护之，时人传为笑谈。郑至江宁，张之供仍如在上元时，一字不改。郑无如何，乃徇众官之请，以海盗挟仇定案。司官有颜姓者，于讞定后弃官而归，郑亦引疾去。其年为同治九年庚午乡试之年，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，正上下江学使者录遗极忙时也。次日上江学使殷兆镛考贡监场，题为《若刺褐夫》，诸生哗然，相率请示如何领题，殷沉吟曰：“不用领题，

不用领题。”又次日补考，题为《伤人乎》，盖皆谑而虐矣。马死后数日，署中一妾自缢，并未棺敛，密埋于后园中，即曹妻也。时上海戏园编出《刺马传》全本，皖抚英翰闻之，亟函请上海道涂宗瀛出示禁止，并为马请祠请谥，铺张马之功几与曾、胡埒，裕庚手笔也。英与马同官安徽，有休戚相关之谊云。厥后乔勤恪有七律咏其事，末二句云：“群公章奏分明在，不及歌场独写真。”案既定，决张文祥于金陵之小营，马四亲自监斩。马四者，新貽之弟，浙江候补知县也。定制一刀一钩，命刽子以钩钩肉而碎割之，自辰至未始割毕，剖腹挖心而致祭焉。文祥始终未一呼号也。子一，阉割发黑龙江为奴。石锦标亦革职遣戍。案既结，马四后至浙江，为众指摘，上官亦不礼之，郁郁死。新貽既葬数年，河决荷泽，墓为水所冲塌。无子。天之报施固不爽耶。

○妻控夫强奸

潘文勤公长刑部时，有妇人诉其夫强奸者。文勤曰：“是必有奸夫教之，欲以法死其夫也。”盖清律载，夫与妇为非法交者，两相情愿以和奸论，若妇不肯而夫用强，则照强奸论。然有律而无案。诚以闺闼之中，事属暧昧，孰知之而孰发之哉。故文勤一见即知有唆使之人，严鞠果然，遂并唆者而治罪焉。此吴江范瑞轩比部为予言，潘文勤门生也。因忆道光中叶，桐城方宝庆掌刑部秋审处，有告室女与表弟通奸者，验之处女也，然形迹实可疑。堂上将释之矣，方命承审官曰：“可验其后庭。”验之非完璧，乃以非法淫定奸夫罪，而判女折赎罚鍰，合署称神明焉。女归自缢死，男闻亦自尽于狱。盖此女极爱其表弟，

而幼已字人，表弟亦订婚，不得偕婚媾，遂于无可联合之中，而相爱焉。又不忍以破甑貽夫羞，此亦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矣。若我为刑官，即明知而故昧可也，何必逞此精明而伤人命哉！方后授福建漳州知府，以墨败，三子皆流落以死，无后，妻于咸丰季年亦饿死，人以为谿刻之报。光稷甫侍御云。

○科场舞弊

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大狱，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葰、同考溥安、士子平龄等，又场外传递之程某，而遭戍革职者不知凡几。原参御史孟传金，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。盖自道光以来，凡士子来京应试，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，必向之索关节，谓之条子。不必一定为利，亦有为收门生计者，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。若不向之索条子，则其人必见怪，以为此士瞧不起我，因而存芥蒂者有之。故热中之士，亦乐得乞条子也。此风已久，昌言无忌，恬不为怪。及戊午事起，而此风遂绝。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，追咎孟御史多事，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。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。己未会试，奉待旨加倍严搜，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。光稷甫侍御即此科中式者，为预言。至同治改元，慈禧秉政，博宽大之名，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，必谕之曰：“勤慎当差，莫要多事。”即隐示以勿搜也。而士子之怀挟，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。至同治庚午科，江宁有刘汝霖者，时文高手也，为人代作而中。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，刘成进士始已。继起者为陈光宇，为周钺，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，所代中不知凡几。陈入翰林后，竟因此永不准考差，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。继陈、周而起者无数矣，直至停科举之日止。盖

江南一闱，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，惟代作者实繁有徒。北闱自光绪改元后，此风亦盛，初犹乡试为之，继乃会试亦分然为之。戊戌会试，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，且得一会元，执政知之，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，会元用中书，刘用主事。二人书法皆佳，皆可得翰林者也，当道不敢兴大狱，聊示薄惩而已。至湖南主考杨泰亨、陕西主考周锡恩、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，更卑卑不足道矣。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，而国之所以亡也。

○书杨乃武狱

浙之上虞县有土娼葛毕氏者，葛品莲之妻也，艳名噪一时。县令刘某之子昵焉，邑诸生杨乃武亦昵焉。杨固虎而冠者，邑人皆畏之，刘之子更嫉之。杨欲娶葛为妾，葛曰：“俟尔今科中式则从尔。”榜发，杨果隽，谓葛曰：“今可如愿矣。”葛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，吾有夫在，不能自主也。”杨曰：“是何伤？”正言间，刘子至，闻杨语，返身去。杨闻有人来，亦去。次日而葛夫中毒死矣，报官请验，县令遣典史携忤作往，草草验讫。闻杨有纳妾语，即逮杨，讯不承。令怒，详革举人，刑讯终不服。遂系杨、葛于狱，延至四年之久。每更一官，杨必具辩状，皆不直杨，然又无左证，而刘令子又死福星轮船之难，浙之大吏将以杨定谳抵罪，而坐葛以谋死亲夫矣。会有某国公使在总署宣言，贵国刑狱，不过如杨乃武案含糊了结耳。恭亲王闻之，立命提全案至京，发刑部严讯。原审之刘令，葛品莲之尸棺，皆提至京。及开棺检验，见尸有白须，且以丝棉包裹，两手指甲皆修洁，既不类妾人子，又非少年，又无毒毙痕迹。

讯刘，刘亦无从置对，盖始终未见尸也。于是刘遣戍，杨、葛皆释放，案遂结。此案到京之日，刑部署中观者如堵墙，几无插足地。陆确斋比部，江西司司员也，亦往观。据云葛氏肥白，颇有风致云。葛出后，削发为尼。杨则不知所之。或云当刘子闻杨语时，即潜以毒置葛品莲茶瓿中，品莲饮之致死；或又曰刘子常携毒，备觐便毒杨者，未知孰是。要之刘子之死于海，似有天道。杨虽非佳士，此案似非所为。又闻杨每于供词画押时，以“屈打成招”四字编为花押书之。吾以为杨必有隐匿，冥冥中特借此以惩之耳。

○死生有命

光绪元年，上海招商局以福星轮船载海运粮米赴津，附舟者江浙海运委员三十余人，又搭客数十人。行至黑水洋，遇大雾，适迎面一船来，未及避，被撞而沉。时当半夜，全船之人皆已寝，遂及于难。委员中有一满人者，将自苏起程时，梦有人持一文牒示之，大书“水府”二字于牒面，云有公事相邀会议。醒即言于人，以为不祥，将改由陆行，闻者嗤之。其人亦以为梦境无足凭，遂至沪附福星而死。此满人予尚至其家为人致赙金焉，今忘其名矣。中国鬼神之说甚不可解。又有一林姓者，亦海运委员也，动身之日，已薄暮矣，一犬横卧于大门外，林未之见，误踹犬身，倾跌伤足，不能行，改期焉，竟免于难，莫谓此中无天道焉。

○海王村人物

今京师之琉璃厂乃前明官窑制琉璃瓦之地，基址尚存。在元为海王村。清初尚不繁盛，至乾隆间始成市肆。凡骨董、书籍、字画、碑帖、南纸各肆，皆麇集于是，几无他物焉。上至公卿，下至士子，莫不以此地为雅游而消遣岁月。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，又于此卖红录，应试者欲先睹为快，倍形拥挤。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，谓之开厂甸，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，而东头之火神庙，则珍宝书画骨董陈列如山阜，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，十日乃止。此厂肆主人所以皆工应对，讲酬酢，甚者读书考据，以便与名人往还者不知凡几，不似外省肆佣之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也。予出入京师几三十年，厂肆之人几无不识予者，以予所知有数人焉。有若琴师张春圃者，其志节高尚，已纪于前矣。有若刘振卿者，山西太平县人，佣于德宝斋骨董肆，昼则应酬交易，夜则手一编专攻金石之学，尝著《化度寺碑图考》，洋洋数千言，几使翁北平无从置喙，皆信而有征，非武断也。德宝斋主人李诚甫，亦山西太平人。肆始于咸丰季年，仅千金资本耳，李乃受友人之托而设者。其规矩之严肃，出纳之不苟，三十年如一日，今则其肆已逾十万金矣。诚甫能鉴别古彝器甚精，潘文勤、王文敏所蓄，大半皆出其手。诚甫卒，其犹子德宣继之，亦如诚甫在日，犹蒸蒸日上也。有若李云从者，直隶故城人。幼习碑贾，长益肆力于考据。当光绪初年，各衙门派员恭送玉牒至盛京，盛伯兮侍郎、王莲生祭酒、端陶斋尚书，皆在其中。一日夜宿某站，盛与王纵谈碑版，端询之，王奋然曰：“尔但知挟优饮酒耳，何足语此。”端拍案曰：“三年后再见！”及归，遂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，得李云从，朝夕讨论，购宋明拓本无数，又购碑碣亦无数。其第一次所购，即郭休碑也，以五百金得之，

罗列满庭院，果不三年而遂负精鉴之名矣。云从为潘文勤所赏识，有所售辄如数以偿，故云从得以挥霍十余年，终以贫死。至书肆主人，于目录之学，尤终身习之者也。光绪初，宝森堂之李雨亭，善成堂之饶某，其后又有李兰甫、谈笃生诸人，言及各朝书板、书式、著者、刻者，历历如数家珍，士大夫万不能及焉。又有袁回子者，江宁人。亦精于鉴别碑帖，某拓本多字，某拓本少字，背诵如流。有若古泉刘者，父子皆以售古泉为业，其考据泉之种类，有出乎各家著录之外者，惜文理不通，不能著述为可恨耳。至博古斋主人祝某，鉴赏为咸、同间第一，人皆推重之。炳半聿时为予言。予生也晚，不及见此人矣。及新学盛行，厂肆多杂售石印铅板诸书，科学仪器之属，而好古之士，日见寥寥。此种商业与此种人物，皆将成广陵散矣。世运升降盛衰之故，不其然哉！不其然哉！予深惜闾閻中有如是之人，而无人传之也，因拉杂书之。

○程堡殉难

丹徒吴封翁启，军机章京台朗、监察御史台寿之父也。咸丰戊、己间，由京携家侨居苏州，翁时年七十余，形貌魁梧，白须渥丹，性复伉爽，能饮健谈，座客常满。日者有客自京来，翁觴之。客程姓，名堡，字镇伯。先世亦丹徒人，惟堡官京师已三世矣。时以京曹截取道员发浙江，道出苏州。年五十余，无子女，仅携老妻与一仆而已。居翁家数日，终日求宝刀名马，翁笑之。程曰：“今粤寇未靖，浙与贼邻，岂必无战事，吾今往当请纓自效，与长枪大戟相周旋，不愿以毛锥子露头角也。”迨至浙，未三月，贼袭杭，陷之。会提督张玉良援师至，即克

复，前后仅三日也。而堡死矣。先是，贼之来也，为徽宁之败贼，仅三千余人。堡所居去贼尚远，闻贼入，大怒，发冲冠，髯奋张，挥刀出门，击杀数十百人，贼麇集交刃之，遂殒，妻亦自缢。其仆于贼去后，殓其夫妇，而至苏述其状于翁。翁大哭，设位祭之，且归葬其柩于祖籍焉。嗟乎！堡一候补官耳，无守土之责，何必死？即不出杀贼，亦无人责以不义者，更何必死？而堡也则深以未酬其志，必欲杀贼以死，死忠义也。杭城既复，未闻当有褒恤之者，是岂遗忘之耶？抑以死之无名，而不措意耶？予尝闻先君子言之甚详，故特表而出之。

○胜保事类记

胜保，字克斋，满州镶蓝旗人，以乙榜任国子监助教，转翰林，开坊洊至侍郎，尚书衔太子少保而终。其居官事迹，载在国史，不必记。记其由皖豫入陕琐事，皆闻之先君子者。先君子以咸丰十一年冬入胜保颍州戎幕，相从至河南至陕西，至同治二年春逮问而止。前后十六月中，所见甚夥，颇足记也。

豫有邢家寨者，附捻逆者也。寨主邢万钧，曾掳胜保弟恩保而污辱之。至是恩保为翼长，颍州围解，乘胜攻克邢家寨，捕邢万钧并捕其妻妾子女，恩保令兵士于白昼污而斩之。又制一刀，铭曰“斩邢万钧之刀”，用以磔之而泄忿焉。及胜获罪，恩亦遣戍黑龙江，久之无以为生，遂入马贼党，为将军铭安捕斩之。有张龙者，宿州人，亦捻首也。其妻曰刘三姑娘，美而勇，尝披红锦袍，插双雉尾，乘骏马舞双刀，人莫敢敌。张龙有外宠，刘衔之次骨。胜知之，使人诱刘以为义女，刘感胜，

遂刺杀龙以众降。胜又虑人之多言也，以刘配部将某。胜败，刘复暗结苗沛霖图举事，为蒙城知县尹春霖所杀，并其夫斩之。苗沛霖者，凤阳诸生，性阴鸷慁悍，有兵略。以团练保卫功，洊至布政使銜四川北道巴图鲁，又暗通粤寇洪秀全，封为秦王。夜郎自大，目无余子，独服膺胜保，执弟子礼甚恭。伪英王陈玉成自安庆为曾忠襄所败，全军皆没，穷无所归，走凤阳投苗。苗匿而不见，使其侄天庆缚献于胜。时胜驻军于河陕之交，得陈大喜，克日亲讯，盛设军卫。陈立而不跪，大笑曰：“尔乃我手中败将，尚腆然高坐以讯我乎！”因历举与胜交绥事。胜大惭，命囚之，铺张入奏，冀行献俘大典以矜其功。批答反斥其妄，并命就地正法。大失所望，遂切齿于曾氏矣。陈之囚也，有精舍三椽，陈设皆备，环以木栅，兵守之。先君子与冯鲁川、裕朗西皆往见。貌极秀美，长不逾中人，二目下皆有黑点，此“四眼狗”之称所由来也。吐属极风雅，熟读历代兵史，侃侃而谈，旁若无人。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，则曰：“皆非将才，惟冯云山、石达开差可耳。我死，我朝不振矣。”无一语及私。迨伏诛，所上供词皆裕手笔，非真也。陈妻绝美，胜纳之，宠专房，随军次焉。胜性豪侈，声色狗马皆酷嗜。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，故收局亦如之。胜每食必方丈，每肴必二器，食之甘，则曰以此赐文案某，盖仿上方赐食之体也。然惟文案得与，他不得焉。一日者，先君子报谒某于他所，忽奉胜召，遂亟归。胜曰：“大帅之文案，犹皇上之军机，至尊贵至机密，不得与他员相往来者，尔何报谒之有？”胜豪于饮，每食必传文案一人侍宴。初，先君子与冯、裕皆常侍宴者，继以先君子不能饮，遂命冯、裕以为常。一日军次同州境，忽谓文案诸员曰：“今午食韭黄甚佳，晚飧时与诸君共尝之。”及就坐，询韭黄，则弃其余于临潼矣。大怒，立斩庖人于席前，期

明早必得。诸庖人大骇，飞马往回二百余里，取以进，其泰侈如此。冯鲁川，山西进士，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，出京赴任，道由河南，胜奏留军中司章奏。冯端人也，高尚澹泊，不趋时习。一日与胜言论不翕，决然舍去，恐面辞不得，留书别之。胜阅书大惊，亟命材官赍狐裘一袭、白金二百，飞骑追冯还，戒之曰：“如冯不归，杀尔无赦。”并手书致冯，略曰：“计此书达左右时，公度韩侯岭矣，此即‘雪拥蓝关马不前’，昔退之咨嗟太息之地也。公于军事虽非所长，然品望学问当代所重，所以拳拳于公者，以公之品学足以表率群伦也。”云云。冯得书即返，胜大慰。先君子私询于冯曰：“公何以去而复返？”冯曰：“胜虽跋扈恣睢，然能重斯文，言亦出于至诚，可感也。”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，动辄曰“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”，盖指咸丰间与英人战八里桥事也；又曰：“古语有云，阃以外将军治之，非朝廷所能遥制”；又曰：“汉周亚夫壁细柳时，军中但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”。此三语时时用之。意以为太后妇人，同治幼稚，恐其牵掣耳。而不知致死之由，即伏于此矣。至西安日，入行台，甫下舆，而冠上珊瑚珠忽不见，遍觅不得，识者已知为不祥矣。及事败年余，有人于地肆上以钱四百购得之，可诧也。入陕后，各省督抚交章劾胜，有劾其贪财好色者，有劾其按兵不动者，有劾其军中降众杂出，漫无纪律者，惟河南巡抚严树森一疏最刻毒，略曰：“回捻癣疥之患，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，惟胜保为腹心大患。观其平日奏章，不臣之心已可概见。至其冒功侵饷、渔色害民，犹其余事。”云云。相传为桐城方宗诚手笔。是以慈禧震怒，立下逮问之旨，而狱成矣。初，胜之至陕也，军机处有密书至，属其日内切勿上言触怒，因廷议将以陕抚、甘督二者择一简任，俾专力于西北军事。胜得书示文案诸员曰：姑妄听之。”逾数

日无耗，又曰：“是或有变，不得不上言利害以要之。”众劝稍缓不听，乃自属稿，略曰：“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，即如官文、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等，皆以本省大吏治本省兵事，故事半功倍。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，协饷仰给于各省，又不能按数以济，兵力不敷，又无从召募，以致事事竭蹶，难奏厥功。若欲使臣专顾西北，则非得一实缺封疆，不足集事。”奏上，大受申饬，至谓该大臣跋扈情形，已可概见，不匝月而逮问矣。胜之为钦差大臣也，与河、陕两省巡抚皆朱笔札文，文案诸员尝谏之，胜曰：“尔辈何知，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。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，不以品级论也。”在陕日，有驻防副都统高福者，出言顶撞，胜大怒呼杖，高福曰：“等二品耳，何得杖我？”胜曰：“我钦差大臣也，以军法且可斩，何止杖！”立命杖二百逐之出。后之劾疏，高福亦其一也。又有德楞额者，初帮办陕西军务，亦副都统也。胜至劾去，降参领，俾统一军壁黄河岸，德亦衔之。逮问之旨密交多隆阿自赅，即代胜为钦差大臣者。至之日，胜方置酒高会，宾客满座。有谍者报曰：“灞桥南忽增营垒三十余座，不知谁何。”盖桥之北为回逆所据也。须臾又报曰：“来者闻为将军多隆阿也。”胜绰髯沉吟曰：“岂朝廷命多来受节制乎？若然，则不待营垒成即当入城进谒矣。姑饮酒，且听之。”有登城见望者，而连营十余里，刁斗森严，灯火相属，寂无人声。归而相谓曰：“事不妙矣。”有潜行整装待发者。甫黎明，忽报多将军至。将军下马，昂然入中门，手举黄封，高呼曰：“胜保接旨。”胜失色，即设香案跪听宣读。读毕，并问曰：“胜保遵旨否？”胜对曰：“遵旨。”多即命取关防至，验毕，交一弁捧之。谓从官曰：“奉旨查抄，除文武僚属外，皆发封记簿。”胜再三恳，多曰：“与尔八驼行李，其余皆簿录之。”当即摘去珊瑚顶孔

雀翎，易素服待罪，遣兵百人守之。凡文武员弁兵卒役夫，皆遵旨投多军矣。所不去者，幕中四人耳，一先君子，一冯鲁川，一裕朗西，一丁友笙也。鲁川尚作谐语曰：“诸君不观降者乎？明日皆将傲我矣。”胜于此骄容尽敛，凄然无色。平日庖人四十八人，仅存其二。红旗小队二百，并旗械皆不见，材官之便捷者皆亡去，所存者老仆三人，圉人二，皆胜官翰林时旧役也。是晚即闻炮声隆隆，彻夜不息。次日黎明，人报灞桥克复，回垒皆扫平矣。即胜四十余日所不能攻克者也。逾数日，文案旧员杨某，头衔一新，欣欣然谓先君子曰：“克复灞桥保案，已得知府衔直隶州矣。公等不入多军，真愚也。”一笑置之。不数日，胜就道，例以铁索缠舆杠，示锁拿意。甫至河，德楞额截其輜重侍妾而去，胜诉于多，始返其輜重，而留其侍妾，谓人曰：“此陈玉成贼妇也，不得随行。”胜亦无如何。四人者，送至山西蒲州府，洒泪而别，胜犹人赠百金为舟车资也。于是四人遂分道矣，冯鲁川往安徽赴任，裕朗西往江北宝应省亲，丁友笙往河南，先君子由清江至泰州，携予返上海。鲁川名志沂，山西代州人。朗西名庚，汉军正白旗人，原姓徐。父联翰庭，曾为江苏县令。友笙名宪铮，怀宁人，后不知所终。胜至京，系刑部狱，奉旨严讯，犹桀骜不驯，讯其河南奸淫案，答曰有之。河内李棠阶、商城周祖培两家妇人无老幼皆淫之。周大怒，其后赐帛之命，皆周成之也。是时周值枢府，李掌刑部，死之日，周监刑。胜曰：“胜保临刑呼冤，乞代奏。”周曰：“圣意难回。”遂死之。胜有印章二，一曰“我战则克”，一曰“十五入泮宫，二十入词林，三十为大将”，皆生平得意事也。当庚申年，文宗北狩，洋兵入京，和议成，议建总理衙门以治外交事。大宴各国洋使于礼部堂上，英使巴夏理首座。酒酣，胜笑谓巴曰：“今日和议已成，誓约已定，然两军究未

分胜负也。今将与君会猎于郊外，胜负无与国事，第请与君之士戏耳，可乎？”巴大恐，乞恭亲王和解之。胜大笑曰：“彼惧我矣。”盖是时胜奉命总统各省援兵，位诸将帅上，当时援师至者十三万，故巴恐也。八里桥之战，胜一生最得意事也。洋兵麇集，僧忠亲王战不利，大沽失守，近逼北塘。八里桥者，距北通州八里。洋兵欺我无人，长驱而入，至桥，胜扼之，炮弹破马腹，颌受微伤，易马与战，卒败洋兵。厥后和议易成，未受大累，未始非胜一战之力也。当时胜裹创入见，故文宗奖之曰：“忠勇性成，赤心报国。”岂知此二语即长其傲，速其死哉。当洋兵之焚圆明园也，珠玉珍宝皆掠去，独书画古玩弃而不顾。有土寇二百余，掠所余而遁。至中途，遇胜，聚而歼旃，尽得其所有。簿录京宅时，并其第皆赐兆公焉。兆公者，慈禧姊子，于穆宗为中表行也。同治季年，兆公之母死，居丧不哀，慈禧大怒，命尽室所有为皇老老焚之。皇老老者，即其姊之俗称也，焚三日夜始竟。焚之时，命护军统领率千人监视之，于是胜所得与历年御赐物皆荡然矣。闻胜所得者，有项墨林进呈之物数百种，他称是，亦书画之浩劫哉。此事炳半菴见之，为予言。胜一子海某为蓝翎侍卫，以事遭斥，同治壬、癸间，飘泊至皖，英果敏怜之，为集资纳同知，分安徽。英去，亦不知所终。予随侍先君子在皖南时，有扬州人冯继昌者，曾在胜军为文案小吏，后为皖北牧令，谓一日奉使至宿州，见旅舍有执泛扫役者，貌酷类胜，面亦半青色，密访之，知其母少时曾一度侍胜寝。盖过境时，地方官所进之土妓也，而贵种沦为下贱矣。故世之疵胜者，皆谓胜有应得之罪。惟曾文正有言，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，无失地丧师之过，虽有私罪而无死罪，人皆服其公允云。考胜所部惟雷正綰一军二千人官兵，其余则苗沛霖万人，宋景诗八百人，长枪会也，又山东大刀会千人，

合之不满五万千人。苗军之饿，沛霖自称报效者；雷军则就饷于陕者；其余则或有或无，不能按时按数也。即如先君子在戎幕时，文牍所载皆号称月二百金，实则月仅得六七千金耳。盖各路协饷皆积欠，间有来者，必先尽胜挥霍，挥霍所余，乃归军用耳。一日者方至同州，雷军后至，猝遇贼伏，未及备，遂大败，死伤枕藉。雷正绾痛哭入，求发恤赏，胜无以应。须臾负伤者累累舁至辕门下，彻夜呻吟，无过而问者。先君子谓人曰：“实令人惨不忍睹也。”呜呼！胜治军如此，自奉又如此，焉得不败。就逮之次日，苗沛霖率所部返皖北而叛。宋景诗骤马挺枪而来，哭拜于胜前曰：“沐恩不能终事公矣，世事尚有公道哉！”掷冠带于阶下，率八百人呼啸而去，一渡河即大掠，后为宋庆所灭。大刀会亦返山东作乱。故曾国荃劾胜疏云：“胜保军营，降众杂出。”诚哉是言，未之诬也。予尝论胜之为人，瑕瑜互见，然瑕多而瑜少，是殆不学无术之故哉！然固一世之雄也。

○冤鬼索命

苗沛霖之叛归皖北也，皖豫之交响应者大小一千六百余寨，其中胜兵者不下四十万人。有劝苗勾结张宗儒、任柱等入股捻逆直扑京津者，而苗逆必欲得蒙城为根据地，围攻月余不下，盖县令尹某深得民心，竭力守御也。会僧忠亲王援师至，内外夹击，苗大败溃。沛霖乘肩舆夜遁，有步卒二尾之旷野，杀苗割其首，将以献王。至中途，遇王万青率兵巡缉至，验其首信，遂受其降，匿二卒于营，至夜杀之，而以苗首级赴王师报功。王大喜，立赏万金，翌日即专折奏保提督黄马褂、轻车都尉世

职。万青家清淮，既思富且贵矣，不可不夸耀乡里，遂乞假，以巨舟载金而归。将至家，忽瞪目变色，趋至鹁首，若与人撑拒状，大呼曰：“莫捉莫捉，我即去即去。我不合杀尔冒尔功，我知罪矣。”言毕喷血而死。其从者知其事，言于人，谓实二卒索命也。异哉！岂中国真有鬼神哉！岂鬼真能为厉哉！西医曰，肝经热血妄行，则生平恶迹皆现象。是说也，然乎？否乎？然予必主为厉之说，可以警世人之为恶者。

○裕庚出身始末

裕庚字朗西，本姓徐，为汉军正白旗人。父联某，字翰庭，道、咸间任江苏县令，君子人也。庚貌岐嶷，幼而聪颖，读书十行并下，过目成诵。有誉庚于其父者，联曰：“是儿聪颖自恃，不受范围，愈贵显愈不能保令名，吾料其必堕家声，非福也。”太息而罢。庚年十二即入国子监肄业。时胜保为满助教，亟爱之，遂由官学生入泮。十四食饩，十六选优贡。累应乡举不第，遂就职州同，从胜保军，甫逾弱冠耳。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，纵横跌宕有奇气。凡奏报军事，极铺张扬厉之致，令阅者动目，故所至倒屣。胜败后，裕回江南省亲，旋丁父艰。会冯鲁川已由庐州知府权卢凤道，随巡抚乔勤恪驻寿州。冯与乔同年同乡，又京师旧好，言听计从。裕得冯汲引，入乔戎幕，司章奏，乔甚倚重之。同治五年，乔调抚陕西，裕亦相从，已洊升知府矣。乔乞休，英果敏抚皖，又入英幕，而权势愈盛。甲戌岁杪，果敏擢广督，裕以道员留广东，事无大小，一决于裕，英惟画诺而已。粤有二督之称，其信任如此。闻姓捐事起，英入奏，谓岁可益百万，不待命下，即布告举行。巡抚张兆栋、

将军长善、都统果勒敏交章劾之，英、裕皆革职，未半年也。英举家返京，裕亦随之。光绪三年，起英为乌鲁木齐都统，期年卒于任。裕佗僚无聊，有言于李文忠者，谓裕才可用，遂至津，文忠众人遇之。适刘铭传授台湾巡抚，延裕往，得开复知府，发湖北。时鄂督为张文襄，一见惊为奇才，历畀沙市、汉口厘税事，皆鄂省美任也。复得道员，以明保送部，转内阁侍读学士。奉使法国，六年归，升三品卿，而双目瞽矣，以至于死。裕妻前死，遗一子曰奎龄。妻婢凤儿者，赤脚婢也，裕悦之，宠专房。继又纳京师妓，不容于凤儿，服毒死。及罢官入都，邂逅一洋妓，实洋父华母所生也。洋妓者，家上海，有所欢入京，追踪觅之不得，乃遇裕，纳之。凤儿不忿，而洋妓阴狠，能以术使裕绝凤儿且凌虐之。凤儿不堪其虐，亦自经。于是洋妓以为莫予毒也已，与裕约，不得再纳妾，不得再有外遇，气日张，权日重，玩裕于股掌之上，而服从终身焉。久之立为继室，逼奎龄夫妇母之。奎龄不从，逃之芜湖，匿县令邹隼之署中。隼之即清末外务部尚书邹嘉来之父也。无何病死，邹为之殓。奎龄妻为觉罗续庆女，缔姻时，续方为颍州守。续无子，仅一女，甚钟爱，嫁后，续夫妇相继亡。及奎龄逃，洋妓遂褫其妇之衣饰，斥为爨婢，妇不从，鞭之。裕偶缓颊，则诬以新台之耻。久之，裕亦与之俱化，而朝夕鞭撻矣。裕之邻为英教士居，常闻呼号之惨，得其情，甚怒，将与理论，始稍稍敛其锋，然续女亦伤重死矣。当洋妓之奔裕也，携一子，小字羊哥，即上海所欢之种也。继又为裕生一子二女，裕更视为天上人矣。洋妓固有才，凡英、法语言文字及外国音乐技艺皆能之。二女既长，亦工语言文字之学，尝夤缘入宫为通译，西国命妇之觐慈禧者，皆二女为传言，以故势倾中外。会有外国女画师者，慈禧命其绘油像甚肖，将酬以资。画师以其为太后也，不

索值。而二女竟中饱八万金。未几为慈禧所闻，逐之出宫，乃之津之沪，广交游，开跳舞会，泰西之巨商皆与往来。二子名勋龄、馨龄，皆入资为道员，馨分湖北，勋分江南，皆为端忠敏所摈，不知所往。及裕庚死，洋妓率其二女流寓上海有年，今不知所终，或曰随洋人至欧洲矣。语云，知子莫若父，观裕庚之结局，而联翰庭之言验矣。

○刘传桢出身始末

皖抚乔勤恪公驻军寿州时，上元宗湘文太守源瀚荐一人来，曰刘传桢。宗之未仕浙也，曾从事江北粮台，勤恪时为两淮运使，管粮台事，驻泰州，倚宗为左右手。刘之来即委内署文案，刘不能文，不称职，以宗荐故耳。刘时年二十余，美丰仪，衣帽蕴藉，风流自赏。冯鲁川嘲之云“顾影翩翩刘太守”，即指传桢也。刘虽年少，已知府用直隶州矣。既入幕，见裕庚为乔所重，深相结纳，师事之，率妻子与裕同居，裕亦不吝教诲，年余，居然能为公牍文字，即书法亦酷似，其小有才如此。继知先君子与冯鲁川皆裕旧侣，亦过从甚密，厚貌深情，人皆不以为忤。考其官之由来，则得之豫胜营。豫胜营者，李世忠归诚后所统之军，皆降众也。刘入营后不一年，由白丁而至四品官孔雀翎。或曰李艳其貌，将以官为饵而龙阳之。刘微窥其意不善，遂托故而逃，投勤恪也。迨勤恪入陕，继之者为英果敏，刘大见信用，管捐输厘金诸要职，亦三品衔记名道矣。同治庚辛间，扬州捐输分局亦刘所辖也，故时来扬，藉稽核公事为名，为治游计。一日者遇李世忠于青楼，刘庄客对之，李笑曰：“尔勿作态，尔忘在营时为我提虎子邪？”刘大恨次骨，从此不

敢与李相见。在扬州以八百金购一小家女，年华碧玉，楚楚动人，畏人多言，不敢以捐局为金屋，携至炮艇中设阳台焉。于是鬓影衣香掩映于长枪大戟间矣。刘时驻芜湖管皖南厘政，岁必数游扬州以为常。无何，英果敏丁外艰。满大员例持服百日即视事，惟果敏父没于京，须奔丧回旗守制，遂陈请半岁假。当是时，议所以护抚印者。故事，惟布政合格。时布政为张兆栋，按察为裕禄，兆栋孤介不与诸人洽，而裕禄则与刘传桢、裕庚皆结为兄弟，情好甚密，刘乃与裕庚谋，怂恿果敏奏请裕禄护抚印。既舍布政而取按察，则疏中于张不能无微词，兆栋深衔之，粤东恶感，盖根于此矣。假满英回皖，张亦擢广抚去，裕禄则坐升布政。同治甲戌冬，果敏擢粤督，裕禄又坐升皖抚。传桢、裕庚皆为果敏所奏调。裕庚随果敏先行，传桢有未了事，约后期。不意次年五月，因擅开闾姓捐，英、裕皆劾革矣。于是传桢仍留皖，信用如故。继而权安庐凤颍等道，赓赓乎将膺简命而大用焉。数年，裕禄擢鄂督，传桢自以为皖中老吏，新抚必倚重，忽为御史所纠，奉旨命江督查办。勘云：“刘传桢有奔走肆应之才，无监守临民之器。”降通判，赋闲年余，夤缘李文忠，得管淮军支应，驻金陵，于是旧院笙歌，秦淮风月，朝朝暮暮，老死于是间焉。李世忠之罢官闲居也，以演剧博簍为乐，蓄优伶数十人，往来于长江商埠博缠头资。又于安庆居宅设博局为囊家，赌甚豪，胜负常巨万，贵游子弟趋之若鹜。有吴通判弟某者，与博徒齟齬，为众殴辱，伤其臂，数日死，吴固不敢与李敌，又不甘隐忍，姑控于巡抚取进止。裕禄受其词，意不决。传桢进曰：“李世忠怙恶不悛，屡奉亚愆之旨，犹不知敛迹，今又以赌博酿人命，当据实上陈，勿回护。”裕即命传桢属草。奏上，奉旨就地正法，以除后患，遂斩世忠于中军参将署前。刘之疏稿盖引用曾文正受降时语，有云：“该

逆虽已投城，其心叵测。嗣后各督抚当随时察看，如果有不安分之处，一面奏闻，一面即行正法。”李之死，即死此数语也。不然，以优柔无识之裕禄，安敢死李世忠哉！非刘之衔恨，又谁忆二十年前之曾疏而引之哉！谓李之死，死于刘也可，死于文正也亦可。李世忠初名兆寿，亦贼中伪王也。投诚后改今名。刘传桢字文楠，江南上元人，家世微贱，至传桢始以斜封贵。子二，长名家怡，捐纳湖北知州，为瑞澂劾罢。次某，夤缘入泮，发放时，以衣冠不整为学使者戒饬。传桢死，家居苏州，今式微矣。二十年优孟衣冠，居然富贵，槐柯一梦，不堪回首当年。吾犹为传桢幸也。传桢有母弟曰传林，幼失教，长傲饰非，好昵群小，伪为神经病，以抵触正人。传桢有客曰姚伯平者，桐城惜抱翁后也，好作谐语。传林妻丑，见妇人有微姿者辄羡之，于是修容饰貌，冀有所媚。伯平戏谓曰：“尔欲为红楼之宝玉乎？”传林闻，初亦不觉，继忽怒曰：“宝玉曾盗王熙凤，岂隐刺我盗嫂耶！吾必扑杀此獠。”纷呶竟日，阖局如沸，终使伯平谢过而后已。此在芜湖事也。传桢自以得官不正，必欲传林博一第以光门闾，然传林亦小有才，诗词骈体皆可观，独八股不能就范。忽于光绪己卯捷南榜，人皆异之。后以通判官广东，遇麻疯女，几死。补广州通判，通省第一缺也。补十年始得莅任，一年即被劾归，然宦囊累巨万矣。后不知所终。

○雁门冯先生纪略

冯志沂，字述仲，亦字鲁川，山西代州人。中道光乙未举人，丙申进士，分邢曹。笃行好学，手不释卷，于刑律尤有心得。主秋审十余年，以京察一等授安徽庐州知府。生平于财帛

不苟取，声色无所好。古文私淑惜抱，以上元梅伯言为师，以仁和邵位西、洪洞董研樵、平定张石洲、满州庆伯苍为友，皆当时攻经学、肆力于诗古文词者。及出都，为胜保奏留军中司奏牍。胜之治军也，所至无壁矣，兵士皆散处民间，从官皆购良马留不虞，盖贼踪颺忽无定，一闻警，则骑而驰耳。公独无马，一帷车，老骡驾之，一牛车，载行李书笥而已。尝谓人曰：“吾不善骑，设有警，堕马而死，不如死贼之为愈也。”与人交无城府，性情相契，则肝胆共之。豪于饮，善诙谐。备兵庐凤时，随巡抚驻寿州，署中不携眷属，惟以座客常满尊酒不空为乐。乔勤恪重其资望，凡捐输营务报销皆命公总之，此在他人岁入且巨万，公但稽核公事而已，羨余皆涓滴归库。人曰：“公则清矣，其于后任何？”公曰：“吾不能预为后任作马牛也。”同治乙丑夏，雉河告警，捻逆已渡涡，将逼寿州，大军戒严，勤恪督师移驻南关外。刺史施照，良吏也，有应变才，檄乡兵运粮入城，为守御计，诣公请登陴听号令，公曰：“吾于军事未尝学问，姑从君往，远眺八公山色可也。一切布置君主之，勿以我为上官而奉命也。”于是携良酝一巨瓮，墨汁一盂，纸笔称是，书若干卷。人曰：“登城守御武事耳，焉用是为？”公曰：“我不娴军旅事，终日据城楼何所事，不如仍以读书作字消遣也。”人曰：“贼至奈何？”公曰：“贼果至即不饮酒、不读书、不作字，又奈何！既为守土官，城亡与亡耳，我决不学晏端书守扬州，矢遁也。”言罢大笑。既而大雨数昼夜，城不没者三，渡舟抵雉堞上下。贼无舟不得至，又不能持久，遂退。公曰：“此所谓一水贤于十万师也。”有盐城人孙某者，以乡团功得县丞，发安徽，挟吴清惠书投勤恪，留之军中供奔走。孙自谓工诗，闻公有文名，挟一卷就正。予时居公署，受业于公。是日见公面客，捧一巨册，作惊骇状，大异之。

客去，公手一册至曰：“诸公盍观奇文乎？”及揭视，皆轰堂，公亦忍俊不禁。盖其诗有“札饬军功加六品，借印申详记宿州”等句，如此甚夥。公曰：“彼欲我题，何以落笔？”既而曰：“有之矣。”遂书曰：“读大著五体投地，佩服之至，反覆吟诵，不觉毛骨之中，悚出一然。”众又大笑。其风趣如此。一日会食时，有劝之迎夫人者，公曰：“内子来，诸公皆将走避矣。”众问故，公曰：“内子身长一丈，腰大十围，拳如巨钵，赤发黑面，声若驴鸣，那得不怕。”众大笑。盖公娶郝氏，同里武世家也，父武进士，兄武状元，夫人亦有赳赳之风。公通籍后，独居京师，无姬侍，与夫人不相闻问者三十年矣。闻之公老仆云，盖奇悍也。公事上接下，无谄无骄，人皆乐与相近，僚属进见无拘束。遇文士则尤加礼。合肥徐毅甫、王谦斋皆博雅士也，二人至，必设酒食，酒酣，必争论不休。一日者，谦斋误引《西洲曲》“单衫杏子红”为“黄”，又引上句为“海水摇空碧”，公大笑曰：“此二句不连属，‘红’不应作‘黄’，罚无算爵。”勤恪尝羡曰：“公斋中乃常有文酒之宴，我则军书旁午，俗不可耐矣。”项城袁文诚过临淮，遣人以卷子索勤恪题咏，乃明季李湘君桃花扇真迹也。扇作聚头式，但余枝梗而已，血点桃花，久已渐灭，仅余钩廊。后幅长二丈余，历顺治至同治八朝名人题咏迨遍。勤恪命公咏之，公曰：“言为前人所尽。”但署观款以归之。予时年尚幼，宝物在前不知玩览，可惜也。侯与袁世为婚姻，故此卷藏袁氏，今不知存否。公有客陈少塘者，故人杨见山所荐，斗筲也，能以小忠小信动人。公委司度支，大肆侵蚀，公知之。或劝公逐陈，公曰：“见山端人，且不得意，吾不忍拂见山耳，且吾酒皆陈所掌，但不能不窃吾酒足矣，财何足论。”公尝曰：“吾生平无他长，惟司文柄掌刑条或称职，乃终身不得衡文，诚恨恨。”又权皖臬，

平反冤狱无数，有颂其积阴功者，公笑曰：“吾无子，留阴功与谁？或天不靳吾年，俾吾多饮可耳。”同治丙寅，授皖南道。丁卯四月，以酒病卒，年五十七。身后惟余俸钱数百金，藏书数十笥而已。曾文正为之理其丧焉。后之为皖南道者，无不满载而归也。公清廉出天性，非矫饰者比，尤恨锱铢必较之辈，以为精刻非国家之福。诚哉名言！公官京曹时，颇嗜碑版书画，及分巡庐凤，则绝口不谈，一日有属吏以宋拓某碑献者，匣以文梓，裹以古锦，公亟命还之。先君子曰：“何不一启视？”公曰：“一见则不能还矣。此著名之物，不启视，尚可以贗本自解，若果真而精者，我又安忍不受乎！受则为彼用矣。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，故不如不见为妙。”卒不受。公衣履朴质，除古书佳帖外，无值钱物。予时初学书，公顾而善之，教以用笔与临摹之法，谓他日必成名家。迄今将五十年，言犹在耳，惜公不得见矣。公手书黄庭小楷一册赠予，甚精妙，予居公署二年，得公书最多也。公虽膺甲榜官司道，而用非所学，常郁郁不得志，读其诗，可知其大概矣。公貌清冷，长不满五尺，口能容拳，酒酣辄引以为笑。每饭必饮，每饮必健谈。公尝曰：“吾幼失怙恃，不逮事亲，君门万里，不敢仰望，终鲜兄弟，夫妇失欢，平生所乐，惟友朋之聚耳。”有问公何以无子者，公曰：“吾十七岁时，坐书斋手淫，适一猫骤扑吾肩，一惊而缩，终身不愈。此不孝之罪，百身莫赎也。”公著有《微尚斋诗》五卷，文一卷，皆已梓行，公牍若干卷未刻。身后书籍字画衣物，皆为其族子冯焯号笠尉者将去。予自有知识以来，所见文人学士达官贵人商贾负版之徒，其中才能杰出，性情伉爽者，颇不乏人，而挥金如土、不屑较锱铢者亦有之，惟口不言钱，不义不取，出纳不吝，五十年来仅见公一人而已。岂不难哉！同治间，有与公同姓名者，由大挑补安徽天长知县。学使

景其濬以供张不丰，齟齬之。冯以地瘠民贫对。景大怒。景门生路玉阶河南人，安徽已革知县也，与冯故有隙，又从而媒孽之。冯已受债累，又不堪其辱，投淮河死。有三言绝命诗云：“吾遭毁，惊吓死。路玉阶，伤天理。七尺躯，亡淮水。”事后英果敏为景极力弥缝，冯冤终不得白。公言晏端书矢遁事，乃晏为团练大臣时，守扬州，贼氛已逼，晏在城上思遁，忽曰：“吾内逼须如厕。”众曰：“城隅即可。”晏曰：“吾非所习用者不适意。”匆匆下城出门去，不知所往。至今传为笑谈。

○道学贪诈

曾文正之东征也，以大学士两江总督治军于安庆，开幕府揽人才，封疆将帅出其门者甚夥，一时称盛，有所谓“三圣七贤”者，则皆口孔孟貌程朱，隐然以道学自命者。池州进士杨长年者，亦道学派也，著《不动心说》上文正，文正阅竟，置幕府案头。时中江李鸿裔亦在幕中，李为文正门人。杨说有“置之二八佳人之侧，鸿炉大鼎之旁，此心皆可不动”云，盖有矜其诣力也。李阅竟大笑，即援笔批曰：“二八佳人侧，鸿炉大鼎旁。此心皆不动，只要见中堂。”至夜分，文正忽忆杨说，将裁答，命取至，阅李批即问李白：“尔知所谓名教乎？”李大惧，不敢答，惶恐见于面。文正曰：“尔毋然，尔须知我所谓名教者，彼以此为名，我即以此为教，奚挟其隐也。”人始知文正以道学箝若辈耳，非不知假道学者。于是有桐城方某者，亦俨然附庸于曾门圣贤中矣。方某闻为植之先生东树之族弟。先生得古文真传，品亦高洁，与城中桂林望非一族。方某窃先生未刻之稿，游扬于公卿间，坐是享大名。初客吴竹如方伯所，

有逾墙窥室女事，方伯善遣之，不暴其罪也。嗣是橐笔为诸侯客者十余年。相传客豫抚时，严树森劾胜保一疏即出其手。及文正至皖，为所赏，延之幕府，执弟子礼焉，故与李文忠称同门也。及文忠督畿辅，方某以知县分直隶，补冀州属之枣强知县。予累年奔走京师，与海王村书贾习。书贾多冀州人，能道方某德政甚详晰。有富室某获贼送方某，乞严惩，方某曰：“尔失物乎？”曰：“幸未失，甫闻穴壁声即擒之矣。”方某曰：“彼亦人子也，迫饥寒，始为此。本县不德，不能以教化感吾民，吾甚惭。人非木石，未有不能感化者。尔姑将此人去，善待之，晓以大义，养其廉耻，饮食之，教诲之，为本县代劳也可，慎毋以为贼也苛虐之。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。”富室不得已，将贼去。贼闻方某语，至富室家，顿以宾客自居，稍不称意，即曰官命尔何敢违。富室无如何，又不敢纵之去，惧其验也，乃辗转贿以重金，始不问。从此无敢以窃物告者。邑有少孀，无子女，有遗产千金，叔觊觎之，逼其嫁，不从，乃讼其不贞。方某逮孀至，谓之曰：“吾观尔非不贞者，尔叔诚荒谬。然吾为尔计，日与恶叔居，亦防不胜防，设生他变，将奈何？”妇叩头求保护。方某曰：“尔年少又无子女，按律应再醮。”妇曰：“醮则产为叔有矣。”方曰：“不然，产为尔所应有，叔不得夺也。”妇叩头谢曰：“感公晓谕，愿醮矣。”方称善者再，回顾曰：“命缝工来。”指妇谓曰：“以此妇为尔妻，如何？”缝工睨妇微有姿，妇视缝工年相等，皆首肯。方曰：“佳哉！本县为尔作冰上人。”即令当堂成礼，携妇去。命隶卒至妇家，尽取所有至署中。明日缝工叩头谢，并言及妇产，方曰：“尔得人矣，犹冀得财耶？何不知足乃尔。此金应入公家矣。”斥之退。缝工不敢言，妇亦懊丧而已。一日有省员至，方宴之，命行沽，乃薄劣无酒气。方曰：“是沽

者盗饮益以水耳。”沽者曰：“此间酒无不益以水者，非关盗饮也。”立签提酒家来，责之曰：“凡人行事当以诚，诚即不欺之谓。尔以水为酒，欺人甚矣，且以冷水饮人岂不病？是乃以诈取财也，律宜重惩。”命将所蓄酒尽入官。酒家叩头无算，愿受罚。方曰：“罚尔若干为书院膏火，免尔罪。”乃已。县月有集，来者麇聚。方于是日以少许酒食款乡之耆老于堂上，毕，出所著语录若干册遍给之，且曰：“此本县心得之学，足裨教化，所值无多，尔曹可将去。按都图散之，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。”耆老以为赠也，称谢而去。翌日檄诸里长等按户收刊资，每册若干，又获金无算。族弟雅南自故乡来省兄，意有所白而未言。方一见，作大喜状曰：“弟来甚善，我薄俸所得惟书数十笥耳，将赍归以遗子孙，无可托者，弟来甚善，其为我护此以归可乎？”越日，集空篋数十于堂上，命仆隶具索絢以待。方躬自内室取书出，皆函以木，或以布，往来蹀躞数十百次。堂上下侍者皆见之，有怜其劳欲代之者，方呵之曰：“止。昔陶侃朝暮运百甓以习劳也，我书视甓轻矣，亦藉此习劳耳，何用尔为。”装既竟，乃以绳严束之，即置之廊庑间，非特仆隶等不知中之所藏，即其弟亦茫然也。至夜分，方妻密语雅南曰：“尔途中须加意，是中有白金万也。”雅南大诧曰：“吾所见书耳，非金也。”妻曰：“不然，金即入书中，函穴书入二大锭百两也。”雅南大骇，恐途中有变，不欲行。妻曰：“尔仍伪不知可也，苟有失，罪不在尔。我之所以诏尔者，俾途中少加意耳。”事乃泄。故事，帝谒陵，直隶总督治驰道成，须亲验。是日百官皆鹄立道旁，候文忠至。方亦列班中。文忠一见即握手道故，同步驰道上。文忠好诙谐，忽谓方曰：“尔官枣强有年矣，攫得金钱几何？”方肃然对曰：“不敢欺，节衣缩食，已积俸金千，将寄归，尚未有托也。”文忠曰：“

可将来，我为尔赍去，我日有急足往来乡里也。”方称谢，即摸索靴中，以银券进。文忠曰：“尔勿以贗鼎欺我，致我累也。”言罢大笑。道旁观者数万人，皆指曰：“冠珊瑚者，中堂也，冠铜者，方大令也。”皆啧啧惊为异焉。久之以循良第一荐，例须入觐。去官之日，乡民数万聚城下，具糗糒以待，将辱之，为新令吴传绂所闻，急以敝舆舁方由他道遁，始免。方惧入都为言官持其短长，乞病归。置良田数百顷，起第宅于安庆城中，又设巨肆于通衢以权子母。三十年前之寒素，一变而为富豪矣。迨方死，子孙犹坐享至今日也。予既闻书贾语，询之曰：“何邑人甘受其虐，竟无上诉者？”贾曰：“彼与中堂有旧，讼亦不得直，且无巨室与朝贵通，何敢也？”相与太息而罢。枣强者，直隶第一美任也，有“银南宫、金枣强”之谣。他人令此，岁可余四万金。方与文忠昵，既无馈遗之繁，又善培克之术，更以道学蒙其面，所入当倍之，莅枣五年，不下四十万金矣。方仍布衣蔬食敝车羸马以为常。军兴以来，县令皆有升阶或四品或五品，无以素金为冠顶者。方则始终七品服也。昔文正幕府人才辈出，军旅吏治外，别为二派，一名士派，如独山莫友芝邵亭、武昌张裕钊廉卿、中江李鸿裔梅生辈，皆风流儒雅以诗文名者；一道学派，如徽州何慎修子永、程鸿诰伯隼，六安涂宗瀛朗轩，望江倪文蔚豹岑，桐城甘绍盘愚亭及方某辈，然何管苏州厘政三十年，弊绝风清，死无余财，鸿诰以校官终，不求仕进，皆卓卓可风者。若涂者以大挑知县受文正知，奏简江宁知府，不数年而苏松道，而江藩，而豫抚，而鄂督，解组归田，百万之富矣。又为子纳道员，分江苏。宣统改元，以侍妾盗其黄金忿而归。倪以编修授荆州守，荆故鄂之美任，亦洊至豫抚，兼河督，富亦百万，有巨宅在江宁城中，亦为子纳道员，分江苏。子不才，受鸦片毒，不能事上，上官亦以其富家

子置之。有黄金置篋中，子常枕之，不知中有金也。一日者为仆挟之去，不知所往，觅枕不得，始悟中有金焉。涂、倪之相类，选物者有意揶揄之者。甘令江苏，累权繁剧，沽名之事亦为之，后以推诿命案为沈文肃劾免，一孙病不能为人，竟绝嗣。京师谚云：“黄金无假，道学无真。”此之谓欤。

○满员贪鄙

穆克登布者，字少若，荆州驻防满州旗人，前江宁将军魁玉之第七子。魁玉随征粤寇有功，洊至专阃，死谥果肃，建专祠于镇江，富为荆旗冠。湖北乡试驻防中额二，什之八皆贿得，穆亦其一也。丰姿俊美，长身玉立，见者莫不以为善气迎人，和蔼可亲，不知其阴险忌刻也。以久经阅历之欧阳霖，且堕其术中，况其他哉。初以道员至江南，刘忠诚蔑视之。穆与布政瑞璋善，瑞贪墨最著，为穆道地无效。欧之名曾文襄震之，刘忠诚亦器之，穆遂以媚瑞者媚欧，果一言重于九鼎，欧任善后事，不一年调管厘政。欧家扬州，母年九十余，欧性孝，不欲久亏温清，乞解厘政而就扬州堤工，堤工远逊厘政也，并举穆可当善后事，忠诚皆许之。未几穆亦管厘政，而欧已丁内艰回籍矣。穆初以欧荐得露头角，既见欧所造渐不如己，又加以严责其子，恨之，遂浸疏，然犹未肆其倾轧之技也。人有以穆之词气语欧者，辄斥之。及服阕回江南，见穆子所为加劣，复言于穆，迫使严束之，毋为大吏闻。穆于是大恨，同官或有言其子恶者，穆皆以为欧之播扬，然其时欧固未有职司，无所用其排挤也。会有谣传通州张殿撰将条陈穆父子恶迹，属言官纠之，穆大惧，遂乞退，忠诚许之，思厘政为欧旧任，仍委欧，

穆又以为欧之阴谋。交替日，新旧令尹至不相见，欧亦未之觉也。未几，刚毅来江南，搜括财赋，欲增厘税，欧为民请命，拂刚意。穆遂密言岁可增缗钱三十万，欧阳霖欲见好于民，而不顾国计，非忠也。刚于是罢欧而任穆，而宿憾复矣。及刚去，复以民困苦状白忠诚，以为刚逼之使然，其实万无可增之理。忠诚本恶刚，颇然穆言，而不知穆之密言于刚也。穆之再管厘政也，大肆贪婪，二子尤纵恣，奔走其门者，皆借风月为关说地。谭嗣同时已知府候补，挟贵人书求大胜关厘税，穆严词拒之。有唐光照者，以五千金贿穆子得之，谭一怒入都，致蹈康梁之祸，惨矣。穆且言于忠诚曰：“唐某以徐中堂书来，不敢不奉教。”徐中堂，徐郁也，穆在京师，曾执贄门下，人皆知之，托言于徐，使人不疑也，其狡如此。有禄德者，亦荆州驻防旗人，进士也。家甚寒，以穆故，由部曹改知县来江南，穆委之芒稻河、立法桥两税关，皆江北最优之地，更番六年，同僚莫不羡之。禄叹曰：“我仅清宿逋耳，若计六年所获，当可赢十万余金，皆为邨生、蜀生掷之花间矣。于取于携，犹之外府。我与穆本为亲故，又受其培植，何敢与较，伤哉！我浪得虚名耳。”禄未至仪征令之前，在江宁为人言者。邨生文达，蜀生文锦，即穆之二子，皖人陈静潭孝廉常以孽畜呼之者也。朱宝森、张景祐皆昵于孽畜，凡孽畜冶游之地，如镇江、如扬州、如金陵，所费皆二人任之，任情挥霍，一掷千金以为常。此欧阳霖所以自恨无知人之明也。淮安税关者，特简内务府司县为监督，已二百余年矣。新政行，为外人所诟病，廷议改归江督委员监收，比武昌、芜湖例，部议以淮扬道淮安府按年轮直。穆夤缘总督，请加派监司一员专司之。盖言道府皆有专责，恐不能兼顾，反滋流弊。奉谕允，即以穆当其任，于是者四年，皆相传获三十万金也。乃起巨第于金陵，购物产土田于沿江繁

盛之区，其他银行盐运皆有巨资，为江南监司中首富矣。权徐州兵备年余，丰、碭之鸦片，亦存储数千斤。革命军起，金陵光复，穆所存鸦片掷道旁无数也。岁丁酉，文锦以捉刀捷京兆，纳知府发浙江，不二年，为言官劾罢，永不叙用。至宣统二年，文锦又复职请觐矣。朝廷黜陟无权，亲贵苞苴有价，可叹哉！穆初司厘政时，有韩某者，庸妄人也，管镖捐事，上书言“岁比不登，税不足额，蒙允移善地感甚。兹上盈余千金，愿充公用”云云。穆批答嘉许之。未几，又上言“千金想蒙察收，久不见调，不知何故”云云。皆印文，非私函也。第二次书至，时正欧阳霖再任受事之日，霖一见大诧之，观前书更怒，曰：“安有苞苴横行，居然形诸公牒者；安有正税不足，而有盈余者。”遂揭参革职。穆又谓霖揭其短，更恨之，及霖罢，遂与霖绝。辛亥八月，革命军起，穆长兄札拉哈哩在鄂全家被劫，仅以身免。穆家江宁，亦率妻孥遁上海，城破之日，家尽毁，第宅为墟。或云父子皆遁日本，不知所终。

○满洲老名士

炳成，字集之，五十后号半聋，以左耳重听也。为清肇祖后，世贵显。父桂昌，道光初为浙江粮道，擢宁绍台道。以治战舰不如期，为钦差赛尚阿所逼，自经死。伯父桂清，以都御史讯狱湖北道卒，谥文清。家虽贵而贫。炳成幼好学，无贵介习，尤好金石书画。童年见桐城吴康甫先生甚敬之。吴时年二十余，为杭州府知事，炳从其习篆隶，识钟鼎字，学篆刻。年既冠，遭家难，浙之人士悯桂昌清贫，醵二万为赙，炳成遂奉母携妻子还京师。以八旗贵胄浮薄无文采，不愿与往还，而独

与汉人士相款洽。初居宣武门故第，极亭台花木之胜，迨母没，仅妻与子三人耳，又少仆从，遂货其居，挟妻子赁居南城外龙树院之东偏天倪阁。炳之返自浙也，营葬毕，不事生人产，又座客常满，尊酒不空，有古瓷酒杯三百器，号三百杯斋，不数年，裘敝金尽矣。以荫为都察院笔帖式，四十年不迁，郁郁以终。故事，户部银库司员三年一更替，司库一缺选各署资深之笔帖式为之，岁可赢千金。其族子某为某部笔帖式，资与炳埒，少数月耳，极力营谋不能得，而炳成适当选，炳不知其犹子之谋也。三年期满始知之，尽举所有以与犹子，弗顾也，人以是尤重炳。炳狂傲，尝蔑视上官，以为不足与语。国初故事，设有司属与堂上论事久，得自挟坐具席地坐而言，此犹未入关时毡幕中旧习，而《会典》既未删除，亦未声明。一日者，炳故择一长言之事，挟坐具怀《会典》以往见都宪，立谈良久，忽设坐具坐于地。都宪大诧，将斥之，炳以《会典》进，都宪瞠目以视，而无如何，同僚咸以为玩世不恭也。子年十五，昼夜课之读，举《十三经》皆背诵如流，犹以为未足，更以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督责之。子不堪其苦，呕血死，妻痛子亦殒，炳乃大悔。独居龙树院，踽踽凉凉，凄然寡欢，时止于光稷甫先生家。予初至京，即于先生家见之者也。绘天倪阁图册以悼亡，遍征题咏。其为人也，一介不取，故旧资以金，皆不受，岁入俸四十条金，不足，则鬻书画以益之，虽至交如光，亦不受其尺丝寸缕也。能饮健谈，尤熟于国朝掌故。尝言《品花宝鉴》小说，出于道光中叶，其时正随父居杭州任所，著者挟贵人介绍，以稿本遍阅江浙诸大吏，所至以旬为限，获金无算。其书中人有身见之者。华公子者，崇华岩，父名玉某，两任户部银库郎中，集资百余万，有园林在平则门外。华公子死，贫无以殓。徐子云者，名锡某，六枝指，其园即在南下洼，

名怡园也。田春航者，毕秋帆制府也。侯石翁者，袁子才太史也。史南湘，蒋苕生也。屈道翁，张船山也。孙亮功者，穆扬阿、慈安后之父，嗣徽、嗣元，即其二子四山、五山也。魏聘才者，常州朱宣初，即江浙时文八名家中朱雪滕之父也。萧静宣者，或曰江慎修也。梅学士，或曰铁保也。奚十一者，孙尔淮之子，尔淮时为两广总督也。潘其观者，内城内兴隆靴肆主人姓苏也。梅子玉、杜琴言皆无其人，隐寓言二字之义。高品者，名陈森书，即著书之人也。伶人袁宝珠，则仍其姓名，云南甘太史为之自尽者也。其余诸伶皆原姓名，未改也。宏济寺即兴胜寺。金粟者，即桂竹荪，曾权常州知府，遭吏议者也。其余如王恂、颜仲清，皆隐当时名人，不可缕纪也。又言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实隐国初宫闱事，非明珠纳兰成德之事也。其赅洽如此。光绪丁、戊间，京师有歌舞妓厌风尘，欲择人而事，一日于座上见炳，大悦，以为可偶，遂委身事之，生一子一女。子名增簪，年十三，亦毕《五经》并《尔雅》、《仪礼》皆成诵，为国子监官学生，凡旗生无与匹者，及壮年时，选护军。乙未予出京，遂与炳长别矣。其子自炳没后，奉母迁居内城，遂不知所终。炳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凡有心得者辄手录之，名之曰《我爱钞》，积十余年，得巨册厚二尺许，没时鬻藏书以殓，此手钞者未知尚存否也。予时不在京，不能以重价易此，可惜也。炳有一可笑事，其妾言于光妾者。炳性僻，不能与人同衾卧，每晚饭时，必使其妾递戒指，如宫中递膳牌例，若留侍，则留其戒指，事毕，即遣去，或天癸期则免递。其可笑如此。光侍御为予言，皆不禁大噱。予戏曰：“此龙子龙孙法乳也。”因附志之。

○文章挟制

怀宁有杨秉琦者，礼南学士秉璋之九弟也。幼随兄官京师，从瑞安黄漱兰学士体芳攻举业。学士时文名家也，门墙甚众。同时有庐江人章玕者，字蕴卿，富室子也，以资为户部郎，亦负笈从黄游，与秉琦有戚谊，叔之，至相得。凡学士所改课作，彼此皆互相留稿，以资揣摩。同治庚午科，秉琦恐兄入闱须回避，乃出京就本省试。是科顺天首题为“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”全章，黄曾改秉琦课作极佳，章玕携入闱录之，得中第十名，刻入闱墨。玕父恐秉琦扬其事，手千金赠之。久之，学士死。秉琦屡试不第。其为人乖谬成性，好恶与人殊，妻死无子，遂只身走金陵就章。先是章捷后，同乡皆讪笑之，龚引生比部竟于宴会时面诮焉。章恐为言官上闻兴大狱，遂改道员，分江苏。其时曾忠襄督两江，章挟权贵书以往。未几遂得管筹防局务，金陵城中道员第一美差也。当秉琦之造章也，谓章曰：“我贫而病，又无子，将就养于尔，尔当能奉我以终也。”章唯唯，窃怪之，然不敢慢，辟精室处之，饮食起居，事事维谨，少不遂意，则必呼章面责之，如父之训子然。章有婢美，秉琦欲之，即遣事焉。日者章自上海返，携广东藤椅入，甚精美，秉琦见之，命留其半。章曰：“此我购以奉帅者，叔爱之，当别购以进。”秉琦曰：“尔视我不如帅，何也？”章曰：“非帅以一纸与我，安得此美任。”秉琦曰：“我岂无一纸与尔耶！”章无言。如是将十年，秉琦死，章为营丧葬焉。仆婢皆尤之曰：“主人徒多此一策耳，而遂受挟制终身，何为哉！”有榜下知县周某者，贵州人，以初抵省谒章，谀之曰：“职未第时，即熟读观察闱墨，诚名家也。”章以为诮己，大怒，变色而起，即传呼送客。周惶惧不解，及出，询之皖人，始知其故。自是

僚属无敢以文章颂章者。

○肃顺轶事

清咸丰十一年，各国联军入京，文宗挟后妃等走热河，未几崩。及梓宫还京，那拉后遂斩户部尚书宗室肃顺于菜市。清祖制，凡宗室有罪，皆于宗人府赐自尽，不刑于市。此次不遵祖制者，以叛逆论也。肃既伏法，京师人莫不以为大奸之除，非那拉后不能有此刚断，颂声彻上下。呜呼！岂知肃顺有大功于国，实隐成中兴之业哉！咸丰间，左文襄会试入京，伏阙上书，痛陈时事，多触忌讳，文宗大怒，革举人，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。旨未下，肃阴命文襄逸，次晨旨下，而文襄已出国门矣。肃与文襄初未谋面也。曾文正皖南之败，退守祁门，劾者纷起，廷议将改简，肃大言曰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临敌易帅，兵法大忌，不如使之带罪立功可也。”文正遂得一心于兵事，卒平大乱。当钦差大臣向荣之没于军也，肃力举张忠武国梁继其后，文宗将许之。时长洲彭文勤蕴章在枢廷，文宗问彭曰：“尔以为如何？”彭曰：“张国梁究系反贼投诚，其心叵测。”乃简和春继向任，而江南军事大坏。庚申大营溃败，张忠武阵亡，和亦畏罪自尽，两江总督何桂清亦逮问伏法。向使从肃言，则张忠武必能支持，待曾军南下，合围金陵，决无江浙两省之糜烂矣。肃之才识，非有大过人哉！直至今日，天下无知左、曾二公隐为肃所用者。徙薪曲突，功人无功，千古伤心矣！世之罪肃者，以其盛气凌人，骄恣不检，遂并其功而没之，不知盛气骄恣，乃亲贵之常态，但使有功于国，其他可未减也。肃极喜延揽人才，邸中客常满，皆汉人也。湖口高碧湄大令，会

试在京，肃聘为记室，欲以状头畀之。庚申高式试，迨殿试，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，虑有优于高者，欲困之，遂下令曰：“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。”乃未晡，即有交者，视其名，钟骏声也，通篇七叶半，无一补缀。肃不觉大愠，即受而置之靴中，既毕事，亦忘之矣。归邸脱靴，始见之，大骇，即遣骑驰送阅卷处。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，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，而钟竟得大魁矣。及遍觅高卷，乃知亦在撤卷中。盖高作字甚缓，日将没，犹未毕，遂一例被撤，而肃不知也。及朝考，又以出韵置未等，以知县发江苏，补吴县知县，有强项声。肃之爱才多此类，如陈孚恩、匡源、焦佑瀛、黄宗汉等，皆肃所举也。而独不喜满人，常谓满人胡涂不通，不能为国家出力，惟知要钱耳。故其待满人，不如其待汉人之厚，满人深恶之。及文宗崩，穆宗幼，那拉后名位又卑，肃常藐视之。言者论其有窥窃大位之志，非无因也。肃随文宗之幸热河也，常戏坐宝位，谓人曰：“似否？”那拉后甚忌之。肃每晨未起，坐帐中，即饮人参汁一杯，有小内侍专司其事。杯为和阗羊脂玉所制，文宗赐也。一日小内侍误碎之，大惧欲逃，有老监某教之求陈尚书缓颊。陈尚书即孚恩，与肃最莫逆者也。孚恩授以计而去。小内侍归，粘以胶，次晨仍贮参汁以进。甫揭帐，即惊呼仆地而掷杯焉，肃怪之。对曰：“适见爷两鼻孔中有黄气二，如龙状，长五六尺，故不觉骇而碎杯也。”因请死。肃曰：“速起，毋妄语，何惧为？”竟不问碎杯事。肃自是隐然以为有天命焉。故文宗晏驾，肃命改元为祺祥。穆宗立，始定同治年号。其举动之躁妄如此。肃之临刑也，秽语詈那拉后，刽子以刀筑其口，齿舌皆糜，犹喷血有詈焉。自是朝中大治肃党，凡为所赏者，皆禁锢终身，然皆有文武才者也。相传肃之生也，有冤业焉。肃为郑亲王乌尔棍布之孽子，母回女也。先是，王下朝，途见

一女甚美，命心腹包衣赵姓者往探之，欲购为妾，乃知女幼已字人，家粗给，无与人为妾之理。王大懊丧，必欲致之，多金非所吝。赵请缓图，王不许，予三月限。赵于是伪为革退者，卜居于女之邻，与女父缔交，时助其缓急，谊若管鲍，女父母皆感之，然于女仍无术以致之也。期已迫，王忽奉旨管步军统领事，受事三日，有以获盗解署者。赵大喜，得计，贿盗使言回回为窝主，于是女父与诸盗骈斩于市。赵厚为之敛，且周恤其母女，又使人伪为女父贷券，登门追索，赵又为清偿，于是母女感之次骨。赵又阴使恶少时登门调女，又阴使人诬其不贞于婿家。婿乃退婚，而母女益大困，商于赵，赵曰：“何不进女于王，不但母女得所，且可享富贵，计莫此之善也。”乃饰女以进，王大喜，重赏赵。次年即生肃顺。未几，王患颈疽而死，如斩然，俗呼落头疽也。使刽子缝其项，乃能殓。盖京师惟刽子擅此技也。可异者，赵亦患颈疽而死，以至于肃顺之斩，论者以为有天道焉。吁！异矣。保全左、曾及举张忠武、聘高碧湄、碎玉杯等事皆炳半菴为予言。其父诱买回女事，闻之江宁郑受之部郎，转闻之肃邸中者。

○杨查孽缘

杨鼎来，字小匡，淮安山阳人。才子也，兼精拳勇，能百人敌。幼随其父苏州校官任，署邻查姓者，浙江海盐巨族，与校官至交，眷属相往来。有女幼而有才，尝来署与杨同嬉游，两小固无猜也。杨能诗，女亦能诗，唱酬无虚日。杨固未聘妇，而女则已字吴县潘祖同矣，虽彼此有情，格于礼法，不能通婚媾。祖同父侍郎曾莹在籍时，杨曾受业门下，及弱冠，娶彭氏，

时为京官，杨走京师就婚，遂馆于潘氏。时女已出嫁，祖同亦入翰林。咸丰己未，杨中顺天副榜，已与女通。至甲子，又中乡举。其年祖同因事革职遣戍，兄祖荫又由侍郎降编修，骤失势，杨遂无所顾忌。然其师曾莹固在也，以侍郎退休，就养于京。一日见杨与女唱和诗，语多狎褻，逐杨出。次年，杨会试不第，竟夤夜逾墙入潘宅，负女遁。潘氏聘拳师五人，使于中途杀之。追至杨柳青，见杨与女叠骑而驰，五人皆败而还，杨遂安然归故乡矣。于是潘氏父子遍告同乡故旧，闻者皆恶之。朝臣相戒，如会试得杨卷，即抽换，不使淫凶得志也。无何，杨竟于同治戊辰复入京就试，及拆弥封，杨名在第九，已进呈御览，不能易。遂更相戒于殿试时抑之。杨素工书，师米襄阳，人皆识之，至是杨变作率更体，众果不察，进呈前十本，杨之卷又在焉。朝考时始抑入三等，犹得用主事，分工部。杨自知不容于清议，不复作春明之梦，遂归，筑精室于淮之河下，与女居，日相唱和，享闺房之乐二十余年，授徒以终。淮之人呼女为汤夫人，盖合其二夫之姓之半而谑之也。杨自书楹帖榜其门曰：“文章有价，阴鹭无凭。”女先杨数月死，杨挽以联云：“前世孽缘今世了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”能于无可著笔之中，曲曲传出心事，可谓才人之笔。淮之人述女赠杨会试送行诗云：“淮水清清水浑，安排行李送王孙。明年三月桃花浪，君唱传胪妾倚门。”风致甚佳，然含荡意，一望而知非贞妇也。嗟乎！人禽之界，一念之间耳。杨具文武才，使其发乎情止乎礼义，则儒林也，名相也，大将也，杨皆优为之；乃一念之差，纵欲败度，遂入于衣冠禽兽之途，而不可救药，吾甚为杨惜也。闻女并不美，且面有痘瘢，惟多才耳。自杨中会试后，朝中大老主会试者，得淮安卷辄摈之，如是者几二十年，以为淮之士人皆如杨也。有吉元者，亦山阳名下士，坐是困春明终其身，

恨杨次骨。杨为山阳世家，五世皆进士，亦难得也，然至杨斩矣。杨妻彭氏，与所欢查氏各生一子，皆不能继杨业。闻之泗州祁颂芸云。

○神经病能前知

扬州谢梦渔侍御，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一甲三名及第，书法甚劣，二甲且不能望，竟问鼎焉。盖是年殿试之日，犹在宣宗大行百日内也。士子皆素服入试，于策中照例抬写处，多未留意。惟谢卷遇抬写皇上陛下之上，必加“当今”二字，通场所无。诸大臣以为得窍，拟置状头，以字太劣，置第三，京师人呼为两字探花。惜仕途蹭蹬，终于御史而已。谢之为人无可议，惟似有神经病，多作可解不可解语，往往能前知。尝一日谒一宗室，其人并非显者，坐甫定，阍人进言青麟传到，宗室立命之入，谢意青乃侍郎，且翰林前辈，彼岂能传之，或另一人耳。及入，则即侍郎而前辈也，皇悚避席。宗室曰：“彼在我处无坐位，尔不必谦。”即回顾青麟，声色俱厉，大加申斥而去。谢出谓人曰：“我观青老前辈，将不得其死。”人曰：“青久蒙简在，即将外任封圻矣。”谢曰：“放出去，更不得其死，不如死于旗主之逼，犹不害人。”众以谢呓语也，置之。未几青果得湖北巡抚，以粤逆陷城失守，伏法。谢之言竟验。咸丰壬子科顺天乡试，四月考差，谢不赴，人劝之，谢曰：“我一生无差运，故不考。”至秋，同乡京官宴士子于会馆，甫入坐，空中有鸦飞鸣一声而去，谢瞿然惊曰：“今科我扬只中一人，可惜可惜。”人又以为呓语也。及榜发，果中方鼎锐一人，谢言又验。银台仪征胡隆洵之入都也，并行李而无之，投

会馆，长班以无行囊不纳，使之谒值年者取进止。时值年为陈六舟中丞，胡往谒，陈细询之，知为诸生，遂留宅中，司笔札，试以时艺，则不佳。陈曰：“既欲应试，非用功不可。”于是督课甚严，亲为改削。一日谢至，熟视胡，问陈曰：“此何人？”陈曰：“吾乡应试者，然不能望中也。”示以胡文，谢曰：“此可中矣，在他人固无望，然在胡不必佳也，尔以为必佳文方中乎？”相与拊掌。及谢出，陈谓人曰：“谢老前辈戏言也，不可为后生法。”是年为同治改元壬戌恩科，秋闱胡报捷矣。胡于是意得志满，终日应酬奔走，无暇伏案，陈督责之，亦不听。逮癸亥会试，首题为《大畏民志此谓知本》，怀宁杨礼南学士为同考官，已撤堂矣，同考中有孙观者，与杨同乡至好，得一佳卷，欲补荐，挽杨为伴。杨不得已，随手取一落卷，加一游批陪孙上堂，孰知孙荐被摈，杨荐竟入彀，即胡卷也。照例于放榜后，各房考先自磨勘一次，杨勘至胡卷，大骇，惶愧万状，随呼奈何！人问之，阅其中二比起句，皆不觉大笑。盖出比起句曰：“盖在夫子。”对比曰：“而在民也。”又无法为之改削，惟不刻入同门录而已。胡以为我亦送板价与老师，而不刻我文，是轻我也，从此师生无感情焉。胡用主事分吏部，后升至通政司参议而终，谢之言又验。谢居京三十年，宴客之事寥寥焉，将歿之前一月，忽折简遍邀同年同乡至好者，大宴于松筠巷，即杨忠愍公祠堂也。众异之，届期往，则十余席珍馐罗列矣。皆请曰：“公今日何事盛设？”谢曰：“我将与诸君永别，不得不痛饮一回以当离筵也。”众笑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谢指忠愍神主曰：“此我故人也，昨夜入梦相告，故知我辞世不远耳。”皆輶然尽欢而散，果不一月而讣至。谢歿后，囊橐萧条，老妻以哭子早丧，侍御有子，于粤寇陷扬州时，乳母携之逃，遂相失。谢属纆时，谓所亲曰：“他年吾子来京，

望诸公善视之。”众唯唯，然皆知其无子也。及歿年余，忽有老嫗携童子来京，遍叩同乡之门，谓是谢子，述避寇年月甚悉，以久不得主人消息，故未来，今闻人言主人在京，不料子来而主人死，并言谢家事甚悉，遂醵金教养之。及长，屡应试不售，就馆职，得知县，历任顺天繁剧，有能声，宦橐甚丰，以道员卒于京，即谢星庵也。吁，异哉！论谢之品学，皆为人所称许，独其有先见之明，而故作不伦不类语出之，岂悟道者耶？抑其人果如佛家所云有来历者耶？予在京，历闻扬州人云，遂拉杂记之于此。

○贵女杀亲夫

榕兴，字吉孙，满州人，江苏候补知府也，年三十一。妻为前清兵部尚书铁良之侄女，年二十九。榕需次苏州时，纳一妾，极宠之，因是不与妻共枕席者五年。光绪三十四年春，奉委荷花池厘差，局在北岸濒江，属镇江境，乃携家居差次。有荐司事与榕者曰周凤魁，无锡人。少年美丰姿，善修饰。五月始至，未浹旬即与榕妻通。榕知之，慑于阍威，不敢言，忿而致疾，宿于外寝。榕有一子，妻出也，已六岁，将拜周为假父，择期六月二十六日设宴称贺。先期妻谓榕曰：“二十六日将大治具，汝能稍饮一杯否？”榕不答。至二十四日，榕觉疾甚，如症状。次晨，妻忽造榻殷勤慰问，并劝之食。榕夫妇积不能已五年之久，至是人皆异之。是日慰问至八九次，至黄昏，又手粥一瓯，力劝加餐。榕不忍却，遂啜之。未三更死矣，七窍皆有血，舌紫黑。医者以银针探其喉，作黑绿色，皆知其中毒也。走告妻，妻若不经意者，犹手风琴而歌，周坐其旁，稚子

倚周膝而嬉。妾闻之，奔至榕寝，抚尸大恸，为之洗涤血污，手自含殓。而二十六开筵拜假父之举不成矣。合局之人大动公愤，诱周至江南岸而痛撻之，并勒其供状，历述通奸谋毙始末。有高姓者，北人也，性愚直，将执状控于官，尼之者谓不合法律而止。当道又碍于铁良，不欲彰贵家之秽，仅遣人送其子与榕棹回旗，即周凤魁亦幸逃法网焉。噫！大员之妻谋毙亲夫，若毙一犬然，诚世界罕见之事也。清律，凡捉奸者，必于奸所双执之，又必其本夫或其父母始可，即翁与伯叔兄弟皆不得而捉之也。又曰，指奸勿论，以其非亲见于奸所也。若外人告奸者有禁，恐其妒奸或诬奸也，此高姓之控所以不合法律也。

○名士遇鬼

朱铭盘，字曼君，江苏泰兴人。记诵渊雅，文词典贍。光绪癸巳举孝廉。瑞安黄漱兰学士督学江苏时，拔高才生，肄业南青书院。庐江吴武壮长庆闻其名，聘为军中记室，与今张季直殿撰同掌机要，武壮宾师之，不以属吏待也。会武壮卒，所部有欠饷未放者，朱代领万金舁至舟，待发矣。盖朱又为驻旅顺淮军将领张某所聘，亦武壮旧部也。盗侦知之，亦附其所乘之轮船而行，见其舁银至家，遂往约他盗夜劫之，不知朱舁至家后，忽转念不如舁往军中为妥，盗不知也。至夜，盗十余人破扉入，觅银无有，询朱，朱曰：“此军饷也，已舁至营矣。”一盗将刃之，前随之盗曰：“不可，我辈与朱某无仇，何必血刃。”遂劫其衣物少许而去。次晨即报张缉之，获七人，前随之盗亦在其中，盖亦武壮革退之兵也。盗直陈不讳，并云：“我辈忌空过，故劫其少许物，计不直百金，无死法也，且我尚

有德于尔，尔亦当以德报。”张回顾朱曰：“如何？”朱曰：“尔按军法办理可也，何必问。”张不得已，骈斩之。未几，朱妾生子，弥月之期，大开汤饼宴，宾众杂沓，朱抱子出示众宾，时朱年已逾四十始得子也。抱而入，甫至厅事后，忽闻朱狂呼曰：“勿伤吾儿。”旋闻儿亦狂啼一声，戛然而止。众趋入视，朱僵于地，两目直视，历叙杀盗事，又云：“我错我错，乞恕我子。”须臾气绝。更视其子亦死矣。此甲午冬月事。予时客烟台东海关道刘芑林观察署中，有友人自旅顺来言如此，皆以为盗索命云。观此与王万青二事，中国岂果有鬼神哉？所以近年西人之讲哲学者亦皆主灵魂之说也。

○猴怪报怨

前清光绪季年，直隶盐山县令史某，杭之钱塘人，无锡王壮武公之孙婿也。署中庖人杨大者，有童养媳年十五矣，尚未成婚。忽一日，觉有人与同卧，始尚隐约，继更近昵，询其何氏，答曰：“我侯氏女银针也。汝三世前邵姓，为钱塘令。我其时亦士人女，因见恶于卖花媼，彼遂诬予不贞。婿家闻之，遽退婚。父不服，诉之官。官受媼贿，诬予非贞体，予遂自尽。此雍正间事。予死后，阎罗悯予屈死，命转世为男子，富且贵。予不愿，但思报仇。阎君谓‘邵令已堕畜生道。尔恨亦可泄矣，不如转世为佳也。’乃投生中州贵人家为人。既长，迷失本性，无恶不作，及壮而夭。阎君怒，谓亦当堕畜生道。予大哭，但求复仇，遂转世为猴女，猴父母皆修炼成道去。予同胞尚有一弟一妹皆能修炼，先予得尸解，惟予以心怀复仇故，道念不及弟妹之坚，迟之数十年，亦得尸解。遍觅仇人，知尔今生为杨

氏妇，故来觅尔。然吾母与妹皆常来防守，不令我索尔命，以为冤宜解不宜结也。”自是附妇体不去，阖署之人皆昵之，令之女儿辈呼之为银针姊，幼者姑之。与人接谈，恭而有礼。母与妹亦时附妇而言，独银针有时作空中笑语声也。令之诸女有欲见其面者，女曰：“我一猴耳，何足观。”再三请，女曰：“无已，可于帷后观予足可也。”则见一足弓鞋窄小如菱，履制亦精美，一足则大如莲船盈尺，皆哄堂大笑。壮武之孙名恕字心如者，莅臣同守之第三子也，时在署，女亦常与款洽，一日恕问女曰：“尔母尔妹则常来，尔弟何不来？”女曰：“但闻其转世为大贵人，今在湖广大衙门。亦不知湖广为何地也。”问姓名，曰：“不知，但知其为湖广最大之官耳。”忽一日戏谓恕曰：“三舅老爷，我为尔妾何如？”恕笑曰：“我不惯看猴子面目。”女曰：“我能变形也，然亦只能变一小时耳，不能久也。”杨大夫妇敬之如神明，称为仙姑。令有小奚奴谓杨曰：“一猴怪耳，何足畏，尔俟其空中发声时，循其声抵于壁，我以棍击之，可使其现形也。”语未毕，忽自批其颊无数，且自投曰：“尔以后再敢狂言否？”奚奴大惧，跪而哀告乃已。如是者五年而去，并不为妇祸，惟妇体羸瘠耳。女作杭音，声直而粗，其母妹皆然。此心如为人言，盖于盐山署中亲见之者。据女言，则人云张文襄前身为猴，非虚言矣。文襄之貌似猴，饮食男女之性无不似猴者，亦奇人也。予所纪不载虚渺神怪之迹，惟此乃近年事，且王君兄弟所目击，言之凿凿，当非妄语，故记之，此吴騫《传信录》例也。

○前世冤鬼

叶伯庚，江宁廪生也，颇有文名。光绪二十三年丁酉，各省乡试之年也。其秋叶忽病，旬日不醒，尝喃喃自语，作湖北乡音。人问之，答曰：“我周吕氏鬼魂也，嫁周凤奎为妾。道光中，周以甲榜为福建闽县令，因口舌细故，忿而缢于凤凰山之银杏树下，山即在县署后。周知之，不使敛，致尸饱虎狼。周转世为叶，今科将中江南第四名举人，予得请于帝而索命焉。”一家大恐，许度脱，鬼曰：“我亦不能遽毙之，缘渠曾办振饥事有微劳，上帝亦许贷其死，惟不使之入场耳。”家人环求不已。鬼又曰：“祀我，并使某高僧诵《楞严经》千遍，则我去矣。”如其言，至八月八日贡院封门，而叶病愈。访之闽人，果有闽县令周凤奎其人者。逾年为光绪二十四年，叶摒挡入闽，访询周吕氏事，竟无人知。至凤凰山，果有银杏树，百年外物也，于其地招魂立冢而归。其时余在金陵，叶亲为人言。此事甚可怪，叶不致造言以自污也。

○鬼捉酷吏

时乃风，字萼卿，浙江仁和人，江苏候补知府也，管闵行镇厘税。会帮办委员倪祖谦家被盗，鸣官捕数人，内有护卡炮艇勇丁焉。艇有哨弁，素与时有隙，时遂诬以坐地分赃，言于抚院巡捕官申保龄，申白巡抚吴元炳，遂骈斩之。未几，申权吴江知县，甫匝月而病，病中喃喃辨杀盗事，遂死。死后数日，时又权松江知府，甫三日，一日送客出厅事，杭声大言，若对客状，仆以客去告，则大怒曰：“我正与申大令言，何相混也。”俄顷面目惨变，自投无数而死。此同治戊辰、己巳间事也。石埭徐子静言。

○翰林不识字

自科举废倡言新学，凡留学日本三年毕业归国者，送部应廷试，或赏翰林，或进士，或举人，皆出于一榜焉。此从来科名未有之变局也。光绪末年，有粤人某廷试得翰林，呼何秋鞫中丞为“秋鞫”，读“奸宄”之“宄”为“究”。予初以为言者过甚耳，迨指其人而实之，始知不谬。吁！此亦国之妖异也，安得不亡哉！

○妖狐为祟

同治季年，芜湖有厘卡委员俞某者，浙人而北籍也。妇为狐所凭，夫入房，辄有物击之，遂不敢近。在芜湖时，一日清晨，有仆妇入房洒扫，忽见一壮年男子，冠白毡冠，衣灰色茧绸袍，腰系大绿皮烟荷包，坐主妇床上。大骇，欲询，转眼即不见。俞自北南来，此狐即随之而至，历有年所矣。妇日渐枯瘠，遂死。俞亦无子。予其时亦在芜湖，一时喧传，以为怪事。

○方某遇狐仙事

道光间方某，皖人，寒士也，入都应乡试，馆某旗员家。书室在花园中，园故空旷，仅一馆童作伴而已。一日月下，方仰天长叹曰：“家无儋储，功名未遂。昨有家信来告匮，奈何

？”忽空中有答者曰：“公富贵中人也，何忧贫？公无患家计，我已为公备银二十两为家用，明日封寄可也。”方大骇，不敢应，遂归寝。次晨，见案上封裹宛然。视之，银也，权之，得二十两，大喜，遂寄家焉。晚坐月下，望空称谢。又闻人语曰：“公长者，愿与公为世外交，可乎？”方曰：“可。”叩其姓名，曰：“胡某，为大内管库职司也。”是年方捷顺天，胡又为摒挡一切，费不貲，方深感之。次年会试后，遂移居试馆，不复馆旗员家矣。及联捷，又助之，且时来与方谈论今古，颇淹洽。惟不见形耳，方颇以不得一面为恨。胡曰：“无见面缘也。”方固请，胡曰：“不得已，可于某日午后俟我。”届期，戒阖者，凡有客来皆辞谢，以为今日可以见我良友矣。至午后，忽座师传唤，命即至，方大恨，然座师命不敢违，快快行。甫出门，胡即来，投刺而去。至晚方归，仆曰：“午后有一人白而颀，四品冠服来拜，素不相识也。”方颌之。至夜胡至，谓之曰：“如何？我固谓无见面缘也。”久之，胡忽语方曰：“我辈交谊可谓厚矣，欲附为婚姻可乎？家有弱妹，貌颇不恶，堪备箕帚。”方曰：“我有妇矣，胡可者？”胡曰：“不妨，我辈世外人，不争名分，公即妾之可也。”方曰：“容徐议之。”次日，方出门后，有一李姓来拜，归视名刺，不识也。至夜，闻空中有声，非胡声也。问为谁，答曰：“即日间奉拜之李某也。某亦狐而仙者，久欲奉教，未敢唐突。今闻胡某欲以妹许公，明知交浅言深，公未必信。然视公之危而不救，实不忍。胡妹虽美，而淫荡，已蛊死多人矣。公奈何堕其术中，不如设词拒之为是。”方大惊谢。翌日胡又至，申前说，方绝之，胡诘其故，方曰：“我虽贫，究人类也，岂可与君辈为偶。”胡大怒曰：“相交许久，犹以我为畜类耶？”作恨恨声而去。自是遂日作祟无虚日，或食物中置糞秽，或衣服无故自焚，或朋

友求书之件污以墨水，种种恶作剧，不堪其扰。方恨之而无如何。李又至，教之曰：“尔第焚疏于前门关帝庙，彼自惧而不敢崇矣。”方如言。至夜，梦一三十许方面壮夫，银铛被体，戟指向方曰：“尔受李某谗，控我于神。我待尔不薄，计我所毁尔之物，尚不敌赠尔十之一，尔何忍乃尔！尔知李某为何如人，大内库掌我为正，李为副，李久欲谋我缺，不得隙，今遇尔，亦天也。我不过发配陕西三年耳，三年后公亦须来京考散馆矣。黄河岸边相见可也。”方醒而大惧，请假归，终身不复入京，此即方朝觐之父也。闻朝觐会试后，梦一人，自称胡某，与尔父相善，因尔父信谗，致我得罪充徒三年，今归仍复旧职。闻尔能继父志甚喜，然尔命中无进士也，何必跋涉哉！方梦中大哭，求转圜。胡曰：“无已，以寿算准折或可。尔具一疏焚于前门关帝庙，我再于冥冥中为尔谋之，惟中后即不永年，勿悔也。”朝觐允之，故殿试后未匝月即死也。朝觐为光稷甫侍御姊夫，于方父子事言之甚详。予至京，主其家，茶余饭罢，辄以为谈资也。此岂中国人迷信之故哉！然而其事甚确，非空中楼阁也。